

國學基
本叢書
續後漢書
一



書叢本基學國

書 漢 後 續

(一)

撰 經 郝

行發館書印務商

御題郝經續後漢書

身充信使被拘留兩國恰逢姦計役。元世祖既立。欲與宋修好。王文統素惡郝經有重名。請遣經。乃以經充國信使。至宋。皆即位。且觀前日議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璘潛師使來。欲假手案經。

經至宿州。遣副使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三曾極書使及兩淮制置使。亦不報。先是。買似道為元兵圍于鄂州。懼而請和。且請稱臣納幣。充人許之。鄂州始解。似道匿其事。以大捷聞。及還朝。使其客廖彞中等願稱幸願。願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悉經至道其謀。因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請願附魯連未遂志。空言思託著書酬。

入見。又教上書極陳和戰利害。皆不報。遂留真州十六年。因經此書願附魯連未遂志。空言思託著書酬。陳壽寧稱史筆人。續之尊漢見誠醇。陳壽三國志。帝欲伐蜀。論者非之。然司馬光作通鑑。尚不能訂其誤。至朱子之書也。獨嫌董卓仍列傳。即未叛臣亦亂臣。

臣。獨不當另列為亂臣乎。經此書。子忽臣。實由董卓。其篡逆之謀久萌。特未及逞耳。縱不列為篡

褒貶從來不可誣。要公千載賞和誅篡臣。仲達遜魏魏篡漢事非孟德乎。經列司馬懿為篡臣。而轉不及曹操之賊。貶懿而舍操。春秋之義。有未當矣。

福華編譟鄂功陳羈絆真州十六春。未免南方君子笑。笑他不叛北方人。元史經本傳。載汴中民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望春初。上林

帛詩或者假前題。天子授弓繳。穹海桑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于真州忠

勇軍營新館。蓋經以久留音問不週。不知中統之為至元也云云。此蓋好事者因蘇武事假為之。然經久居匈奴。忠誠孰

宋地。杖節不屈。僅以著書自遣。視蘇武之口匈奴。娶婦生子。不可同日語。奚藉願書方表其忠乎。

可齊。設使子卿逢地下著書差勝娶胡妻。

仗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過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恩報亦深。魏武超羣。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風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繫于所為。不繫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祖命于懷王。劉氏乘弊于亡秦。超二僞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郢鄢以尊有德。闕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繫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況積勳累功。譚亂率衆。數之所歸。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困藉之力。吳魯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異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舉沸五六十。吳魏犯順而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順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蜀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于三代。豈比僞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即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慚。何與說事而託僞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傳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殷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穆勳于所職。聿來未以勳商。異于司馬氏仕于曹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有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宏道不以輔魏。而無遺棄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辭亂之功者。豈勳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據漢之繫周而不繫秦。何至于一魏猶凝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宋丞相司

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為僭僞。原注。通鑑。魏黃初二年。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于武都之南。改元章武。臣光曰。天生蒸民。其勢

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暴暴除者。以保全其生。實善則惡。使不至于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賦。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其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

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戰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經生。以秦為周位。在水火之間。而不王。於是正周之論興矣。及漢室傾覆。三國鼎峙。晉氏

朱厭。五刑。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譏毀。南朝宋魏。北朝南為夷。朱氏代唐。四方稱與。為

朱厭入許。北之府。魏歷年紀。皆與而不。此皆已之。非大志之。不足以為。代之正。竊以為

得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無其實者也。雖事或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
尊獎一國兩之正統。而其餘皆為僭偽哉。若以自土相授受者為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原者為正
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為正邪。則意謂之國必有合主。
三代之時。豈無辟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雖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使兩秦之與
袁。若生民之休戚。使兩秦自擇其善。得失以為勸戒。非若春秋立義說之法。陳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
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實混一九州。傳於子孫。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報復之
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被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如魏。晉。莫能相一。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
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礙事實。近于至公。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臨時月日以讓事之先後。據
漢傳子魏。而晉受之。晉傳于宋。以至于陳。而隋取之。唐傳于梁。以至于周。而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
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于漢。雖云中山靖
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魏元王後。南唐烈祖
稱吳王裕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為比。使得昭漢氏之遺統也。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

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原注。通鑑綱目。建安二十五年。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僧祿一。
收魏王。冬十月。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十二月。魏主丕知洛陽。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夏四月。
漢中王即皇帝位。孫權徙治武昌。秋八月。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為吳王。三年。魏黃初三年。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
齊國一。新國一。凡二僧國。後主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夏五月。魏主丕卒。秋八月。吳王權圍江夏。
不克。七年。魏太和三年。吳黃龍元年。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齊史及并繼皆以建
安二十五年為魏黃初元年。今論繫之漢。漢未亡也。曹不廢漢帝而昭烈即位。乃以章武元年為漢。魏自曹。偽也。孫權
受魏封爵。始稱吳王。著其封于魏也。然後魏稱帝。故以黃武之元繼魏黃初為列國僧偽。于是統體正矣。其齊居感興
詩曰。東京失其御。刑巨弄天綱。四圍植茲棘。劫掠沈忠良。曹芳千里草。乘時趨險梁。當塗陷凶俘。失精途無光。相
相左將軍。杖鉞西南疆。伏龍一奮驅。風靡赤飛揚。肥遯歸彼天。出師震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
後賢盡更張。世無魯
連子。千載徒悲傷。然而本史正文猶壽書經嘗聞搢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及先君

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
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為乃破棄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更壽書作表記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

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于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表注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網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于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

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卷共九十卷別為一百三十卷仍故號曰三國志原注義例曰史之有書尚矣而稱謂不一如三皇之書則謂之堯

五帝之書則謂之典虞夏商周則謂之書歷代實傳則謂之訓周之世列國各有書而各有名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其為記錄言動則一其名則無定也戰國秦漢之世記注愈繁如左氏傳國語世本楚

戰國策鍾氏微秦紀八覽六論等不可勝紀皆不能為完書至司馬遷總為讀集自黃帝訖漢武之世麟名曰史記班固作前史始于高帝終于王莽別為一代如虞夏商周而齊之漢書陳壽之蜀志時東漢史尚無完

書乃斷自獻帝而下為魏蜀吳書總謂之三國志天下分裂統體不一如周表列國故如國語別為書而謂之志志亦記也今雖增修革訛飭陋正其統體其名不可易故仍曰三國志云先生比修新書先為義例以明史定去取

之意今各具本條下謹案陔川彙載此序云號曰續後漢書與此不同觀此注則知作序時本名三國志後乃改名續後漢書苟宗道所為行狀有云仍改曰續後漢者是也其後延祐間中書省香文仍稱三國志至江西行省開刊

始定稱續後漢書馮良佐序所云今所定稱者是也明代刊集者誤改其文在此序中當仍其原本為是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丕之鬼蜮破懿昭

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于道德推本

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

記皆是也然皆體味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原注韓文柳子厚墓誌子厚斥不久

能自力以致必傳于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

每將相子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安得復于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翰林侍讀學士行臺宣撫使持節入宋國信大使陵川郝經

序

三國事涉漢晉參出互見百有餘年譜所記注不啻數十百家其行于世者漢史則華嶠漢書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袁宏漢紀袁暉獻帝春秋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載記王隱蜀記孫盛蜀世譜郭沖五事魏史則王沈魏書傅元魏書及傅子評斷孫盛魏氏春秋魚豢魏略孔衍漢晉春秋陰澹魏紀吳史則韋昭吳書虞溥江表傳胡沖吳歷虞預會稽典錄環氏吳紀于晉則干寶晉紀虞預晉書王隱晉書謝沈晉書孫盛晉陽秋傅暢晉諸公贊徐廣晉紀皆各著一國之事以自名家獨陳壽合魏蜀吳總爲三國志號稱良史然其事多疏略故宋文帝命裴松之爲注大集諸家之書補其遺闕各具本文下且爲考正辨其得失其諸書疏援引事類出異書者注之事顯者則不注今宜擬陳則先生更正陳志凡裴注之事當入正文者則爲刪取其乖戾不合不可傳信者則置之命宗道撮拾具注新書本文下陳志之評裴注之論亦爲具載其義理悖誤者則以所聞于先生餘論爲之辨正凡書疏論議所引古今事類裴注之未備者皆爲直補事已見者不重出無所考者則闕之先生比爲新書先作義例條目以明予奪之旨今各具本文下其書法則復發凡舉例以見其義宗道初事先生之父靜直先生既又受學于先生先生之開府南陽辟宗道爲屬掾奉使入宋又辟充典書狀繼維慮難十有三年故不敢不承命亦庶幾附驥尾而顯名于大典之末云宜撫司都事充國信書狀官門生河陽苟宗道序

後序

人有恆言曰經史。史所以載興亡。而經亦史也。書紀帝王之政治。春秋筆十二公之行事。謂之非史可乎。蓋定于聖人之手。則後世以經尊之而止。及乎興亡。則謂之史也。古史分十七家。漢而下。西晉而上。有三國志。亦十七之一也。出于陳壽之筆。不可謂失三國之實。獨帝魏而不知蜀之正統。爲史筆之玷。前史紀傳外有書志。所以載三才之奧。禮樂食貨兵刑官職之異。而壽皆未及。尤史筆之欠。此紫陽朱文公詩云。後賢盍更張。感歎所由發也。後紫陽百餘年。徒增閱史者之慨。中統庚申。郝文忠公以行臺宣撫持節使宋。而留滯儀真。進退維谷。乃繼先志。修舊史。破棄發凡。首帝昭烈。魏吳止筆其實。表外有紀傳。以辨崇卑。而復爲八錄以補陳闕。各冠以序。述其從起結。以議贊會其指歸。考前言徵後史。而損益之。儀真受一時之抑。而史書流百世之芳。公之榮遠矣。公之先世。詩書之澤。鍾陵川清粹之氣。嬉笑怒罵。鋪張吟諷。皆成文章。由賦詩而至移文。復三十有九卷。公之文博矣。若夫續後漢書暨陵川集。則今之所定稱也。延祐戊午。集賢陳大學士以公書敷奏。聖天子念故臣之可憫。喜藏書之有傳。睿旨恩潤。俾江西行省繕梓。一哉王心。繼今以往。天下後世。有以誦習而資德業矣。臣良佐時職寄江西。提衡儒學。省堂孜孜。欽承就委。董役率備。人胡元昌等詳正其字。庶無訛矣。工畢。念不容已。用紀歲月云。壬午秋七月既望。臣獨良佐頓

續後漢書目錄

年表一卷

帝紀二卷

列傳七十九卷

錄八卷

年表

闕

帝紀

✓帝紀第一

✓昭烈皇帝

帝紀第二

✓末帝

列傳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何進 第壹

何容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德 郭汜 楊奉 韓暹 樊稠 張濟 李樂 胡才

韓遂 馬騰 成公英

呂布 張邈 趙雲 陳宮 高順 陳珪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上下 子譚 紹 尚 從兄 暹 外甥 高幹 暹 配 沮授 田豐 趙雲 李孚 王修

袁術上下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字顯

公孫度 子康 孫 康子 晃 淵

列傳第八 漢臣

體後漢書 目錄

鄭泰

种劭

卷八

張楊 董承

卷九

卷十

公孫瓚

卷十一

張燕

張魯 闔閭劉雄鳴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楊彪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璆

陳登

許劭

列傳第十二 漢臣

✓ 諸葛亮

列傳第十三 漢臣

張繡

士燮 子獻 武 燮弟 壹

卷十二

黃琬

卷十三

趙岐 孫寶

卷十四

馬日磾

太史慈

徐庶 石麟 孟

卷十五

卷十六

關羽

趙雲 陳到

馬超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孫乾

伊籍

費詩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 胡濟

李福

馬良 弟襲

續後漢書 目錄

張飛

黃忠

卷十七

法正 關交良

卷十八

糜竺 弟芳

簡雍

秦宓

杜微 五孺

卷十九

楊容 順玄 統

劉巴

向朗 兄子直

續後漢書 目錄

張裔

何祗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彭萊

廖立

魏延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呂凱

王平

霍峻 子弋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 子斌 穎

楊洪

卷二十

劉劭

李邈

李嚴

楊儀

卷二十一

李恢

馬忠

張嶷

羅憲

卷二十二

費禕

董允 董

陳祗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廖化

列傳第二十一 漢臣

楊戲

常播

譙周 子顯 孫秀 文立

列傳第二十二 魏

曹操 上下 武帝

列傳第二十三 魏

曹丕 文帝

列傳第二十四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呂乂

董厥 樊

卷二十三

張翼

卷二十四

王嗣

衛繼

邵正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曹叡 明帝

列傳第二十五 魏

曹髦 高貴鄉公

別傳第二十六上 家人

曹操卞夫人 武宣皇后
丁夫人

曹丕甄后 文昭皇后

曹叡毛后 明悼皇后

列傳第二十六下 操三子

曹彰 任城威王

曹熊 廢太子

列傳第二十六中 操丕諸子

曹昂 曹芳王

曹沖 鄧哀王

曹宇 肅王

曹芳 齊王

卷二十八

曹奂 陳留王

卷二十九上

郭后 文德皇后

郭后 明元皇后

卷二十九中

曹植 陳思王
子志

卷二十九下

曹鏐 相感王

曹據 彭城王

曹林 沛王

曹衮 中山王

曹峻 陳留王

曹幹 趙王

曹彪 楚王

曹子乘 穀城侯公

曹子京 靈壽公

曹子棘 廣宗侯公

曹茂 樂陵王

曹蕤 北海悼王

曹霖 東海定王

曹邕 邯鄲懷王

曹儼 廣平哀王

列傳第二十七 諸夏侯

夏侯惇 弟廉 子充 楸

續後漢書 目錄

曹瑒 濟陽王

曹矩 范陽王

曹子上 臨邑侯公

曹子勤 剛嘉王

曹子整 鄆城公

曹均 樊安公

曹徽 東平靈王

曹協 贊哀王

曹鑿 東武陽王

曹禮 元成哀王

曹貢 清河悼王

卷三十

夏侯淵子衡 霸 和

曹仁弟純 應余

曹休子縱 縱孫

列傳第二十八 魏臣

荀彧子憚 孫翹 彧

賈詡

列傳第二十九 魏臣

鍾繇子毓

王朗

列傳第三十 魏臣

程昱孫曉

董昭

蔣濟

列傳第三十一 魏臣

夏侯尚從弟

曹洪

曹真

卷三十一

荀攸

卷三十二

華歆子表 博周 孫廣 璜

卷三十三

郭嘉

劉曄

卷三十四

張遼

于禁

徐晃

李典

列傳第三十二 魏臣

李通 孫秉 秉子重

文聘

許褚

龐德

張特

閻溫 張恭 藩子就 就子敦

列傳第三十三 魏臣

袁渙 子侃 寓 奧 準 從弟霸 徵 敏 曾孫宏

張範 弟承

續後漢書 目錄

樂進

張郃

朱靈

卷三十五

臧霸 孫觀

呂虔

典韋

郝昭

龐涓 張猛 楊靈 鮑出

卷三十六

邴原 張闡

涼茂

徐奕

邢容

列傳第三十四 魏巨

陳羣 子泰

列傳第三十五 魏巨

劉劭

列傳第三十六 魏巨

桓階

徐宣

盧毓 子欽

列傳第三十七 魏巨

和洽

杜襲

國淵

何夔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傅燮

卷三十九

陳矯 子本

衛臻 孫權

卷四十

常林

趙儼

裴潛

列傳第三十八 魏臣

韓暨 韓宣

高柔

王觀

列傳第三十九 魏臣

辛毗

高堂隆 機滑 董奉 張黃

列傳第四十 魏臣

劉馥 子靖 孫宏

司馬芝 子岐

張既 徐英

楊沛

賈逵

續後漢書 目錄

卷四十一

崔林

孫禮

卷四十二

楊阜

卷四十三

司馬朗

梁習 王思 劉顯

游楚 父嚴

溫恢

列傳第四十一 魏臣

任峻 東嶽

杜畿 子恕 漢康

倉慈 皇甫隆 顏斐 合孤邵 孔乂 沐竝 時苗

列傳第四十二 魏臣

滿寵 子偉 奮 滿子長武

牽招 子宏

列傳第四十三 魏臣

徐邈

王昶

列傳第四十四 魏臣

劉放 孫式 孫楚 奏廟 孔桂

列傳第四十五 魏臣

曹爽 弟駿 訓 何晏 鄧厲 丁謐 李勝 桓範 魯芝 楊駿

卷四十四

蘇則 吉茂

鄭渾 從子表

卷四十五

田豫

郭淮

卷四十六

胡質 子威

王基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六 吳

孫堅

列傳第四十七 吳

孫權 大帝

列傳第四十八 吳

孫亮 候官侯

孫皓 歸命侯

列傳第四十九 家人

孫堅吳夫人 弟景

徐夫人 兄孺

王夫人

潘后 袁夫人

孫休朱后

孫皓滕后

續後漢書目錄

卷四十九

孫策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孫休 景帝

卷五十二上

孫權謝夫人 弟景

步夫人

王夫人

孫亮全后 父會

孫和何姬

列傳第四十九下 諸孫

孫登 宜太子 謝景 羊續 刁元

孫和 南陽王

孫奮 軍安侯

列傳第五十 諸孫

孫靜 子瑜 映 吳 奕子登 張乘

孫輔

孫匡 子恭 孫秀

孫桓

列傳第五十一 吳臣

張昭 子承 弟子奮

列傳第五十二 吳臣

周瑜 子允

列傳第五十三 吳臣

卷五十二下

孫慮 建昌侯

孫翊 魯王

卷五十三

孫資 子季 弟子翼 孫資 孫資兄弟

孫翊 子松

孫韶 兄權

卷五十四

張紘 子元

卷五十五

魯肅 子淑

卷五十六

呂蒙

列傳第五十四 吳臣

孫邵

族人傅

諸葛瑾 少子

列傳第五十五 吳臣

程普

韓當

周泰

董襲

凌統 父操

潘璋

列傳第五十六 吳臣

朱治 子才

續後漢書 目錄

陸遜

卷五十七

顧雍 子勛 助子

步騭 子剛 周昭

卷五十八

黃蓋

魏

陳武 子

甘寧

徐盛

丁奉

卷五十九

朱然 子施

呂範

列傳第五十七 吳巨

薛綜子瑀

駱統父俊

是儀

列傳第五十八 吳巨

賀齊子建

呂岱徐原

潘濬子震

列傳第五十九 吳巨

陸凱子韓 弟允

列傳第六十 吳巨

諸葛恪孫友

孫峻孫融

朱桓

卷六十

胡綜徐詳

陸瑁

李衡

卷六十一

全琮子偉

鍾離牧少子衡

周訪子處

卷六十二

陸抗子晏

卷六十三

滕允

濮陽興

孟仁

范慎

列傳第六十一 吳巨

陶璜 父基 子威 孫敷

滕修 子並

列傳第六十二上上 儒學

經術總敘 易 書 詩 春秋 禮 樂 論語 孝經 孟子

列傳第六十二上下 儒學

漢

何休

穎容

許慎

鄭元

孟光

續後漢書 目錄

丁固

卷六十四

吾彥

卷六十五上上

卷六十五上下

服虔

謝該

蔡元

許慈

來敏

禮後漢書 目錄

尹默

列傳第六十二下上 魏

魏

王肅 子倫

賈洪

樂詳

庾峻 子振

列傳第六十二下下 魏

吳

嚴峻 裴元

關澤 廣國

陸績

列傳第六十三上上 文

文章總敘

李譔

卷六十五下上

董遇

陳寔

嚴幹

卷六十五下下

程秉 微舉

虞翻 子范 忠

卷六十六上上

易部解問雜類

書部表封事奏議册制制策教令
教下記檄疏
彈章 屬布 連珠

詩部 賦 古詩 樂府 歌 行 吟 雜言
琴操 長句雜言

春秋部 國史 碑 墓碑 誌 雜文
頌 箴 贊 記 雜文 符命

列傳第六十三上下 文藝

卷六十六上下

漢

崔寔 從兄烈 烈子鈞

蔡邕

禰衡

應劭

列傳第六十三中上 文藝

卷六十六中上

漢

荀悅

仲長統

陳壽

列傳第六十三中下 文藝

卷六十六中下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續後漢書 目錄

潘勗 孫尼族子岳

列傳第六十三下上 文藝

魏

王粲

阮瑀

劉楨

相威 薛夏 應璩

衛覲

列傳第六十三下下 文藝

吳

左思

列傳第六十四 行人

漢

鄧芝

路粹

卷六十六下上

陳琳

應瑒

吳質 鄒野淳 繁欽 荀綽 王象

劉廙 魏 蘇林 孫該 杜舉

李康

卷六十六下下

陸機 弟雲 孫拯 緒陶

卷六十七

宗預

陳

吳

顧徽

沈珩

浩周

馮熙

秦旦

紀陟

列傳第六十五

義士

臧洪

陳容

列傳第六十六上

高士

漢

郭泰

左原 茅容 孟敏 廣乘 賈徽 史叔寶 黃允 謝顯 王柔

符融

續後漢書 目錄

趙咨

陳化

鄭泉

張溫

鄭胄

張儼

田疇

田疇

卷六十九上

卷六十九

仇覽

續後漢書 目錄

陳寔子紹 諡

徐穉

申屠蟠

袁閔

列傳第六十六中高士

漢

龐公

管寧王烈 張翥 胡昭

列傳第六十六下高士

魏

范粲子喬

王真

吳

石偉

黃憲

姜肱

張元兄陵

卷六十九中

徐幹

李密子賜 與

卷六十九下

皇甫謐

范平

列傳第六十七上 死國

漢

孔融 子會

程畿

諸葛瞻 子尚 黃崇

列傳第六十七中 死國

魏

夏侯元 李豐 曹弟 吳 劉陶 張縉

王經

毋丘儉 子甸 尹大目

列傳第六十七下 死國

吳

留贊 子平

朱異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七十上

傅彤 子會

北地王懿

卷七十中

王凌 令狐 單國

諸葛誕 文欽 欽子 唐咨

卷七十下

呂據

張悌 孫震 沈雙

列傳第六十八上 死處

魏

邊讓

楊修

崔劼 許攸妻主

楊俊

鄭小同

列傳第六十八下 死處

吳

高岱

盛憲

張休

朱據

樓元

卷七十一上

周不疑

丁儀 弟廣

毛玠

鮑勳 父信

卷七十一下

于吉

沈友

吾粲

王蕃

賀瑒

章曜

邵暉

列傳第六十九上 技術

漢

華陀 吳普
樊阿

左慈

王真

李意其

杜瓊 何宗

列傳第六十九中 技術

魏

朱建平

管輅

列傳第六十九 技術

續後漢書 目錄

華嚴

張尙

卷七十二上

荀子訓

甘始 東郭延年
封君達

郝孟節

周羣 張裕

卷七十二中

周宣 馬鈞

卷七十二下

續後漢書 目錄

吳

吳範

趙達

葛洪

列傳第七十上上 狂士

魏

王弼

焦先

石德林

向秀

孫登

列傳第七十上下 狂士

魏

阮籍 從子修

劉惔

陳訓

卷七十三上上

荀粲

扈累

稽康

郭象

劉伶

卷七十三上下

阮咸 子瞻

列傳第七十下上 狂士

魏

王戎 從弟衍
衍弟澄

列傳第七十下下 狂士

魏

樂廣

胡母輔之 子暉之

光逸

王濟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 父他
申耽

列傳七十二上 篡臣

魏

續後漢書 目錄

卷七十三下上

卷七十三下下

謝鯤

畢卓

衛玠

卷七十四

黃權

卷七十五上

司馬懿子師

列傳第七十二下箕臣

魏

王沈

鄭沖

何曾子劭

陳騫

裴秀

列傳第七十三取漢

鄧艾州泰 段灼

衛瓘

列傳第七十四平吳

羊祜

王渾

司馬孚子望

卷七十五下

賈充韓壽 壽子璿

王祥弟覽

石苞子崇

荀勗

荀勗潘欽

卷七十六

鍾會向雄

卷七十七

杜預子錫

周浚

王濬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宏農王妃

陰瑜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趙昂妻

曹文叔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續後漢書 目錄

唐彬

卷七十八

皇甫規妻

盛道妻

姜敝母

杜有道妻

羊耽妻

張白妻

卷七十九上

四夷總序

北狄 匈奴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鮮卑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禿髮氏 乞伏氏 拓跋氏 宇文氏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羌 赤亭羌 溫中月氏 胡氏 白馬氏 仇池氏 略陽氏 李氏 苻氏 呂氏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 六十國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勃海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倭人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南蠻 交趾 林邑 扶南 巴郡南郡蠻 板楯蠻夷

西南夷 夜郎 牂牁 滇 哀牢夷 冉駹夷

卷七十九下

卷八十上

卷八十下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錄

錄第一卜道術

正傳伏羲 堯 舜 禹 湯 文王 武王
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錄第一下道術

諸子荀子 董子 揚子

百家

異端楊墨 老莊 管商 申韓 仙佛

錄第二上上歷象

太極陰陽

六天

晷影

錄第二上下歷象

天文經星

辰次

續後漢書 目錄

卷八十三上

卷八十三下

卷八十四上上

天地

儀象

黃赤道

卷八十四上下

三垣紫微 太微 天市

分野

錄第二中上 歷象

二十八舍

錄第二中下 歷象

緯曜占候

月

災惑

太白

雜星

五行

錄第二下上 歷象

歷法上

錄第二下下 歷象

歷法下

錄第三 經理

卷八十四中上

天漢

卷八十四中下

日

歲

填

辰

輝氣

災異

卷八十四下上

卷八十四下下

卷八十五

漢益州二十郡

魏司隸 八郡

冀州 十一郡

徐州 五郡

幽州 十二郡

涼州 八郡

荊州 六郡

吳揚州 十四郡

交州 八郡

錄第四上 職官

爵級

車服

選舉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司徒 司空

續後漢書 目錄

豫州 九郡

兗州 八郡

青州 六郡

并州 五郡

秦州 三郡

揚州 二郡

荊州 十五郡

廣州 七郡

卷八十六上

奉祿

印綬

宰相 丞相 御史大夫 太尉

將軍 大將軍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左將軍 右將軍 使持節都督 雜號將軍

人類下禮樂
大葬禮樂
改葬禮樂
招魂葬禮樂
葬禮樂
山陵禮樂
上陵禮樂
禮葬禮樂

錄第五下上禮樂

律呂

錄第五下下禮樂

代樂

錄第六

刑法

關

錄第七

食貨

錄第八上兵

兵道

錄第八中兵

兵陳

續後漢書 目錄

聲音

卷八十七下上

卷八十七下下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上

兵制

卷九十中

兵數

兵法

兵柄

兵將

錄第八下兵

卷九十下

兵地

兵機

兵氣

兵占

兵攻

兵守

講兵

夷兵

巨等謹案續後漢書九十卷元赫經撰經字伯常陵川人官至翰林學士贈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追封冀國公證文忠事蹟具元史本傳經以中統元年使宋值賈似道方詐報鄂功恐泄其匿敗請和之謀拘留冀州者十六年使館竊困思託空言以垂後因作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此其一也其書乃取陳壽三國志別加刪訂以昭烈上紹漢統升為本紀黜吳魏皆為列傳三國之臣則以漢魏吳別之又別為儒學文藝行人義士高士死國死慮技術狂士叛臣篡臣取漢平吳列女四夷諸傳又以壽書無志作八錄以補其闕各冠以序而終以議贊原目九十卷中間各分子卷實一百三十卷自朱子修綱目始以蜀為正統蕭常復本其

意作續後漢書。經當時未見常書。乃能獨伸大義。勒成一編。盡祛陳壽以來帝魏寇蜀之謬。識見可謂醇正。其間持議亦頗有可取。惟論次諸傳。意在貫徹首尾。微引較繁。不免失之汎濫。如黃憲卒于漢安之世。葛洪顯于晉元之朝。而特爲立傳。其他漢晉諸臣。以行事間涉三國。概加闖入者。不一而足。限斷殊疏。至其分晰門目。進退失倫。尤多乖迂。如董卓陰蓄異謀。實爲漢賊。乃列之正傳。絕無貶詞。司馬懿傾覆曹宗。未可云篡漢之人。而身圖嬪代。如曹操者。反首列魏傳。而不載諸篡臣之內。又狂士一門。如阮籍等之猖狂自放。固當列入示貶。至王戎雖以鄙吝損譽。而識鑒足重。豈可並目以狂。樂廣心存名教。衛玠意在致身。更不宜與籍等援爲同類。又鄭沖、王祥等。雖身事二姓。而未嘗覬覦神器。謂之貳臣則可。乃併繫以篡。亦殊失平允。凡此皆其體例之外舛誤者。律以史法。均爲未協。至公然經平生教崇正學。其以行人被執。艱辛困苦。未嘗少屈其志。惟以著述自娛。終能完節而歸。洵可稱不辱君命者。其人足重。卽其書亦足以傳矣。經所誤尙有陵川集。元延祐戊午。與是書皆官爲刊行。迨明之中葉。陵川集僅存。而是書傳本遂絕。今惟永樂大典所載尙多。核以原目。其全篇完好者。十尙可得六七。序文議贊。則僅缺十一。惟年表一卷。刑法錄一卷。全佚無存。謹各據原目。詳加校輯。所分子卷。悉仍其舊。列傳內間有殘缺者。以其文已多。具于陳志。不復採補。以省煩複。再經所採。乃陳志舊本。其中字句。與今本往往異同。今亦各繫案語。用資

考證雖未能一一悉還原本之舊。而彙次排比。煥然復成完書。謹詳加校繕。著之于錄。庶經編輯之勤。不至湮沒于來世。至書中之注。乃書狀官河陽苟宗道所作。宗道字壽甫。與經久同患難。遂從學于經。還朝後。官至國子祭酒。其于是書去取義例。頗有發明。惟列傳中或有全篇無注者。疑修永樂大典時。傳寫遺脫。今亦姑仍之云。乾隆五十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 紀昀 臣 陸錫熊 臣 孫士毅

總校官 臣 陸 費 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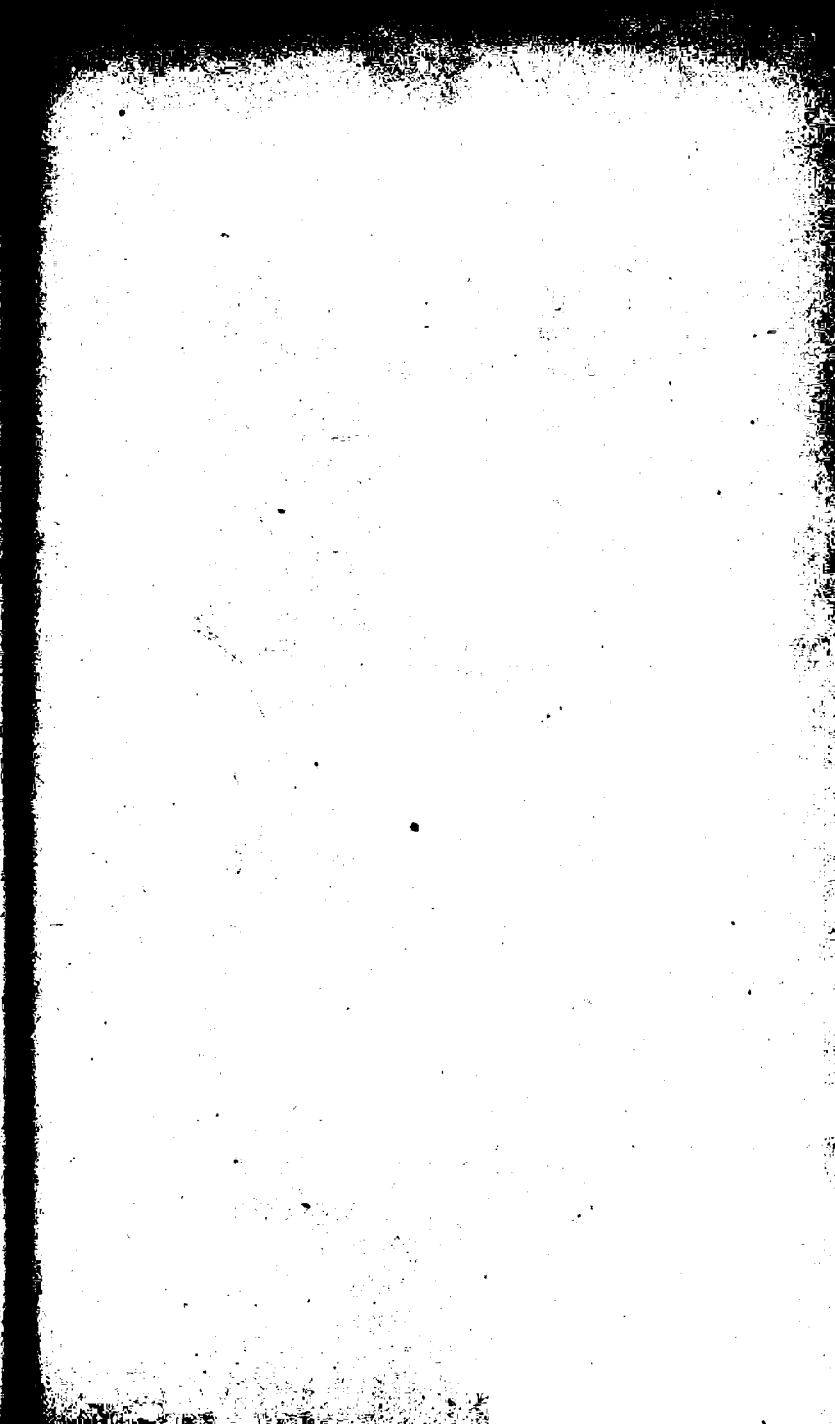
札記四卷附

續後漢書卷第一

年表
闕

續後漢書
卷一

元
郝經撰



續後漢書卷第二

帝紀第一

義例曰。魏晉自以為正統相繼。故不奉昭烈之禮。稱曰先主。陳壽遂不以漢為帝紀。曰先主傳。非也。先主者。大夫稱其先大夫之辭也。繼漢而不稱漢。未嘗稱蜀而稱蜀。屬劣甚矣。夫昭烈景帝之子。中山靖王之後。為左將。軍時。受獻帝衣帶中密詔。誅曹操。不克。出奔徐州。起兵討操。又不克。奔袁紹。與紹討操。途有巴蜀。操既幽帝。表。說袁紹許以誅操。表不能用。及敗操于赤壁。始有荆土。攻劉璋于成都。即操于漢中。途有巴蜀。操既幽帝。試后。獻帝降廢。漢統中絕。昭烈以為高祖初封漢王。出定三秦。以討項羽。故即漢中王位。與兵討操。及操死。不墓。獻帝降廢。漢統中絕。昭烈以為高祖初封漢王。出定三秦。以討項羽。故即漢中王位。與兵討操。及操死。之以死。壽病。費禕。姜維諸人。從與義烈。會數十年。與魏俱歸。則章武之元。自可紹建安之末。昭烈之與獻帝。自為繼承。魏。吳祇漢之信僞爾。豈可削漢與魏。遂以為蜀乎。其稱漢為蜀者。魏晉間語也。通鑑更蜀稱漢。綱目以漢紀事。統緒始正矣。紀。統緒也。以一統而絕天下之事也。故司馬遷史記。凡一統天下者。皆曰本紀。班固因之曰帝紀。陳壽以魏為正統。故以魏為帝紀。漢統未絕而復興魏。則天下有二統。且魏豈能統漢哉。今從漢王。至即皇帝位。稱帝。稱上。崩後子他紀傳則稱高祖。班固前漢書因之。范氏後漢書。自世祖起兵即稱光武。至即位後稱帝。稱上。崩後稱世祖。光武。魏夫前史也。陳壽三國志。于先主傳始終稱先主。于魏吳則始終稱姓名。通鑑始稱姓名。及即漢中王位。稱漢中王。至即帝位。稱漢主。崩後稱漢昭烈。并以僞僞書也。今從范史始稱昭烈。至即位後稱帝稱上。于魏吳則始終皆稱昭烈。一聞二漢天王正統云。史記本紀。不漢書帝紀。其入法依傲春秋。經傳編年。事詳辭略。其天文災異。郭頤廢典。禮樂刑法。因革大端。四夷與夷。皆備錄之。統帝紀。凡天變外夷之事皆錄于魏吳書。故有者則錄于吳。謂蜀不置史。災異廢書。故二主傳皆不錄。今既正統類之子八錄。國別以見。不復重出。其事義相關者。則凡而不目云。

昭烈皇帝

昭烈皇帝姓劉氏諱備字元德涿郡涿縣人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武帝詔諸侯王得推恩侯支庶

子弟靖王百餘子侯者五人元狩六年封貞涿縣陸城亭侯元鼎五年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原注漢書

人生趙敬王彭祖中山靖王勝以前三年立有子百二十餘人四十二年薨子哀王昌嗣一年薨子康王昆侈嗣

二十一年薨子廣王綰嗣四年薨子肅王宇嗣十七年薨子德王肅嗣十五年薨子純王緡嗣十四年薨子康王純嗣

嘉二年復立肅王弟孫利都侯子豐客是為廣德夷王三年薨無子純十四年哀帝復立豐客弟廣漢為廣平王

無後平帝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三年薨無子純十四年哀帝復立豐客弟廣漢為廣平王

侯朝平。葬館侯去夫。德城侯貞。新康侯嘉。元鼎五年昭烈祖父雄父宏世仕州郡雄舉孝廉終東郡范令昭烈

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羅上桑生高五丈餘童童如小車蓋涿人李定曰是家當出貴人昭

烈方幼與宗中諸兒戲桑下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曰汝勿妄言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

學與同宗劉德然遠西公孫瓚俱事故北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

曰各家何能常爾邪元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漢與昭烈相友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昭烈

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

形于色推仁尚義厚如也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河東鬪羽亡命來歸與同郡張飛兄事昭烈誓以死

從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貨累千金販馬于涿郡知昭烈非常人乃多與之金昭烈資之因合徒衆

帝未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原注典略平原到子平印備

有武勇時張純反勃青州被

總督郵杖二百解殺繫其頸著馬柳原注。五韓反。棄官亡命。伏之。備疑在道中。曾郵更經。當追備。備求知之。賊

曾郵在傳舍。備欲求見。曾郵得疾不肯見備。備懼之。因遣。治將吏卒徑詣傳舍。突入門。曾我殺府君。曾我殺收督

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母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靈帝崩。皇子辯

即位。太后何氏臨朝。何進誅宦官不克死之。原注。凡死國。死官。袁紹盡滅宦官。董卓入京師。廢帝為宏

農王立獻帝。弑太后何氏。原注。義例曰。董卓元年。董卓中傳言董卓已遷就。昭烈乃發實制。曰。董卓皇帝。遂即

初平元年春正月。州郡皆起兵討卓。卓弑宏農王。劫帝西遷長安。天下大亂。昭烈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

二年夏六月。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原注。凡自領與。攻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冬十月。瓚表昭烈為

別部司馬也。曰以者。自以為之也。使為楷拒絕。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

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原注。王沈錄。劉平時客刺。備不知。而待客甚厚

三年夏四月。董卓伏誅。原注。凡有罪當誅。卓黨賈詡以卓部曲李傕郭汜等反。陷長安。殺司徒王允。原注。凡

遂共管朝政。于是劉焉據益州。劉表據荊州。袁紹據冀州。袁術據揚州。曹操據兗州。其餘州

者。曰殺。及兩下相殺。遂共管朝政。于是劉焉據益州。劉表據荊州。袁紹據冀州。袁術據揚州。曹操據兗州。其餘州

郡皆擁兵自保。更相并滅。不復奉朝廷矣。

四年冬十月。公孫瓚殺幽州牧劉虞。自領州。

興平元年春二月。曹操攻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于田楷。楷與昭烈俱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桓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之。昭烈遂去。楷歸謙。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夏四月。曹操擊破昭烈于鄆東。秋九月。益州牧劉焉卒。子璋自領州。冬十二月。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鄙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不宜揖讓。昭烈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家四世三公。原注。見袁紹傳。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以觀時變。若使君不見聽。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家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徐州。陳登遣使告袁紹曰。天禍鄙州。州將殂隕。民人無主。恐貽盟主憂。輒奉故平原相劉備領州。紹報曰。劉元德宏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誠所望也。

二年夏四月。曹操攻呂布。布來奔。李催。郭汜相攻擊。張濟扶帝東歸。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來攻昭烈。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于盱眙淮陰。與術戰于石亭。相持經月。更有

勝負陶謙故將曹豹爲下邳相與張飛相失飛欲殺之豹衆閉營自守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

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昭烈妻子及將吏家

口昭烈聞之引還比至下邳謹案比至陳志作北至兵潰昭烈收餘兵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轉軍海

西飢餓困蹙謹案困蹙今志作困敗此作困蹙與宋本合吏士相啖從事糜竺以家財助軍迫進原注音無歸乃降于布布亦

忿袁術運糧不繼復以昭烈爲豫州刺史還其妻子部曲家屬諸將謂布曰劉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

布不聽以狀語昭烈與并勢擊術使屯小沛昭烈乃遣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秋七月帝至雒陽原注維

魚象云漢火行忌水故去水原注維加佳自光武後改爲維字八月曹操劫帝遷許遂專朝政表昭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昭烈復合兵

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昭烈昭烈敗走歸許曹操厚遇之表爲豫州牧郭嘉等謂操曰備有英雄

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從益兵給糧使東至沛收散敗以圖呂布是歲孫策據江東原注義例曰

者附于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于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于其事之首尾如左氏稱初始及

二年春正月袁術稱帝于壽春韓暹楊奉在下邳寇掠徐揚間軍飢餓辭呂布欲詣荊州布不聽奉乃私

與昭烈相聞欲共擊布昭烈陽許之冬十一月奉引軍詣沛昭烈請奉入城飲食未半於座上縛奉斬之

暹失奉奔并州

三年夏五月呂布復與袁術通使人齎金詣河內買馬爲昭烈兵所鈔布怒遣其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

張遼攻昭烈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為順所敗遂破沛復虜昭烈妻子送布昭烈挺身逸遇操于梁與操共擊布于下邳冬十二月禽布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還許表昭烈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與坐則同席

四年春袁紹復攻公孫瓚三月克易京瓚自殺紹遂有幽州帝自為曹操劫遷專制朝命不得有所為甚于催汜帝舅車騎將軍董承原注：漢書之曰：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子。蓋古無文人之名。故謂之舅也。受帝衣帶中密詔令與昭烈誅操

未發操從容謂昭烈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爾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昭烈方食失匕箸值大雷震昭烈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同謀夏四月

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紹遣昭烈督朱靈路招邀擊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操曰劉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南走病死朱靈等還冬十一月昭烈遂殺徐州刺史車胄原注：胡沖與靈。靈公數遣親近密視將有實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聞門。將人種靈者。曹公使人問門。既去。備謂飛曰。吾豈種靈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樓與飛等脫去。飛得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護松之曰。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東漢昌霸反郡縣多叛操為昭留羽守下邳行太守事引軍還

小沛原注：胡沖與靈。靈公數遣親近密視將有實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聞門。將人種靈者。曹公使人問門。既去。備謂飛曰。吾豈種靈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其夜開後樓與飛等脫去。飛得遺衣服。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護松之曰。魏武帝遣先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東漢昌霸反郡縣多叛操為昭烈衆數萬人遣種輯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中郎將王忠擊之不克昭烈謂岱等曰汝百輩來無如

我何曹操自來未可知爾

五年春正月董承等事覺操殺承及王子服種輯皆夷三族自將攻昭烈初昭烈謂操方與紹連兵不得

東侯騎卒至言曹公自來昭烈大驚及戰師望風崩潰操盡收其衆虜昭烈妻子并禽關羽以歸昭烈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駐月餘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操與袁紹相拒于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操應紹紹遣昭烈將兵與辟等略許下夏四月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關羽亡歸操遣曹仁將兵擊昭烈昭烈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秋七月紹遣昭烈將本兵復至汝南與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揚譚案今志作蔡揚宋本作揚與此合擊之爲昭烈所殺冬十月操大破紹軍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昭烈昭烈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荆州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一日表置宴蒯越蔡瑁欲因會取昭烈或以急告昭烈託被酒潛遁所乘馬曰的盧走檀檀溪水中昭烈曰的盧今日危矣可努力的盧一躍三丈遂得免譚案傳元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驢馬使自至殿邊之名馬以百數其可意者次至下殿有的盧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劉備檢而取之衆其不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荆州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昭烈益開誠待之越等服其雅量表亦不復疑終表之世遂無覺故原注孫盛曰檀溪之事此不然之言備時騎旅客主勢殊若有此變豈能晏然終表之世而無覺故乎此

世俗交說非事實也案陳志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則越瑁之譖或有之檀溪之急似不爲妄今取之是已

七年夏五月袁紹卒子尙自領州劉表遣昭烈拒夏侯惇于禁等于博望昭烈設伏兵一旦燒屯僞遁惇等追之伏發大破之

九年秋七月曹操克鄴遂有冀青幽并四州。

十二年春曹操北征烏桓昭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操自柳城還表謂昭烈曰不用君言失此大會昭烈

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于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昭烈在荊州數年

嘗于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昭烈曰平常身不離鞍原注音陸肉皆消今不復騎音陸裨裏肉生日月

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爾原注案此段裴松之注在昭烈初歸劉表下此據在荊州數年語移在十二年後昭烈訪士于襄陽司馬徽徽盛

稱瑯邪諸葛亮昭烈三往乃得見問天下大計亮說昭烈取荊益結好孫權與共圖操興復漢室

十三年秋八月曹操南擊劉表表病篤以州讓昭烈昭烈不從乃託子琮焉原注英雄記表病上備領荆

願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雲孫我死之後卿便據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表尋卒原注魏書表病篤託國于備

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表尋卒原注魏書表病篤託國于備

而武帝紀則云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琮自領州九月操至新野琮遣吏請降于操時昭

烈屯樊琮不敢告昭烈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昭烈言故時操已在宛昭烈大驚謂忠曰卿

等作事不早相語禍至乃始告邪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

呼部曲共議或勸昭烈攻琮荊州可得昭烈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

見劉荊州乎遂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昭烈過辭表墓泣

涕而法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

十四年冬。昭烈表孫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表昭烈領荊州牧。周瑜爲南郡太守。分廬岸地以給昭烈。昭烈立營于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以妹妻昭烈。

十五年。劉表故吏士多歸昭烈。昭烈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衆。冬十二月。乃自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呂範勸留之。權不從。禮遇甚盛。綢繆恩紀。及歸。昭烈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爲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至公安。聞瑜謀。謂龐統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孔明諫孤。莫行。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爲援。故決意不疑爾。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未幾周瑜卒。魯肅代領其衆。勸權以荊州借昭烈。與共拒曹操。權從之。權欲與昭烈共取蜀。遣使來言曰。米賊張魯據巴蜀。漢爲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西連全蜀。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權終不能越荆有蜀。蜀地可爲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權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權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權必不敢越我而取蜀。如此進退在我。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答權使曰。益州富強。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蜀漢。轉輸萬里。欲戰克攻。取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其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圖。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豈肯守此坐須老乎。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糧

子操使劉承其隙非長策也且備與璋託爲宗室冀偶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于左右願加寬貸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昭烈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昭烈自住房陵權不得已召瑜還邊般觀爲別駕從事交趾太守士燮以嶺南七郡降于孫權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盡有嶺南地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聞曹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張松說璋請昭烈討魯拒操陰謀推戴以爲州主璋然之使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昭烈疑之龐統言于昭烈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昭烈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爾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于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爾昭烈以爲然于是厚以恩意接納正

原注·章詔吳書·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款·因問蜀中關挾·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坤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

案·劉璋傳·昭烈紀·松未嘗見昭烈·吳書爲妄·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昭烈將步卒數萬

原注·徒江詣涪璋自出

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昭烈入境如歸前後贈遺巨億計昭烈自江州北由墊

司隸校尉昭烈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益州牧璋增昭烈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遠成都昭烈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曹操伐孫權權呼昭烈自救昭烈遣使告璋曰曹操伐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唇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于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

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傳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昭烈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今帑藏山積而慳于功賞望士大夫為出死力其可得乎張松書與昭烈及法正曰今大事垂成如何釋

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白璋發其謀于是璋收斬松譚案零陵先賢傳曰劉璋請劉備璋將楊懷數諫備悟使人請璋子禪及魯酒酣備見懷佩匕首備出其匕首謂備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

曰將軍匕首好孤亦有可得觀之備與之備得匕首謂乃使黃忠卓騰勒兵向璋昭烈徑至關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引兵與忠騰等進據涪

十八年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璋遣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譚案蜀志無吳懿二字等拒昭烈皆敗走保綿竹懿詣軍降原注益都書晉雜記張任蜀郡人家璋復遣李嚴督綿竹諸軍嚴率衆降昭烈軍益強

分遣諸將平下屬縣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沂流定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鎮荊州昭烈進軍圍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且一年

十九年夏張任勅兵于雁橋逆戰被禽昭烈以任忠勇欲降之任厲聲曰老臣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
城破進圍成都征西將軍馬超率衆來歸屯于城北城中震恐後數十日昭烈令從事簡雍入說璋璋從
雍出降蜀中殷盛豐樂昭烈置酒大享士卒取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昭烈領益州牧諸葛亮爲
股肱法正爲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爲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爲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
吳懿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素原注：亮反。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
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冬十一月曹操弑皇后伏氏酖殺二皇子

二十年孫權聞昭烈取益州逐劉璋令中司馬諸葛瑾從昭烈求荊州諸郡昭烈不許曰吾方圖涼州得
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大怒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夏五月昭烈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
入益陽時曹操定漢中張魯走巴西昭烈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
屬引軍還江州冬十一月遣黃權將兵迎張魯魯已降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犯暴巴界昭烈令張
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于瓦口郃敗走并擊巴寶原注：寶破之。昭烈還成都

二十一年夏四月曹操自立爲魏王

二十二年春三月孫權降于曹操冬昭烈進兵漢中分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又遣雷銅等入武都

陳志作入成都。上云遣兵漢中。何有分遣他將入成都之
事。考奉陽國志云。遣將吳蘭雷銅入武都。與此合。志誤。

二十三年春。飛等皆為操兵所破。昭烈次于陽平。與操將夏侯淵張郃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河水。緣山稍前。營于定軍山。

譚案。陳志作於定軍山。勢作營。考法正傳作定軍山。據通鑑也。定軍山名。作山勢誤。此書作營于定軍山。據通鑑也。

淵等引兵來爭。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

原注。陳志作斬淵。淵死。選陽平。其後諸葛亮出祁山。亮與郃軍戰。飛矢

中傷右都。本。故淵注云。陳志作斬淵。郃者誤。漢中志亦云。將軍黃忠斬淵。首。不言張郃也。

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雲等。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

中。昭烈曰。曹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操至。昭烈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相守積月。操軍亡者日

多。乃引軍出。翔軍將軍趙雲擊敗之。夏。操遁還長安。昭烈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于上庸。

耽舉郡降。秋七月。羣下上昭烈為漢中王。表于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

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統、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

原注。三輔決錄注。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

天子以謝罪非合名。故為射。子孫氏焉。兄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

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

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本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邊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

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魏延、揚武將軍臣法正、典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

而四凶在朝。原注。尙書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鯀三苗于三危。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原注。史記成王

管叔。蔡叔。霍叔與殷武庚作亂。周公東征。殺武庚。管叔。放蔡叔。霍叔。以微子啓代殷後。國于宋。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

原注。漢書。呂后以周呂侯子呂產為

得之子孫為諸王上將軍。各領南北軍。呂后崩。諸產因謀。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原注。漢書。孝昭上官皇后。上官安

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委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危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

蕩覆京畿曹操陪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鳩殺見害劍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

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荆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

在輸力以殉國難觀其機兆赫然情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

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闕樂之禍原注：史記：二世齊于望夷宮。趙高使其增成陽令闕樂將吏卒千餘人入宮。前即二世數曰：足下

騷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聽其兵進。二世自殺。小有定安之變原注：漢書：平帝崩。立宣帝元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安

教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于長大。不能名大畜。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敘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

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

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于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

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于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寶融。以

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原注：後漢書：更始以寶融為張掖屬國都尉。酒泉太守。梁統等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遣使奉書獻馬于光武。率步騎數萬與大軍會高平。共破隗囂。與五郡太守詣雒陽。上涼

州牧安豐侯印綬。拜冀州牧。連大司空。今社稷之難。急于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

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

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
 于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下陪位。讀奏訖。御王冠于昭烈。昭烈上言于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土將之
 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
 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之後。羣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神同應。或忠義奮討。或
 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
 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戕弑。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
 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歿。孤負國恩。痛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爲在昔。虞書敦敘九族。
 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原注。左氏傳。晉武王克商。克有
 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史記大戎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原注。漢書諸侯王表。九國。燕。代。
 齊。趙。梁。楚。吳。淮南。長
 沙也。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竊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
 式。依假權宜。土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白。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
 以重罪謫。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案
 誠臣憂責。誠
 今志作成。若應權通變。以專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虛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
 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情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羣義。

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于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爲都督。鎮漢中。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操將曹仁。殺龐德。禽于禁于樊。孫權與曹操。請討羽自效。遂令呂蒙取荊州。羽師潰。死之。

二十五年春。曹操卒。曹丕自爲魏王。秋七月。將軍孟達。上庸太守申耽。叛降于丕。副軍中郎將劉封。伏誅。冬十一月。丕廢帝爲山陽公。遂稱尊號。

章武元年春三月。蜀中傳言獻帝已遇弒。王乃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符瑞。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存。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

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嘜。譙周等。譙周等上言。前後不同。案周卒于晉泰始六年。年七十二。而昭烈即位之年。年僅二十有三。未必與勸進之列。從本傳爲是。上言。臣聞河圖。雒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

應自遠。謹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爲帝際。雒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雒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鼓。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見來積年。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爲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彗。孛。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

人主當有聖主起于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尙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畢爲天網。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觀。推授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卽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麋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于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太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原注。史記武王渡河。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自上復于下。至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鳴云。成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告祥羣儒英俊。並進河雒。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枝百世。乾祇降祥。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卽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乃卽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原注。蜀本紀。成都有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爲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遺物故。蜀王發卒之武都擔土于成都郭中。

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號之以即阼。册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

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

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

嗣武二祖。恭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

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原注。漢高祖諱邦。昭烈即位册文。將湮于

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享祚于漢家。永綏四海。原注。魏書。備

轉舟奉書甲。并致贈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敕荆州刺史斬舟。絕使命。典略。備遣軍謀掾轉舟齎書甲。并其錦布

舟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繼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此皆魏自夸之辭。非實事也。昭烈與

操不共戴天。方討賊復漢。豈弔喪致買與修好乎。夏四月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

以下。原注。裴松之曰。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爲元五月立皇后吳氏

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帝忿孫權之附操。襲殺關羽。欲親討權。趙雲等諫不聽。令

車騎將軍張飛將兵先出閬中。盜殺飛。以其首奔權。秋七月。帝東征權。權遣書請和。帝不許。權令陸遜督

朱然等拒帝。八月。權復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曹氏始稱魏。與爲列國也。陸遜。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

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二年春正月。帝引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以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

山絕嶺于夷道原注。許交反。亭駐營自佞原注。音恆。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

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遜軍相拒于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

遜大破諸軍于猓亭馮習張南死之帝自猓亭收合離散棄船由步道還魚復將軍傅彤殿後死之改魚

復縣曰永安遜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臨漢軍屯駐南山秋八月收兵還巫帝大慙恚曰吾乃為陸遜所

折辱豈非天邪黃權在江北不得還率衆降魏司徒許靖原注。諸王三公丞相。大將軍。司馬皆書亮。孫權聞帝住白帝

甚懼遣使請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帝不豫舉兵叛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至永安原注。凡漢丞相大將軍大司馬皆以官冠。原注。首笏。獲名。尊之也。吳魏則並書姓名。降殺也。三月將軍陳留

黃元斬之帝病篤託孤于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敕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爾後轉難他病殆不自濟

人五十不稱天朕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為念爾射君到說丞相款卿智量甚大增修過

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器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原注。實謂新書後漢云善不可

傷。語意正。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于永安

宮年六十三原注。陳壽許曰。先主之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焉。及其舉國託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二。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凡陳述其本。雖不稱而有義理者。則載本稱下。或劣不成章者。則皆略去云。太子曰禪。請侯曰亮。大夫曰奉。史漢因之。太上皇。皇帝。太后。皇后。皆書崩。皇子。諸王。

總。夫人。公。侯。大臣皆書薨。百官軍吏皆書卒。請以說為正統。一用此例。而漢昭烈書崩。吳大帝書薨。其體臣僚

皆曰卒。通鑑因之。漢吳主皆書薨也。今更漢從正統例。亮上言于末帝曰伏惟大行皇帝原注。天子崩未有

遇仁樹德覆燦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願遺詔事惟
大宗勳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
受敕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議曰：原注。義例曰：初孔子贊易，序詩書，皆別為篇。載于本文後。古之制作之法也。至左氏為春秋作傳，子行事得
失之際則載斷辭。曰：書曰：故書，不書。君子曰：或當世諸人之論，與本文錯置。然經自經，傳自傳，猶存古制也。

及司馬遷作史記，子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序及論，皆得太史公曰：其終篇則有自序及總傳。以類語載斷諸人行
事。與本史錯置。班固作漢書，其序即其文序下，其論則曰贊，或載其父之言。則曰任城掾班彪曰：其終亦有總傳。
後世謂之史述贊。亦與本史錯置。范氏後漢書，其序違固法，而更贊曰論，亦或援引其先世及諸人之言。更載傳曰贊，
置於論之後，而序論贊各自為篇。載于正史後，復古制也。至唐章懷太子賢始錯置如史漢，陳壽三國志更論曰評，
而不作贊。今既改作，參用後漢三國晉宋以來諸書論贊，故改評曰論。其援引諸人書
名而不書官，插入本職而斷以己意，亦錯置正史間。不復如古制別載，便觀覽也。 三王家天下，其子若孫與其

族屬傳繼紹復，則統紀在焉。不幸而革竊間貳，攘奪叨據，終非其有。故舜泥割夏，則少康興。原注。左氏傳
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而用伯明氏之子寒浞，浞殺羿妻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殺于窮門。浞因
羿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灌氏及斟鄩氏，而相為澆所滅。后緡歸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爾。收二國之歸
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按史記。仲康崩。犬戎襲周，則平王立。原注。史記。幽王愛褒姒，
子帶相立。中間歷后羿寒浞二世。凡篡夏四十有二年。而少康復國。

井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申后，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
幽王。殺幽王驪山下。於是諸侯乃即申侯，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洛邑。 吳楚僭號諸侯，不王。孔子
作春秋，加王子正，以大一統。原注。吳本伯爵。後僭稱王。楚本男爵。後僭稱王。歷五伯，迄顯報，二周王室餘

七邑。原注。五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是謂西周公。惠公封其少子於魯。號東周公。王赧時，東西周分治。而王赧都西周，秦滅東西周。比亡

、平陸、偃師、鞏、緡氏、天下羣起而稱王稱帝。原注。六國皆稱王。秦
周之統自若也。漢得天統，莽篡而

在光武操竊而在昭烈魏吳雖僭猶夫吳楚也昭烈天資仁厚字量宏毅巋然一世之雄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崎嶇百折債而益堅順沛之際信義逾明故能終繫景命信大義于天下任賢使能洒落誠盡使諸葛亮以死自效復見三代君臣高光為不亡矣國賊未討境土未復而債軍崩殂哀哉

贊曰於赫漢道滅于闡醜運躒百六載羅陽九原注漢書元歲之閏陰陽災三統閏法易九疋曰初入元百六

次七百二十陽七次六百陰五次六百陽五次四百八十陰三次四百八十陽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與一元終經歲四千五百六十災歲五十七裂土分疆宰樞解紐兇莖詐慝攘據

叨有嚴翼昭烈仁誠迪哲宏我炎正桓桓秉鉞纂高系光討賊立國權競請盟丕豈其敵燕南三士原注

羽張飛趙雲隆中一賢原注諸葛亮左提右挈百折彌堅唾嚙返照騰輝揭天皇矣帝統既絕復傳

續後漢書卷第三

帝紀第二

帝紀第二
卷例曰。末帝昭烈在位四十餘年。為魏所滅。降封安樂公。而終于晉。蓋曰。陳壽三國志稱昭烈為先主。故稱帝為後主。通鑑稱漢主。目錄稱安樂思公。晉書孫皓為後主歸命侯。隋書陳帝為後主長城公是也。綱目雖正其統體。更先主為昭烈皇帝。仍曰後主。則昭烈先主也。有未安者。今正其位號而無諡。劉海雖曰孝懷皇帝。偏頗不可證正統之帝。故不從。案歐陽修五代史。梁亡而均王無諡。稱末帝。今漢亡而帝亦無諡。故更後主為末帝云。

末帝

末帝諱禪。字公嗣。母曰甘皇后。建安十二年生于荊州。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皇帝位。立為皇太子。册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原注。禮記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鄭元曰。物。猶事也。可不勉與。三年夏四月。昭烈崩于永安宮。五月。帝即皇帝位于成都。年十七。原注。魚豢說略。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適逢樂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中。賈得禪。聞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妻婚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元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備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郵。禪乃詣簡相檢。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浴送至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闕于政。遂繼內外。裴松之曰。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于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

敗于吳。備妻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于小沛。禪時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元備。計當五六歲。備則敗于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吳也。又按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大傳。尊皇后

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以丞相高領益州牧。南中四郡皆叛。秋八月。遣尙書郎鄧芝修好于吳。孫權遂

絕魏與漢。原注。孫氏始稱吳。與其國也。立皇后張氏。

二年夏。吳使輔義中郎將張溫來聘。復遣鄧芝報之。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秋七月。亮討雍闓。原注音。斬之。遂平四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移屯江州。築大城。原注。裴松之曰。今巴郡故城是。留護軍陳到駐永安。夏五月。曹丕卒。子叡立。

原注。凡魏吳二主卒立。與凡特稱。皆書姓名。漢之僭偽。不咸其爲君也。其君臣皆書卒而無則。略也。

五年春三月。丞相亮出屯漢中。以討魏。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亡。古今常數

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滅。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

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糴。經營四方。人鬼同謀。

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

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糴。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

水權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本傳與此合。並
 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
 未舉而不已殞喪斯所謂不終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原注：香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
 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
 餘萬董督元戎翼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
 垓下死于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以不義陵上虐下故也。原注：史記太史公曰：項羽乘勢拔起關中之
 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盟楚。放逐義帝而自立。劉王侯時已難矣。自矜功伐。
 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伯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迺引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
 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授節度。大軍北出。便
 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
 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旆塵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
 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
 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于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原注：戰國策。智伯與韓魏圍趙襄子于晉陽。張孟
 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爲之矣。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原注：史記。而
 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出。易姓爲輔氏。

微子敦諫紂不聽。乃持其祭器奔周。周公誅武庚。立微子于宋。以續殷。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獎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孟達復以新城來歸。

六年春。魏將司馬懿陷新城。孟達死之。丞相亮伐魏。攻祁山。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降。參軍馬謖原注。所

及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馬謖伏誅。亮請自貶。詔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斬

魏將王雙。

七年春。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二郡。復拜丞相。夏五月。孫權稱帝。改元黃龍。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

詔遣衛尉陳震賀之。權與震盟約。中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梁。屬漢。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冬。

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

八年秋。魏將曹真等入寇。丞相亮次于城固。赤阪。魏師還。丞相司馬懿延敗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

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丞相亮伐魏。圍祁山。三月亮敗魏將郭淮于上邽。夏六月亮擊魏將司馬懿于鹵城。大敗之。

殺其將張郃。秋八月。中都護李平有罪。廢徙梓潼郡。

十年春。丞相亮休兵于黃沙。

十一年冬丞相亮使諸軍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之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約吳大舉伐魏三月孝獻皇帝崩于山陽夏四月亮進軍渭南魏將司馬懿引兵

拒守亮軍于五丈原分兵屯田秋八月亮薨于軍前軍師魏延作亂丞相長史楊儀擊斬之率諸軍還成

都初大赦原注凡故所未有特爲者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

尚書令原注凡尚書令李漢政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有罪廢徙漢嘉郡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十四年夏四月帝至滿原注裴松之曰滿登觀阪看汝水之流旬日還成都武都氏王符健降徙氏民

四百餘戶于廣都

十五年秋七月皇后張氏崩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爲皇太子子璿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琬出屯漢

中詔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暴秦之亡

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

二年春正月曹叡卒子芳立夏以大將軍琬爲大司馬

三年春越嶲原注音隴蠻夷叛太守張嶷討平之

四年夏大司馬琬徙屯涪。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徙屯涪。

六年冬十月。遣前監軍王平督漢中。十一月大赦。以尙書令費禕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七年春三月。魏曹爽夏侯元等寇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閏月。謹案。閏月。毛本作閏二月。此書在春三月後。當是閏三月。大將

軍禕擊爽于三嶺。魏師敗走。夏四月。安平王璿薨。秋九月。以大將軍禕領益州刺史。侍中董允爲尙書令。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吳氏崩。冬十一月。大司馬琬薨。謹案。蜀志琬卒在九年冬十一月。此書在八年。誤。十二月尙書令董

允卒。尙書呂乂爲尙書令。宦者黃皓爲中常侍。大將軍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大將軍禕還成都。秋。大赦。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禕並錄尙書事。原注。魏略

乃自攝國事。未帝即位。年已十七。即攝政。使諸葛亮南征北伐。故亮將出師。言未帝當親賢而遠小人。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豈謂臧否。不宜異同。則謂其專事之際。當任公道。若猶未聽政。亮其爲是言哉。魏略之語。殆不其然。

十年春。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居之于繁縣。汶山平康夷反。維平之。帝數出遊

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不聽。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司馬懿殺曹爽。夏侯霸來奔。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伐魏。攻雍州。不克。將軍句安。

李韶叛降魏。

十三年冬，衛將軍姜維伐魏，攻西平，不克。

十四年夏，大將軍禪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尚書令呂又卒，以陳祗守尚書令。

十五年夏四月，孫權卒，子亮立，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盜殺大將軍禪。謹案：陳志：禪為魏人郭，隨所殺。此據綱目舊說。夏四月，衛將軍姜維伐魏，圍狄道，不克。

十七年春正月，大赦。夏六月，衛將軍姜維復出隴西伐魏。秋七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為齊王，立丕孫髦。

原注：稱主者，正其號以罪師也。冬十月，姜維拔狄道、河間。謹案：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河間，而無河間。此仍陳志之說。姜維無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

縣，維與魏將徐質戰于河間，敗績。邊寇將軍張嶷死之。

十八年夏，衛將軍姜維復率諸軍出狄道伐魏。秋八月，維及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遂圍狄道。

十九年春，以姜維為大將軍。秋七月，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段谷，敗績。維請自貶，詔以維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冬十二月，後將軍維伐魏，出略谷，次于芒水，大赦。

景耀元年春，後將軍維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史官言景星見，于是大赦，改元。宦人黃皓始專政。冬十月，吳

孫綝原注：丑廢其主亮為會稽王，立權次子休。大將軍維徵漢中諸圍兵，退屯漢壽，守漢樂二城。

孫綝原注：林反。

二年夏六月立子謫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秋八月。尙書令陳祗卒。以董厥爲尙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三年春正月。魏司馬昭弑其主髦。立燕王曹宇之子奂。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以董厥爲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爲都護衛將軍。共平尙書事。以樊建爲尙書令。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薨。大將軍維伐魏。及魏將鄧艾戰于侯和。敗績。還住沓中。魏謀大舉入寇。維表遣

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啓帝寢其事。

炎興元年春。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秋八月。魏將鄧艾。鍾會。諸葛緒。數道入寇。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

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九月。鍾會率諸軍之漢中。使將軍李輔圍王含于漢城。護軍荀

愷圍蔣斌于樂城。會徑趨陽安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大將軍維逆戰。敗走。與廖化。張翼。董厥合兵守劍閣。

以拒會。冬十月。鄧艾自陰平趨涪。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艾。衛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于緜竹。敗績。及其子

尙皆死之。艾之成都。帝用譙周策。降于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階緣譙案。原本作階緣。毛本蜀志作階緣。文義較順。今據改。。蜀

士斗絕一隅。干運犯冒。漸再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維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

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聽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旣震。人鬼歸能。

之數二字。疑行。惟王師所次敢不奉命以從命。轉救。無所。無所。

姓布野。餘糧栖畝。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

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贛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

縷陳。北地王。諶不降。死之。紹良與艾相遇于雒縣。艾即報曰。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

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

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馮異。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原注。後漢書。建武六年。隗囂使王元。據壩。遣使稱臣于公孫述。述以囂為期寧王。九年。囂死。元立囂子純為王。明年周際等將純降。建武元

年。公孫述管號成家。十二年。吳漢克成都。滅公孫述。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

黃軒。侔功前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

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沖。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

王者之義乎。遣紹良先還。帝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敕大將軍維等降。又遣

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譙案。通典曰。蜀後主炎與元年。則魏嘗遣鄒公孫元四年。歲次癸未。是歲魏滅蜀。至晉武帝太康元年。歲次庚子。凡十八年。戶增九十八萬六千三百

八十一。口增八百四十九萬九百八十二。則當三國鼎峙之時。天下通計戶四十七萬三千四百三十三。口七百六十七萬二

千八百八十一。以率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匹。艾至城北。帝輿櫬自縛詣軍門。

三主。斯以勤矣。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原注。晉諸公贊。劉禪乘輿。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承制拜帝為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帝敕降。大將軍維

率諸將降于鍾會。艾居帝于故宮。資嚴未發。

二年謹案。通鑑綱目。炎興元年冬十月。帝出降。漢亡。次年書魏成熙元年。炎興無二年。此得二年。與綱目不合。考劉封廖化諸傳。仍作成熙元年。益知此書炎興二年者。在都經亦非定論矣。春正月。艾見

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將軍胡烈等討斬之。太子璿。大將軍維并遇害。帝舉家東遷至雒陽。降封帝為

安樂縣公。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呼。其進聽朕命。

蓋統天載物。以威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

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宏濟八極。是用應天順

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以來。

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殘。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輯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

耀威梁益。公挾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

無疆之休。朕嘉與君公長享顯祿。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元牡。宜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

欽哉。公其祗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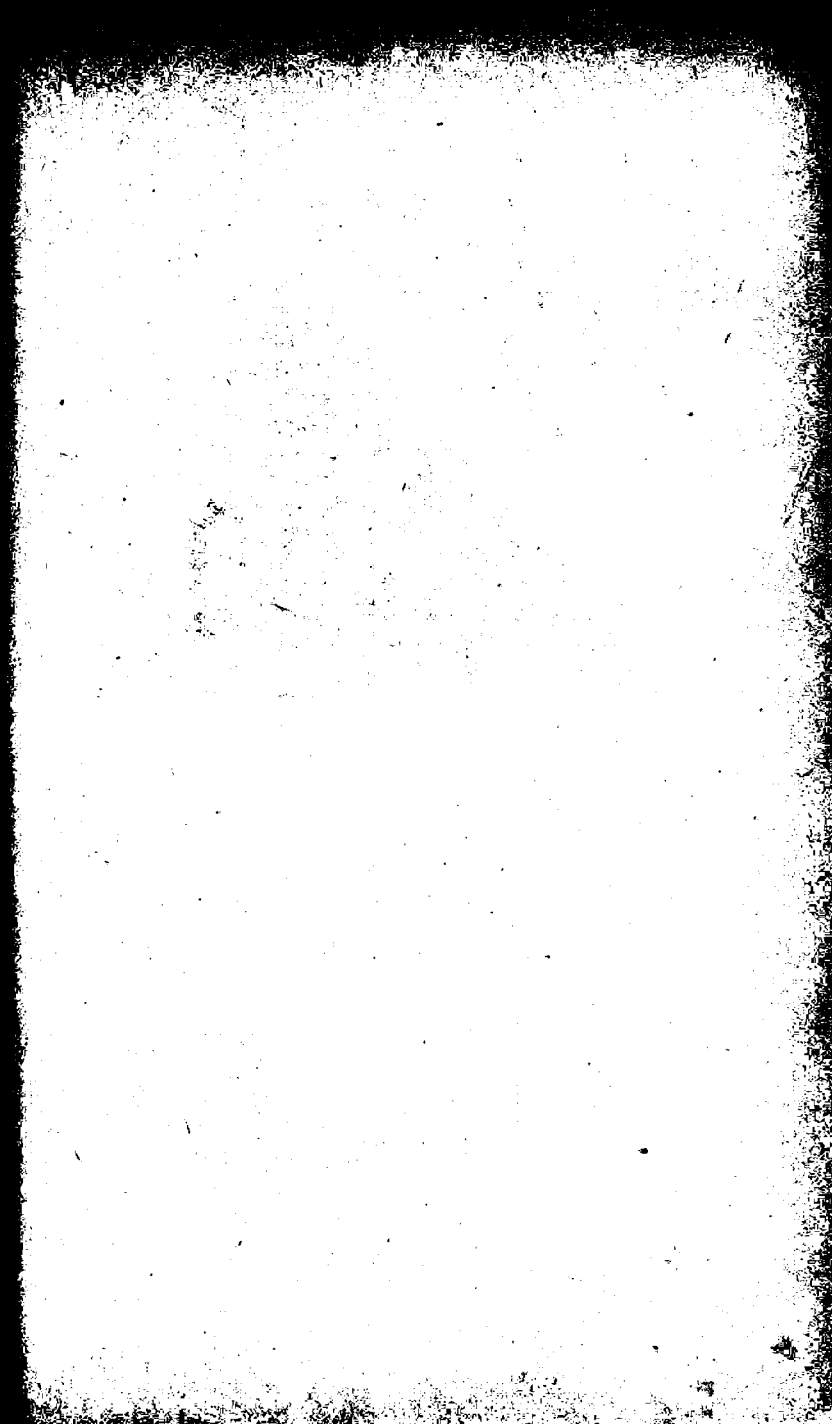
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邵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晉泰始七年。

帝崩于雒陽。諡曰思公子。恂嗣。原注。陳壽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關豎則為昏暗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喻年改元。而車武之三年。制革稱建興。考

之古義。禮理為遠。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侯。國君繼體。喻年改元。而車武之三年。制革稱建興。考

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沒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遂制漸廣。事又不。主傳曰。蜀無史職。故吳祥麟聞。案黃氣見于旆歸。羣鳥墮于江水。成都皆有彗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其官不。此事從何而書。又曰。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邵正為祕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辭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得非厚誣諸葛乎。

議曰。太甲克聽伊尹。成王終信周公。故皆為賢君。末帝奉昭烈之命。令諸葛亮南征北伐。卒信討賊之義。亮沒而繼用蔣費。終亮遺意。維持宗社四十餘年。亦太甲成王之次也。當永安屬續之際。有嗣子不才。君當自取之言。其時豈無宵人哉。苟有疑焉。亮能安乎。其未踰年而改元。國君即位。柩前必踰年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子之心。不忍有變于中年也。末帝于章武三年夏五月即位。即改元為建興。非制也。陳氏譏之是也。亮薨而即大赦。至子終。感閣閣墮隕先志。不死社稷。甘為降虜。為可責已。國不置史。注記無官。行事多遺。災異靡書。方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以誅仇討逆為先務。日不暇給。未可求備也。贊曰。季末中庸。受命彌留。克聽弗違。濟師誅仇。終惑孽寺。遂傾大寶。組頸軍門。竟同軹道。原注。史記。沛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降軹道旁。樓桑枯死。杜鵑不來。原注。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時荊州監靈死。其尸泝流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聖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焉。後劍門猶險。巴寶勿歎。原注。晉書。巴賈人李特隨流人將入蜀。至劍門。笑踞歎息。氣數當窮。天啄有漢。願盼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于人。豈非庸才邪。



續後漢書卷第四上

列傳第一上

后妃 謹案帝紀及家人傳皆有義例。后妃諸王傳當亦有之。今無。疑闕。

昭烈甘皇后 穆皇后兄懿 懿族弟班

末帝敬哀張皇后 張皇后

昭烈甘皇后沛人也。昭烈領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昭烈數喪嫡室常攝內事。生末帝于荊州。昭烈嘗于當陽長阪棄后及末帝賴趙雲保護得免。后崩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改葬于蜀。未至而昭烈崩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修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飄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已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原注公羊傳相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原注漢書高祖五年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高后七年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原注漢書和帝永元九年追尊皇妣梁貴人為皇太后冬十月乙酉改葬恭懷梁皇后于西陵孝感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原注後漢書獻帝與平元

年。追尊顯皇后為靈顯。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原注。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輒與恭等按證法。

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

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懿。少孤。懿父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

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昭烈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原注。漢書齊秋云。先主入益

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勸吳斷江留太子。乃得止。原注。左氏傳。晉太子圉為質于秦。秦歸河東而妻之。太子圉逃歸。惠公卒。圉立。是為懷公。平于是納后為夫人。晉文公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齊姜曰。夫婦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

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遽廢教者也。今先主無備車之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

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

亮授羣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末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延熙八年

后崩。合葬惠陵。建興八年。進封懿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薨。以懿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

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弟班。末帝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綿竹侯。謹案。建興八年以下。大典另為一

末帝敬哀張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崩。葬南陵。

張皇后。敬哀皇后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

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疆綬勉修中饋恪恭廟祀皇后其敬之哉炎興

二年隨末帝遷雒陽原注漢晉春秋云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

議曰后妃之德周室爲盛太姜太任太妃至于邑姜原注太姜太王妃太任王季妃世嗣徽音自家刑

國以至于天下雖堯之明峻德親九族舜之烝烝又觀厥刑于二女無以尙已故文王演易重巽于離風

自火出明內齊外名之曰家人其繇曰利女貞孔子爲之傳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

大義也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正家而天下定及其刪詩以關雎詠歌后妃推爲正風之始蓋夫婦人倫之

本風化之原聖王所以修身而平天下者在乎是矣周室衰微家道日乖漢秦而母后始與政外戚始嘗

國原注史記秦昭王立王少章太后自及漢呂霍上官許趙丁傅王氏原注呂氏上官氏事見昭烈紀

行陰殺許后立其女爲皇后光武顯與諸甥昆弟謀反伏誅孝宣許皇后昌邑許廣漢之女也宣帝在民間時廣漢

以女妻之生元帝及即位立爲皇后爲霍顯藥殺之其後封廣漢爲平恩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孝成許皇后大司馬

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孝成趙皇后與女弟俱爲婕妤既立爲皇后而弟結幸爲昭儀帝未有繼嗣凡後宮有子輒殺

之平帝立王莽廢后爲庶人遂自殺孝元傅昭儀哀帝祖母也哀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凡傅氏侯者六人平帝

立王莽發其冢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擗平其冢周絳其處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元孫哀帝即位

尊爲帝太后兄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輔政侯者凡二人王莽亦發其冢更以木棺孝元王皇后凡十侯五大司馬

至莽卒至寶鄧閻梁原注後漢書章德寶皇后大司徒融之曾孫也殺皇太子慶母宋貴人及和帝母梁貴人和帝

漢云復臨朝在位二十年安思園皇后殺皇太子保母李氏廢皇太子爲濟陰王安帝崩太后臨朝以兄顯爲車騎

將軍定策立北鄉侯懿北鄉侯薨顯又徵濟北河間王子而中黃門孫程等立顯帝廢太后程等皆封侯號十

九侯順烈梁皇后帝崩立冲帝太后臨朝冲帝崩復立質帝太后廢臨朝專朝易主竊命移國閹閹內訌姻

后兄大將軍冀弒質帝立桓帝而誅李固宦官多所封寵而天下大亂

姬外潰牀第之間。總為牆茨。遂無正家之道。無復唐虞三代風化之美矣。其內官之制。依仿秦舊。帝母曰
 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嫡曰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婕妤。嬖華。充
 依。昭儀等號。以備內官。各有品秩焉。原注。漢書。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嬖華視中二
 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嬖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
 人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孝哀入繼大統。傅太后稱尊號。于是有恭皇太后。恭皇后。帝太后。皇太后。
 等。皆亂制也。原注。漢書。哀帝即位。高昌侯董宏希指上書言宜立丁姬為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即
 后為恭皇太后。丁姬為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
 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為帝太后。丁后為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后為皇太后。稱永信宮。帝太
 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
 帝趙后為皇太后。趙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光武中興。稱號惟皇后。貴人。其後置美人。宮人。采女等。而無
 爵秩。昭烈志期恢復。不幸而與操遇。用武無所奔走。狼狽屢棄。妻子晚未得蜀。戰爭方始。祇立一后。內職
 不備。亦可以觀其志烈也。甘后備嘗險阻。終享大號。宜哉。二張后皆車騎將軍飛之女。不忘佐命之義。締
 親勳。閱。又可見末帝之賢也。羣下勸昭烈納糧后。帝以同族為疑。法正乃勉以辰贏。終玷大德。惜哉。
 贊曰。帝皇受命代資。內德。娘聖承天。自家刑國。不有淑徽。曷正壺範。兩君四后。道隆先漢。

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安平王。延熙七年薨。諡曰悼王。子哀王允嗣。十九年薨。子殤王承嗣。二十年薨。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世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炎興二年。東遷雒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末帝太子璿傳。今闕。

安定王瑤。河西王琮。新平王瓚。北地王謩。新興王恂。上黨王虔。皆太子璿之弟也。琮以景耀五年薨。漢亡。

璿自殺。見死國傳。瑤等五王從末帝遷雒陽。晉永嘉之亂。祚允絕滅。惟魯王永之孫元奔蜀。李雄封為安樂公。以為末帝嗣。桓温平李勢。元入于晉。不知其所終。原注。陳志。自太子璿外見瑤。琮。瓚。謩。恂。虔六人。孫盛蜀世譜亦六人。有璿而無虔。未知孰是。孫盛

曰。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元於成都。

議曰。二帝無曹氏之寡恩。孫氏之內亂。而祚允單寡。生於衰末。卒無有成。寢微寢滅。而璿傷死於亂。嗚呼。

天不祚漢。乃至此極乎。

贊曰。六孽分封。原注。漢書。高帝八男。呂后生季布。薄姬生孝文帝。齊悼惠王肥。趙隱王如意。淮南厲王長。趙幽王友。趙共王恢。燕靈王建。六王皆庶孽也。河山帶礪。原注。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愛及苗裔。磐石之宗。犬牙相制。慶自代來。本支百世。原注。文帝生景帝。自孝武至光武昭烈。皆景帝子孫也。中山峩峩。涿水湯湯。派衍祥啓。復一高光。三起三滅。原注。謂高祖至平帝。光武至獻帝。昭烈至末帝也。二帝七王。緝熙漢道。於戲不忘。

續後漢書卷第五

列傳第二

宗室諸劉

義例曰。寵故諸侯王。自焉以降。皆漢室之曾。為牧伯而不終者也。陳壽以劉虞為魏諸僧。虞以死拒山東之議。而為公孫瓚所害。何事於魏哉。又以焉。璋為蜀二牧。與先主共為蜀帝。皆私意也。焉。璋亦漢賊耳。豈得並與復漢室之帝乎。綱。表漢之牧伯。綱為孫策并滅。表子璋降操。則自漢臣也。而以綱為吳之僧為。表為魏之僧為。皆非也。故皆以為宗室而繫之漢云。若劉暉。劉放雖亦帝室之曾。乃皆漢不愛子孫漢。而終臣於魏。故以為魏臣。絕不為親也。

陳王寵 劉焉子璋 王商董扶 劉虞 劉繇子基 劉表子琦 劉琦劉琦 劉琦劉琦

陳王寵、明帝子敬王羨之後也。羨始封廣平。徙封西平。帝崩。遺詔封陳。食淮陽郡。薨。子思王鈞嗣。薨。子懷王竦嗣。無子。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是為頃王。薨。子孝王承嗣。薨。子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愔。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醜原注。華熹漢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醜。未知孰是。醜。音浦。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帝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醜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為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原注。華熹漢書。寵射。其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又有三數三小。三數為經。三小為緯。經緯相將。為萬勝之方。

然要在機牙。

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治兵自守。國人畏之。不敢離叛。國

相會稽賈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陳獨完富。鄰郡人多歸之。俊傾廩振贍。皆得全活。有衆十餘萬。獻帝

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自稱輔漢大將軍。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

是破敗。原注：謝承漢書。後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靈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略爲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闓陽私行到陳。之後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

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并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衆。夫人姬妾多爲丹陵兵烏桓所略。及

曹丕篡代。自封國已除滅者。其餘光武子趙孝王良。後博陵王珪。原注：謹案。後漢書趙孝王良。光武叔父。此冠以光武子。與東海恭王等並列。疑誤。

東海恭王強。後汝陽侯羨沛。獻王輔。後恭王曜子契。東平憲王蒼。後頃王端。子凱。任城孝王尚。後新昌侯

子佗。明帝子彭城靖王恭。後孝王和。孫祗。梁節王暢。後敬王元。子彌。章帝子河間孝王開。後濟南王康子

原注：後漢書。稱開不應與祖同。故謂曰某云。謹按。後漢書。濟南王康子。疑誤。皆降封崇。繼侯。頗食租賦。而重禁錮

不得遷徙。仕宦晉秦始。初始除漢宗室禁制。

謹案目錄。此下有劉焉。劉虞傳。今闕。又陳王寵。劉焉當有議。今亦闕。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原注：史記年表。孝王。齊悼惠王肥子將闔也。繇祖父本博學。號

稱通儒。舉賢良方正。爲殷長卒。父與一名方。有雋才。終山陽太守。伯父龍。以經明行修。舉孝廉。察四行。累

遷會稽太守。有憲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龍。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遷會稽太守。有憲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龍。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遷會稽太守。有憲政。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父老六七人相率送龍。人齎百錢。去縣數十里。自若耶山谷間

建龍曰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走稀到門年老遺值聖化今聞當去故戮方來送歸詩之一大歸故
號一錢太守入居九列四登三事以太尉辭位卒於家。繇年十九從父趨為賊所劫實繇篡取以歸由是
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法
譚家。陳志作貪穢不稱。通志。舊有法事。繇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
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權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聘驥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
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
阿術圖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相迫逐使去於是術自置揚州刺
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詔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數萬人譚家。今志作衆萬餘人。宋本及孫策東
渡破英能等繇使太史慈拒策慈為策所擒繇悉衆與策戰大敗策遂入曲阿盡虜繇妻子部曲繇走丹
徒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僻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
合吏民遣使者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袁公路為聞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且帝室之胄。譚家
注無此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遂沂江南保豫章駐彭澤使笮原注。杜融先往助豫章太守朱皓討
五字。袁術所用譚家。志注作太守諸葛元許子將謂繇曰笮融出軍不顧名義者也。譚家。志注作不顧名義者朱文
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繇進討融為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

走入山爲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後孫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爲讎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願渝平。更成復讎。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教以厲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衰亡愍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籍。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繇長子基。字敬與。年十四。居繇喪。盡禮。故吏餽餼。皆無所受。基遭多難。潛處味道。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交游。門無雜賓。孫權愛敬之。權爲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爲吳王。基爲大將軍。基欲辭。權與基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基犯顏諫爭。願以得免。方大暑。權宴飲。權樓上。雷雨大。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不覆也。其見待如此。徙鄆中令。權稱尊號。改光祿勳。分軍尚書事。年四十九卒。權爲子。賜第一區。四時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皆騎都尉。繇兄岱。字公山。歷官侍中。董卓以爲兖州刺史。與袁紹同起兵討卓。青州黃巾大入州。基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不聽。與觀果爲所殺。

魏曰。漢許劭。字叔。汝南平輿人也。少時。有異。人曰。子。龍也。當爲天子。劭曰。子。龍也。當爲天子。劭曰。子。龍也。當爲天子。

原注。

魏曰。

原注。

魏曰。

原注。

魏曰。

原注。

魏曰。

原注。

魏曰。

原注。

魏曰。

原注。

中候。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原注：王氏諱。叡字通耀。曾太保祥之伯父也。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時江南

宗賊大盛。原注：宗黨。共為賊。又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為亂。

表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荆越襄陽蔡瑁。與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

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

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兵與與策乎。顧問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

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匹夫之勇。不足慮也。宗賊率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

所素養者。使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原注：陳志無使字。後漢書有使字。與此合。施其才用。威德既行。襁負而至矣。

與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六郡。原注：漢官漢荆州管長沙。零陵。桂陽。江陵。武陵。南郡。章陵。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

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也。吳虜之計。貝羽犯之謀也。原注：呂氏春秋。時晉文公將與楚人戰于城濮。召舅犯而問。楚來我寡。奈何而可。舅對曰：臣聞繁禮

之君。不足于文。繁禮之君。不足于詐。君來詐之而已。文公以舅犯言告雍季。雍季曰：城濮而戰。豈不得魚。而明年

無魚。使戰而用。豈不得穀。而明年無穀。計國之運。幾今始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舅犯之言而敗楚人于城

濮。反而為寶。雍季在上。左右諫曰：城濮之功。舅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後其身。誠者不可棄。遂使越遣人誘宗

賊帥至者十五人。原注：陳志作五十五人。後漢書作十五人。此從後書。皆斬之。而襲取其衆。惟江夏賊張虎。陳生擁兵據襄陽城。表

使越與龐季往。皆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袁術與其

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與孫堅合從襲表表敗堅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敢至堅為流矢所中死餘衆退走及李傕等入長安表遣使奉貢備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假節建安元年天子將還雒陽表遣兵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千里不絕及遷都許表遣使貢獻復北結袁紹治中鄧義諫表不聽答義曰內不失職貢外不肯僭主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乃辭疾而退終表之世不仕驍騎將軍張濟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中飛矢死荊州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太守南陽張羨性屈強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叛表附曹操表遣兵攻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惲表攻破惲盡平三郡原注：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守，甚得江湖間心。然性風頭不順，表稱其為人，不甚禮也。羨因是懷恨，遂叛表。於是關土益廣南接五嶺原注：表氏廣州記。大庚，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謂五嶺。鄧德明南康記：大庚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郡屬三也。臨賀南清四也。始安越城五也。北據漢川地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初荊州人好亂加四方駭震寇賊相扇處處糜沸表招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為效用萬里肅清咸悅而服之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千數表安慰賑贖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蒯母闔宋忠等諫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久之見漢祚陵夷遂不共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敝

可。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能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且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操，觀望虛實。謂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意。」嵩對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爾。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恩，表以爲憚，使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及遷，嵩稱曹操威德，勸遣子入侍。表大怒，以爲懷貳，深兵誚嵩將斬之。嵩不爲動容。徐陳隨行之言，表妻蔡氏譖曰：「韓嵩愛國之望也，且其言直，殊之無辭。」表怒，乃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但因嵩而已。表貌儒雅而中疑忌，皆此類也。六年，昭烈去袁紹來荊州，表厚相待，結而不能用也。十一年冬，曹操征烏桓，昭烈說表舉許，表不從。原注：漢書春秋曰：大風之始，征明矣。昭烈說表舉許，表不從，及大風起，謂昭烈曰：不用吾言，故有此大風也。備曰：今天下名器，日墜于地，事會之來，豈有終始乎？昭烈原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十三年，曹操自將征表，未至八月，表疽發背，卒。表在荊州歲二十二年，家無餘積，二子琦、操，表幼以琦貌類己，甚愛之，後爲疾，委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琦而惡操。操嘗之言，日聞於表，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而睡於瑜，琦不自寧，嘗與瑁、瑜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將亮游觀花園飲宴，因共升高

禮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原注：申生居曲沃，夷吾居外。重耳居外，申生居內。是為文公。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為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及表病甚，琦請省疾，表遂奉琦，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甚重，今釋棄權，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奉敬之道也。遂退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涕泣而去。衆聞而傷焉，遂以權圖琦，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新野，琦走江陵，關、趙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琦速降。琦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操，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琦曰：吾不若也。巽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操乎？則雖保楚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以禦曹操乎？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原注：曹操帝建安十三年八月，劉琦等說劉琦降，藉書陳志表傳曾云：轉琦亦說降。當時被囚，必不預謀。操軍至襄陽，璋舉州降，昭烈走夏口。璋將王威說璋曰：曹操既得將軍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若給威兵數千，徼之於險，出其不意，操可禽也。禽操則威震四海，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今日而已。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璋不聽。操以璋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原注：魏武故事：令曰：楚有江漢，荆州則其故地。劉琦南久用其民矣，身沒之後，諸子相時，雖然雖全，猶可引日。青州刺史，心高志深，智深慮廣。輕敵重義，薄利厚德，夏萬里之衆，忽三軍之衆，冀中正之禮，教令名之譽。上耀先君之遺風，下圖不朽之餘祚。純水

之棄并州。實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察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後漢書。劇越等侯者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操品州人優劣。皆無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以交友禮待之。劇越光祿勳。劉向書令。初表之結袁紹也。治中從事郭舉諫。不聽。舉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為待中。其餘多至大官。操後敗於赤壁。昭烈表琦為荊州刺史。明年卒。建安初。荆童謠曰。八九年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子遺。自中興以來。荊州獨全。及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表妻死。諸將亦皆淪謝。十三年。表卒。因喪破滅。皆如其數。比表卒。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荊州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荊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遣馬吏驗視。而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貴人。無幾操平荊州。以涿郡李立為荊州刺史。劇越劇通之後也。深中足智。儀狀魁傑。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曹操入荊州。表為光祿勳。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荊州。喜得劇異度耳。建安十九年。臨終與操書。託以門戶。操書報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韓嵩字德高。義陽人。少好學。貧不改操。知世將亂。不應三公辟命。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鄴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劉表遣為別駕。轉從事中郎。表郊祀天地。嵩諫不從。漸見違忤。及自許還。囚之。曹操入荊州。釋嵩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用之。拜大鴻臚。卒。劉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曹操。時賓客並會。操問先。劉牧如何郊祀天地。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

目皆是操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方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己若。即蚩尤智伯復見於今也。操默然。拜先。武陵太守。操入荊州。以先爲漢尙書。尋以爲魏國尙書令。卒。傳。異字公悌。瓌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尙書郎。後客荊州。以說劉琮之功。賜爵關內侯。曹丕時爲侍中。太和中卒。異在荊州。自龐統爲半英雄。證裴潛終以清行顯。統後輔昭烈。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尙書令。並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異弟子。假別有傳。王儁。字子文。汝南人也。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匿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餘人。操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至。避地武陵。歸儁者百餘家。天子都許。徵爲尙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謂表曰。曹操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業。繼桓文之功。今乃釋近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河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卒於武陵。年六十四。操入荊州。自臨江迎喪。改葬於江陵。

謂劉焉在蜀如子夏之在西河會不知己之題庶夏莫玉璽有甚於焉其坐談西伯亦猶隗囂之在隴也

原注左氏傳宋公孫質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舞師題以庶夏實侯實而退入於房去離平享而還杜預注曰桑林殷天子樂名庶夏大陸也玉璽郊縣玉璽也後漢書隗囂自命常以為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自立為王昭烈

託足無所表幾不容琮琦之亂不取哭墓而去當陽長阪之急棄妻子而不忍棄荊州之民嗚呼仁哉

贊曰焉殺漢使墮剝維城璋尤庸闇遷奪猶輕驅除庸蜀赫我王靈懿哉幽州乃心帝室奔命奉章隕身

碎壁氣躡箕尾天津尙赤原注幽州屬冀之次析木之津繇亦宗英才匪截難乃啓孫氏三辰肇判遂俾昭烈卒莫完

漢表有全楚坐收天命事會弗衷得死為幸

續後漢書卷第六

列傳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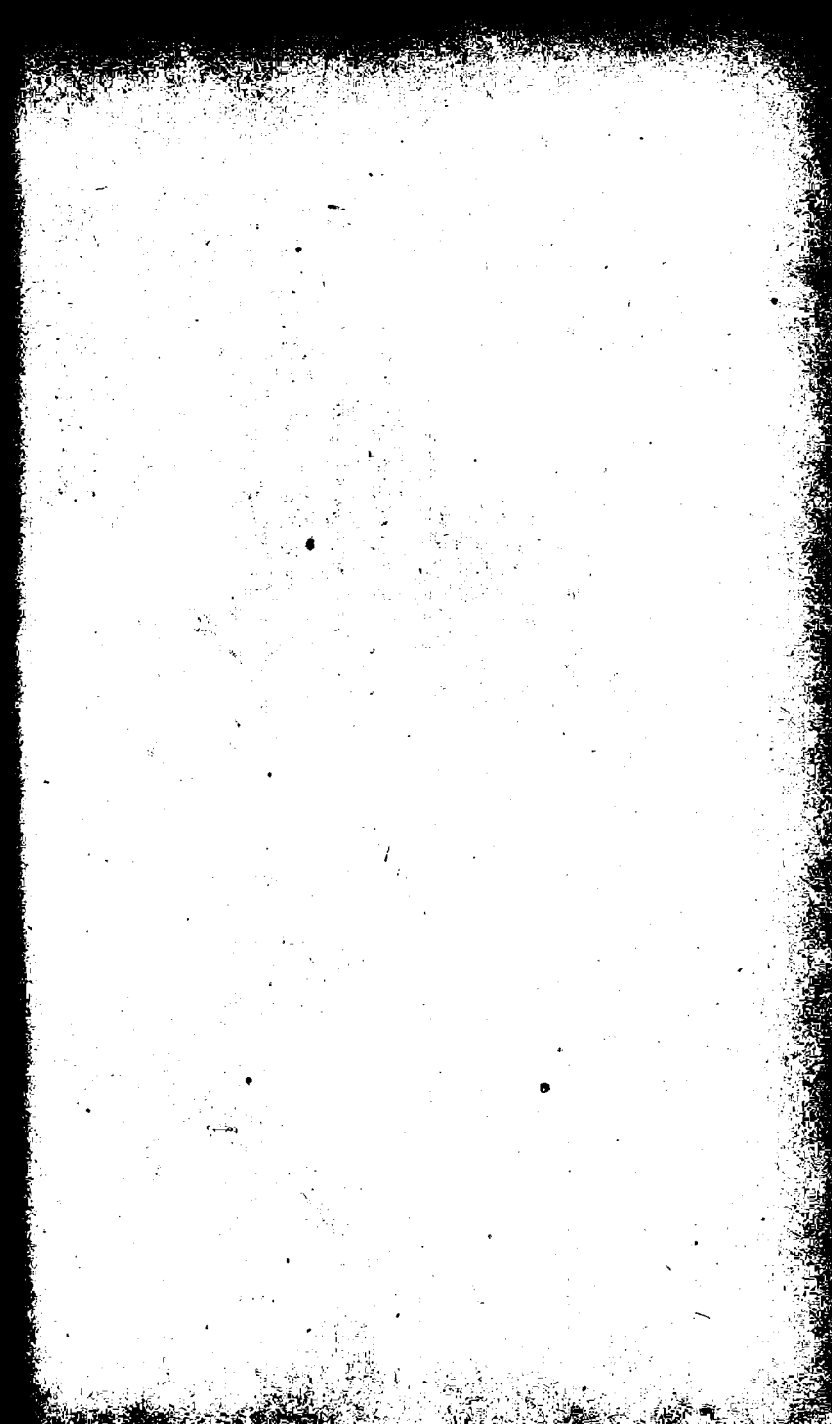
漢臣

義例曰。漢室之禍。始於黃巾。中于董卓。終于曹操。歷靈獻二帝而後天下三分。當時將相大臣與一時僧侶。或終于漢。或終于魏。或終于吳。皆故漢臣也。故自皇甫嵩至徐庶乃亡漢臣節。自諸葛亮至鄧正乃恢復臣節。總為漢臣云。

皇甫嵩 朱雋 蓋勳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郝經議一篇。其贊語亦闕。

議曰。嗚呼。國之將亡。必有以兆。亂發於意慮之所不及。東都之季。所以為亂本者。母后也。外戚也。宦官也。大臣也。及其始禍。乃在一妖賊張角。同日闕起。至數十萬。橫潰天下。雖嵩雋仗鉞獮豸。原注。上一時豪傑。怙亂植兵。為背脇疽根而不可去。卒之孫氏曹氏。據有天下十之八。使昭烈奔走一隅。竟不能完漢。蓋網紀者國之元氣也。母后外戚宦官大臣更盡迭壞。國病已成。一旦潰而為羣盜。聚而為大盜。債而不復。藥有國君人者。可不戒哉。可不慎哉。嵩雋有大將之略。昧匡時之幾。遂為桀逆所制。不能以功名終。勳西州義士。烈望高出一時。奮辭抗議。為卓所憚。不能靖難。銜憤而死。棟折榱崩。自是而漢亡矣。



續後漢書卷第七

列傳第四

漢臣

何進弟苗

鄭泰

何容

种劭

王允

王宏

士孫瑞

謹案何進、鄭泰、何容三傳闕。

种劭字申甫，拂之子也。祖暹，延熹初為司徒。大著名節。父拂，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李傕、郭汜陷長安，百官多避兵，拂揮劍而出曰：「為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劭早知名，中平末為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滎陽，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車。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騰劭，劭怒，稱詔大呼呵之，軍士皆披，遂前斥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劭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強力，遂左轉議郎，出為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人以身殉國，吾為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催汜，以報其仇。戰於長平觀，下軍敗，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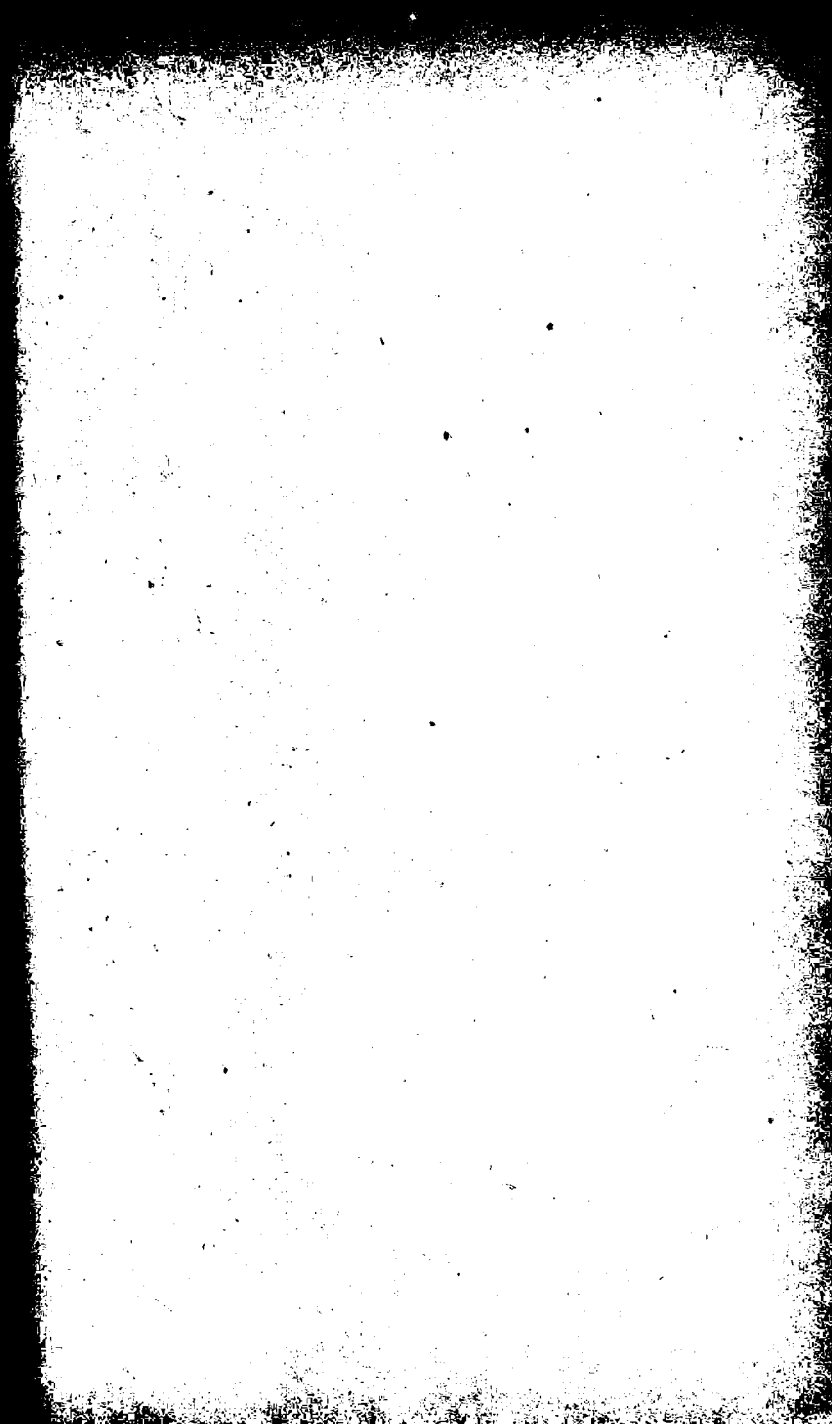
讓曰。威官並為亂本。耦傷漢室久矣。一旦更相屠并。必兩斃而後已。理勢然也。故竇武何進倚母后。恃元
 勇握兵柄。操大權。繡攬豪傑。登庸名士。欲盡除閹穢。卒之身死而族滅。以亂除亂。神明不與也。進復懷諫
 違衆。卒召外寇。疣潰身殫。遂淪鼎命。悲夫。鄭泰之止進召卓。不用而去。可謂見機而作也。及與何容發山
 東之謀。祇為亂階。亦猶進之召卓也。容卒以憂死。泰可謂幸而免矣。國之將亡。殆如膏肓之疾。動之死地。
 雖雷扁和秦。原注。雷公。扁鵲。醫和。秦越人。莫能善其術也。種劭父子死國。烈氣凜凜。為不死矣。

謹案。目錄王允傳附王宏。士孫瑞。趙戩。今止存趙戩一篇。其王允。王宏。士孫瑞傳文俱闕。

趙戩字叔茂。長陵人。性質正多謀。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拒不聽。言色強厲。卓
 怒。將殺之。衆為悚慄。而戩自若。卓悔。謝釋之。既收葬允。三輔大亂。客於荊州。劉表厚禮焉。及曹操平荊州。
 辟為掾。後為五官騎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初昭烈襲蜀。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
 則敗。奔亡不暇。何以國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
 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忠義。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
 皆人傑也。以備之略。三傑佐之。何為不濟。卒如幹言。原注。蔚宗論曰。士龍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終
不以許仲為之。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而分。不為荀。何則。不為阻。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讓曰。嘗觀燕將之射虎。遂巡辟易。怒則鞭馬而去。視其便利。以矢殪之。王允之圖卓。射虎之術也。方其咆

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狙詐然昧夫泰定包荒之義原注·泰·九·曰包荒遂成屯難大貞之凶原注·屯·大貞凶使催汜犯順躋火未冷又生數十百卓身死而不能衛君向之權盡爲今之迂矣士孫歸功不侯有勞謙之吉原注·謙·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保身之智卒爲亂兵所殺崑山之烈玉石俱焚吁可畏哉贊曰進本屠割馮藉椒掖智小謀大身夷族赤自我致寇死有餘責公業諸賢匡時濟難龍蛇闕起漫爲與歎奔命脫死亟走解散尤篤智計漢火復然躋炷未滅頸刃遽連明哲保身士孫獨賢終亦不免衆果勝天



續後漢書卷第八

列傳第五

漢臣

董卓 李儋 郭汜 楊奉 韓暹 梁琦 張濟 李樂 胡才

韓遂 馬騰 成公英

張楊 董卓

呂布 張邈 鮪弟超 陳宮 高順 陳珪

謹案董卓傳闕

韓遂字文約。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為督軍從事。遣遂奉計詣京師。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請與相見。遂說進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及北宮伯玉等反。劫章。遂為謀主。遂因殺伯玉及章。與馬騰合。馬騰者。字壽成。右扶風茂陵人。伏波將軍援之後也。其父謹案。後漢書注。父平。蜀志注。字子顯。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隴西。與羌錯居。娶羌女。生騰。騰少貧。嘗從鄆山新材木。負販自給。騰身長八尺餘。軀幹洪壯。面鼻雄異。而性仁厚。人多敬愛之。涼州募民有勇力者。謹案。陳志馬超傳注。王國等及氏羌反叛。州郡募發民有勇力者。騰應募。耿鄙見而異之。署為軍事。典領部曲。討賊有功。遷軍司馬。拜偏將軍。及與遂合。勇常冠軍。遂騰之敗於長平觀。而走涼州也。遂還金城。騰屯汧隴間。時西州少穀。騰表言軍人乏食。求就穀池陽。遂移屯長平岸頭。池陽將王承等恐騰為害。乃攻騰營。騰適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東。與韓遂結為異姓兄弟。甚相親厚。後以部曲相侵入。

更爲警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連兵不釋。下隴戰關中。建安七年，曹操欲圖呂布，恐袁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乃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牧韋瑒和解之。繇移書遂，騰爲陳禍福，遂各釋兵。遣子入侍，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連和遂。騰陰許之。繇乃使傅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寇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強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事定奉辭責罪，將軍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氏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勢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惟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與繇會擊援，大破之。操乃徵騰入屯槐里，轉拜前將軍，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騰進賢待士，於救民命，撫存瘡痍。三輔安之。曹操將伐荊州，復使張旣說騰，令釋部曲入宿衛。騰許之，已而更猶豫。旣恐其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三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操表騰爲衛尉，以超爲偏將軍，領騰營。又拜超弟休爲奉車都尉，休弟鐵騎都尉。徙其家屬皆詣鄴。惟超獨留。十六年，曹操遣夏侯淵會鍾繇討張魯，關中諸將疑爲襲己，起與韓遂等十部皆反。東扼潼關，據有關中。曹操親征，以譙計間超，遂使相疑，因擊遂等大。

破之。操軍還，誅騰夷三族，超復與遂破隴上諸郡。超敗奔漢中，復出，遂復與之圍祁山。超復敗走，夏侯淵追遂至於略陽，攻燒長離羌屯，遂救長離，淵邀擊大破之。遂以餘衆還歸金城。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張魯，至河池，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遂，送首於操。遂自靈帝末始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初隴西人宋建在枹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置百官，亦三十餘年。曹操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咸公英者，金城人，中平末，隨韓遂謀議軍事。建安中，遂自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惟英獨從。其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克。遂歎曰：「丈夫困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讎叛，人衆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舉事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自棄巢窟而依人乎？」遂曰：「吾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耳。夏侯之衆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留，且息肩於羌中，以贖其去，招呼故人，綏會羌胡，猶有可爲也。」遂從其言。時衆尙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胡，羌胡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留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操。操見之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過前，操命射之。三發皆中，應弦而斃。操抵掌笑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下馬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主人在，實不來也。」遂流涕哽噎，操嘉其忠，益親敬之。魏黃初時，河西復亂，遣英佐涼州。平隴右病卒，閻行者，金城人，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爲韓遂裨將。建安初，遂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以勇稱。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搗超，幾殺之。十四年，遂使詣曹操，操厚遇之，表拜健爲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遂，遂

操旨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今當共匡輔國朝。行因謂遂曰。將軍與軍以來三十餘年。民疲瘁。所處又狹。宜早有所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遂曰。且可復觀望。數歲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遂西討張猛。留行守奮營。而馬超等反。舉遂爲都督。及遂還。超謂遂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爲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爲子。行諫遂。不欲令與超合。遂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曹操與遂交馬語。行在其後。操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遂還金城。操聞行前意。故但誅遂子孫。在京師者。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爲。使人笑來。吾前後與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爲人養者也。遂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納之。操果疑行。會遂使行別領西平郡。乃勒其部曲攻遂。不勝。將家人東奔操。操表封列侯。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楊傳。今闕。止存附傳董承一篇。

董承。靈帝母永樂太后之姪。獻帝之舅也。既召曹操遷於許。以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繡已。百官備員而已。帝不勝操專偏。置密詔衣帶中付承。令與昭烈結天下義士共誅操。未發。操遣昭烈東征袁術。承更與偏將軍王服謀曰。郭多有數百兵。壞李傕數萬人。願足下與吾同否。昔呂不韋

之門須子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猶是也。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當子門而大。不韋入秦。說華陽夫人立子楚。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始皇立。不韋不韋于蜀。飲鴆而死。服惶懼不敢當。且曰：兵少耳。承曰：舉事訖得操成兵。願豈少耶？今長水校尉種輯、議郎吳碩、吾腹心辦事者，遂與服及輯、碩決計事。承等皆為操所誅，夷三族。

謹案目錄。此下有呂布傳。今闕。

議曰：卓為羿莽而姦計不足。其暴戾淫虐過之。是以遽起而遽滅。適足以貽禍而資羣盜。遂使兇孽蠶刺天。肆獮賈怒。鴟奪豨呀。劫質天子。囚戮公卿。折并頓擲。盪耗漢家。神靈漸熄。銷沒而後。各就誅夷。自昔國亡驅除之際。未有若斯之亂且酷也。韓遂馬騰跳跟河右。盆起始亂。聚散不常。梗踣關輔三十餘年。軼勝廣矣。原注。漢書。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夏人也。二世元年。發闕左戍漁陽。勝廣皆為屯長。行至蕪大澤鄉。與其徒屬約。稱大楚。勝自立為將軍。廣為都尉。入據陳勝。乃立為王。廣為假王。張楊有奉迎之功。據河山之郡。而無雄才。卒墮匹夫之手。智不足稱也。董承無何進之力。又無王允之術。幾事不密。反為操所圖。遂使昭烈去而不復。王室無所依賴。操乃窮兇極狠。仇怨天子。蜚血禁籙。躡尚宮闈。怒而不置。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承之謂也。呂布翻覆虓猛。而不知義。至于禽戮。乞解縛自效。豈天也哉。昭烈當屯難之際。屈身于布。以貴下賤。及其禽布。健決誅之。奮其乾剛。盡龍德飛潛之義矣。贊曰：召戎啓釁。運極厄會。視塞風饜。虎躍鯨沛。逆鉄淬日。兇鋒掃宇。翻覆宗社。廢立君主。血饑咸京。金盈郡塢。巖巖公師。烈烈尙父。雖伏天誅。竟委皇綱。梟振蠶團。紛紜寇場。乾坤榛蕪。王猷允亡。楊雖有功。承實

續後漢書 卷八

不智遂敢首禍。布弗知義。共爲妖孽。穢我神器。

續後漢書卷第九

列傳第六

漢臣

袁紹字子耀，涿郡高幹。紹，漢記。紹，字子耀，涿郡高幹。紹，漢記。

袁紹上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自司徒安，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紹，司徒湯之孫，司空逢之庶孽也。出後伯父五官中郎將成。原注：後漢書。安字邵公，颍父良。習孟氏為。安傳良學。舉孝廉。除陰平長。永平十三年為河南尹。遷太僕。元和三年拜司空。章和元年代桓虞為司徒。時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嗚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四年薨。子獻，字叔平。安帝元初二年代劉愷為司空。安孫滂，字仲河。桓帝初為司空。累遷司徒。太尉。馮次子遂，字周陽。靈帝時為司空。遂弟隗，字次陽。獻帝初太傅。為董卓所害。魏書。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擁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衛異母兄也。出後成為子。英續記。成字文開。壯健有節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梁冀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少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早喪其父，及遭母喪，去官三年喪畢，追感幼孤，再服父服。凡廬墓六年。紹壯健有威容，既累世台輔，豪傑歸仰，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之抗禮。輜輶柴穀，填接街陌。自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與張邈、何容、伍瓊為奔走友。曹操傾慕，亦內交焉。於是聲望甚盛。及徙居雒陽，不安通賓客，養名自重，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

睥睨權倖不應辟命

原注。英雄記。紹隱居雒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裴松之曰。案魏書云。紹。達之

庶子。出後伯父成。如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于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宦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于省中曰。袁本初坐作

聲價不應呼召。好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太傅隗聞之。責數紹曰。汝不改行而與時偕。且

破我家。始辟大將軍。何進掾。為侍御史。遷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以紹為中軍校尉。原注。

後漢書作佐軍校尉。靈帝崩。少帝即位。紹使客張津說何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

利。將軍宜整頓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謀誅閹官及蹇碩。令趙忠圖進。事覺。誅碩。紹說進曰。

碩既伏誅。不盡滅其黨。必為後患。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

紹脅進曰。今釁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禍至。復為竇氏矣。進乃白太后。太后不

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黃門常侍聞之。皆詣進謝。惟所錯置。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再三。進不許。轉

紹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紹使雒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從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

二百人入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殺之。宮中亂。術將虎賁燒南宮

嘉德殿青瑣門。欲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殺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又捕

趙忠等斬之。原注。山陽公載記。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遂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乃閉北宮門。勒兵捕諸閹宦。無少長皆殺之。急追珪

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將兵至。騎都尉泰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累拒詔命。今乘亂而入。將

有異志若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罷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于春秋未有失德聞于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國家大事請出與太傅議卓復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縣節于上東門而奔冀州原注：英雄記：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山陽公載記：卓以袁紹棄節。改第一葆爲赤旄。裴松之曰：紹于時與卓未構嫌。故卓與之諧謀。若但以言譏不。而顯其競爽之旨。以觸喉關之鋒。有速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時卓暴戾。氣凌一時。決計廢立而紹忤之。故致盆罵。紹亦一世之傑。氣自蓋卓。揖卓既廢帝立陳留王。購紹急侍中周秘。案：陳志瓊議郎何容等爲卓信待而陰爲紹地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原注：回鄉侯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紹遂以渤海起兵與後將軍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伉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原注：英雄記：瑁字元偉。元族子。先爲兗州刺史。甚有威濟北相原注：原本說北海相。據後漢書改。鮑信等十郡守相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董卓爲名紹與王匡屯河內伉屯

潁川馥屯鄴。邈、岱、瑁、遺、咸屯酸棗。共約盟誓。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卓聞紹起兵。乃誅其叔父太傅瓌及太僕基。使司隸宣璠收袁氏宗族在京師者。尺口以上皆殺之。原注。卓別傳。悉燒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鄴藏之。既而卓脅遷車駕。西幸長安。卓留據雒陽。焚燒宮室。發掘陵寢。獨長沙太守孫堅與卓戰。屢破之。紹等皆畏卓。莫敢先進。諸軍十餘萬。列營酸棗。日置酒高會。曹操爲陳計策。不從。引兵與卓將徐榮戰。不利。詣揚州募兵。紹還屯河內。諸軍食盡。衆散。卓遣少府陰修等譬喻諸將使罷兵。紹等各執其使殺之。是時豪傑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蠶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豪傑歸心於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遺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方聽紹舉兵。而謀于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未晚也。劉岱遺馥書曰。董卓無道。天下所共攻。死在旦暮。但卓死之後。當回師討文節爾。擁強兵。阿凶逆。寧可得置。馥大懼。歸答于惠。將殺之。從事耿武排閣伏惠上。願并見斬。得不死。作徒被赭衣。掃除。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自是山東州郡互相吞滅。不復謀討卓矣。初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卓。與諸將西行。不爲民人保障。甫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清亂。州遂蕭條。悉爲丘墟。和病卒。紹使臧洪領青州。以撫

之二年紹與山東諸將議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拒不受張楊自上黨率衆數千歸紹紹使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意益深疑于紹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原注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辭逼迫于倉卒必自遜讓可因據其位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原注謝承書韓字元才才志安遠文武秀出父特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及馥所親穎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南來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不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馥性懼怯因然其計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謹案後漢書作騎都尉沮授此作治中李歷從魏志也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

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奐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浮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刃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而實無所領御。引廣平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播遷。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霸。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君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怖。濟河而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擢冀州之衆。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禽。震脅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之衆。迎大駕于西京。復宗廟于雒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武將軍。

原注。獻帝傳。授少有大志。多權略。仕州別駕。魏郡審配。原注。先賢行狀。配字正南。少忠烈慷慨。鉅鹿田豐。原注。先賢行狀。豐字元皓。鉅鹿人。少爽親。居喪哀。日月雖過。笑不至矧。博覽多識。名重州黨。初辟太尉府。舉茂才。遷侍御史。聞宣擅勒。並以英賢被害。豐乃棄官歸家。袁紹起義。卑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王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紹命。以爲別駕。

正直不得志于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荀彧皆爲謀主。原注：英雄記。紀字元圖。初紹去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舉事。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

馥第，拔刀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腳。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澗，以書刀自殺。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于東光，遷屯廣宗，威震河朔。時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紹與術亦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取堅陽城，堅還擊昂走之。術遣瓚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禍起于紹也。遂出軍屯滎河上，疏數紹罪惡，遣兵攻紹。冀州諸城望風響應，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去，紹領渤海兵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紹乃自出擊瓚，陳于界橋南二十里。瓚步兵三萬。議案：兵三萬與後漢書合。陳志：英雄記俱作二萬。列爲方陳，騎萬匹，分爲左右兩翼，白馬義從爲中堅，亦分爲兩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鎧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精兵八百爲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陳于後。義久在涼州，曉習羌鬪，兵皆精銳。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強弩雷發，瓚軍大奔。臨陳斬瓚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原注：真人水鏡經。凡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輔也。卽周禮司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見瓚已破，不復設備，發鞍息馬，帷帳。

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亂矢雨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
 兜鍪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牆垣間邪。促使強弩競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為紹。頗稍引卻。會
 麴義來迎。騎乃散去。紹振旅還鄴。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湊挑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復出。紹乃與
 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士卒疲頓。遂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磾、
 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于百里。上拜奉朝命。岐住紹營。遣書告瓚。瓚遣使與紹書曰。趙
 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
 危害。世祖解紛。乃俱陞見。同輿共出。嫌難既釋。時人美之。原注。後漢書。賈復部將殺入於順川。寇恂戲之于市
 道。稱疾而還。帝乃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
 未定。兩虎安得相讓。今日朕分之。于是並坐。恂歎。遂共車而去。遂及而去。自曹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
 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紹乃領兵南還。三月上巳。會賓從于薄落津。修禊事以為樂。原注。魏書。軍中。鄴
 兩水之上。乘蘭祓除不祥。風俗遺。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疾病。禱者。禱也。于水上置
 薄也。已者。社也。邪疾已去。祈介誠也。歷法三月建辰巳卯退除。可以禱除災也。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
 毒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賊十餘部衆數萬人。會于鄴中。坐客皆憂怖失色。紹自若也。原注。獻帝春秋。紹
 容親自賊陶升者。故內黃小吏。獨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不納他賊。載紹家及諸衣冠。身自扞衛。送
 至斥丘。紹到。遂屯斥丘。以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
 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豎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

賢李·大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于·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而·紹·軍·亦·疲·憊·遂·俱·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殺·之·而·并·其·衆·初·帝·之·立·非·紹·意·故·欲·立·劉·虞·帝·在·長·安·竟·不·通·問·興·平·二·年·李·傪·等·以·紹·雄·據·河·朔·威·名·日·盛·乃·拜·紹·爲·右·將·軍·其·冬·車·駕·東·還·爲·李·傪·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輔·弼·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毀·壞·觀·諸·州·郡·外·託·義·兵·內·圖·相·滅·未·有·勤·王·卹·民·者·今·州·城·麤·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卽·宮·鄴·都·挾·天·子·以·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潁·川·郭·圖·原注·九州·卷·秋·圖·字·公·則·淳·于·瓊·曰·漢·室·淩·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授·曰·今·迎·朝·廷·至·義·也·于·事·會·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之·者·矣·夫·權·不·失·獲·功·不·厭·速·將·軍·其·圖·之·紹·竟·不·從·以·圖·等·言·爲·然·原注·陳·志·初·天·子·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遂·說·紹·迎·天·子·鄴·都·紹·不·從·裴·松·之·曰·曹·操·圖·張·超·於·雍·丘·東·郡·太·守·臧·洪·從·案·獻·帝·傳·沮·授·迎·帝·都·鄴·策·而·圖·沮·之·此·稱·郭·圖·之·計·與·傳·違·也·

紹·請·兵·救·超·紹·不·與·操·拔·雍·丘·殺·超·洪·絕·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城·陷·執·洪·殺·之·建·安·元·年·帝·至·雒·陽·曹·操·迎·帝·都·許·盡·收·河·南·地·關·中·皆·附·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榜·黨·不·開·勤·王·之·師·紹·上·書·曰·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原注·淮·南·子·鄭·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譚·之·仰·天·而·哭·夏·六·月·天·爲·降·霜·說·苑·齊·莊·公·攻·莒·爲·五·乘·之·資·而·杞·梁·獨·不·預·餽·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資·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盡·汝·下·也·及·與·呂·戰·梁·遂·圖·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隕·而·隅·爲·之·崩·

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立事。至乃懷忠獲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杞婦。何能感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扇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司。詔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沖。親遭厄困。時進旣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渤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會英雄。與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勢。扼絕軍糧。不得贖保。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己。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輒承制。竊比寶融。以議郎曹操權領兗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卽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

戈加自始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成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瓊角戎馬之勢爭驅備之功者也
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稷
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宜陛下含宏之施獨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
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
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
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儲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在憤惋是
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備有德杜黜忠功以疑衆望斯
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
以希彤弓旅矢之命哉原注左氏傳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矢千誠傷偏裨列校勳不見紀盡忠爲國
翻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歎歎于杜郵也原注史記胡亥遣使者殺蒙恬恬不肯死使者即
以屬吏繫于陽周恬喟然太息曰恬罪當死矣起臨
灑屬之遠東城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遂吞藥自殺秦王免白起太傅日躔位爲師保任配
爲土伍遷之隱密白起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
鋒接刃構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
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原注周官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鄭元注曰槐之晉樹也國來人于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

取其赤心而外刺。若以臣今行權為愛，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原注：齊桓晉文，皆以諸侯行天子事，故云行權。若以衆不討賊為

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原注：左氏傳：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臣雖以赤心有刺也。

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褰衣就鑊，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原注：詩

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毛萇注曰：尸鳩之養其子。且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晉善人君子執義亦如此。絕邪詔之論，無令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為

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為之下。原注：漢制：太尉位在大將軍上。明帝以東平王蒼為驍騎大將軍，位在大將軍上。

表辭不受，操懼讓位於紹。二年春，袁術稱帝于壽春。三月，詔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象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埿。原注：音埿。禮：陽殘破，宜徙都鄆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徒都之計，既不克從

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勸詔諸賢，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為人禽，悔無益也。紹不從。會紹亡卒詣操

云：田豐勸紹襲許，操方圍張繡于穰，引兵還，密謀圖紹。四年春，紹復擊公孫瓚，瓚易京，破之，斬瓚。遂并

其衆，拓定幽、土，盡有河朔四州之地，志驕氣盈，貢御希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為黃，允宜順

天人稱尊號。原注：獻帝春秋，黃龍代赤，故包有此言。舜以土德王，故黃。漢火德，故赤。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皆言包妖妄，宜誅。紹不得

已，殺包以自解。又以初平年號與本初字合，必能克平禍亂，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以審配、逢紀統軍

事。田豐荀諝許攸為謀主，顏良、文醜為將帥，欲以攻許。原注：世稱：紹步卒五萬，騎八千。孫盛評曰：案魏武

謂崔烈曰：昨案冀州戶籍，可得三十萬衆，由此推之。

但冀州兵已如此。况兼幽并及青州乎。沮授諫曰。萬案。志注作沮。授田豐同諫。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未可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其勢易若覆手。何必乃爾。授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馮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迎天子。建宮許都。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今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非見時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于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侵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于外。不宜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騎都尉崔劌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可攻也。紹不從。

袁紹下

五年。昭烈殺徐州刺史車胄。據沛。以圖曹操。操懼。乃自將擊昭烈。田豐說紹曰。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不可卒解。舉兵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

杖擊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遭難遇之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遂疏焉曹操畏紹渡河急擊昭烈破之昭烈奔紹紹于是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械繫之紹乃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禍祖宗焚滅汗辱至今永爲世鑒原注。史記。秦二世夢白虎覆其左驢馬。殺之。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爲崇。二世乃寤望夷。及臻呂后季年。爲世鑒。欲祀涇水。使使買黿龜高以監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殺二世。二世自殺。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于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饗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匭搆養因賊假位與金輦璧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原注。騰。嵩事並見曹操傳。後漢書。左悺。河間人。爲小黃門。徐璜下邳人。爲中常侍。操贊閣遺醜。本無懿德。標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原注。書官義。衛青征匈奴。大克獲。帝。統拜大將軍于幕中。因曰幕府。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于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

取用故遂與操同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

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將賊威柄原注文選注法言曰羊

以虎文也李賢引續漢志云虎賁將冠鬪冠虎文單衣原注賈而虎皮晉操本羊質而被

文選注獎勳也又曰賊成也言獎成其威柄也冀獲秦師一克之報原注左氏傳晉敗秦師于穀秦伯

不出遂霸西戎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得兗割剝元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

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

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原注左氏傳圍宋彭城非宋地也于景為宋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

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原注謝承後漢書操圍呂布于濮陽為布所破則幕府無德于兗土

之民而有大道于操也後會變復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原注禮記各司其局

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室原注志注作王

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原注應劭漢官儀尙書為中臺御史爵賞由心刊載在口所愛光五宗

所惡滅三族原注五宗高祖及孫三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

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

忒不顧憲章原注事見彪本傳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是以聖朝合聽改容加錫原注文選作飾操欲迷

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恭肅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謹案宋書

魏武帝有發丘中郎摸金校尉

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

科防互設督繳充蹊坑奔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于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乃欲摧撓棟梁孤窮瀆室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

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于是操師震懼晨夜

通懸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原注獻帝春秋操引軍造河託言助紹實圖襲鄴以爲實從會費被滅紹亦驚之以軍逼屯守敖倉

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

原注莊子蓬伯玉謂顏回曰汝不知夫蓬蠶乎怒其特以當車輪

幕府奉漢賊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書中黃育獲之士

原注戶

伯曰余左執大行之鑿而右搏影虎

戰國策范

聘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

原注高幹

青州涉濟濕

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摘其後

原注劉表

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

以沃燧炭有何不消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

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楊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若週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

吹揚素塵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揚翼。莫所凭恃。雖有忠義之佐。脅于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諸案。此據文皆據三國志節錄。文選。故與後漢書者不同。紹進軍黎陽。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貨財以與之。曰。夫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克伯珪。衆實疲弊。而將驕主怵。軍之破敗。在此行也。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其今之謂乎。紹先遣顏良攻操將劉延于白馬。授又諫紹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延。與良戰。斬良。紹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昭烈及文醜挑戰。操又擊破之。斬醜。再戰而禽二將軍。中大震。操還軍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又說紹曰。北軍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軍。南幸于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

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起土山。射營中。矢下如雨。營中蒙楯而行。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軍呼爲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操軍糧盡疲困。多叛應紹。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操之鈔。紹不從。許攸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軍星行掩襲。許拔則奉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遂奔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之。紹聞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操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操營固。攻之必不拔。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操大破瓊等。斬之。盡燔其穀。紹軍恟懼。郭圖慙其計。反譖張郃于紹曰。郃快軍敗。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降。于是紹軍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集。餘衆降操。操盡阬之。前後八萬人。沮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爾。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智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

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紹乃誅之軍還或謂田豐曰君必見重矣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迂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盡內忌將發吾必死矣紹軍士既敗皆拊膺泣曰向令田豐在此必不至于敗也紹謂逢紀曰冀州諸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推田別駕前諫止吾與衆不同吾亦暫見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于是謂僚屬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初操聞豐不從戎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復日向使紹用其別駕計尙未可知也原注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君貴善才臣倫最主君用忠良則霸王業隆臣奉闇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敗敗則已必死甘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子所事虛不存己夫諸侯之臣義有去就况豐與紹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審配二子爲操所禽紹將孟岱言于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計郭圖辛評亦以爲然紹遂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素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曰配天性烈直每慕古人之節必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願公勿疑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也今所陳者國事也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與親厚冀州城邑叛紹者紹稍復擊定之紹爲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于色而性矜憤自高短于從善故至于敗六年曹操以紹新敗欲乘其困遂定之夏四月揚兵河上擊紹倉亭軍破之紹軍不出操乃還七年春操復進軍官渡紹自軍敗憤發病嘔血夏五月卒紹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悼念市巷揮涕如喪所親紹後妻劉性酷妒紹死未殯盡殺紹寵妾五人曰死者有知當復被寵地下

乃髡頭墨面殘毀其形。又盡滅其家。紹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尙字顯甫。譚長而惠。尙少而美。劉氏有寵而愛尙。數稱于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以為嗣而未顯言之。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原注。慎子。兔走于街。百人逐之。食人俱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為未分定故也。積兔滿市。過不能顧。非不欲逐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且年鈞以賈德鈞則卜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敗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紹曰。吾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曰。禍其始此乎。于是以中子熙為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譚至青州。其土自河而西。不過平原。譚北排田楷。東破孔融。曜兵海隅。威惠甚著。流民多歸之。寢以富強。其後信用羣小。驟奢淫佚。華彥孔順。姦佞猾險。委以腹心。別駕王修。忠良正直。備員而已。使婦弟領兵。內草竊市井。外剽掠田野。又使兩將募兵。屬縣有賂者免。白籍貧民。竄伏丘墓。放兵捕索。如獵鳥獸。于是聲望大損。境土蕭條。復始至之日矣。及紹卒。嗣猶未定。遂紀審配以驍縱為譚所惡。辛評郭圖皆比于譚。而與紀配有隙。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與劉氏謀矯紹遺命。奉尙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出屯黎陽。尙少與之兵。而使逢紀隨之。譚求益兵。審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八年春。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于尙。尙乃留審配等守鄴。自將助譚。與操相拒于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譚案。後漢書與此合。陳志作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尙敗。夜遁還鄴。操追至鄴。收其麥。尙遣擊破操。操軍還許。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今操軍退。入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幾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

不易甲。譚大怒，郭圖幸諍，因謂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審配之謀也。譚遂引兵攻尙，戰于門外。譚敗，乃引兵還南皮。王修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遣欲更攻尙。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天下。譚不從。譚將劉詢起兵，濕陰以叛。譚諸城皆應。譚歎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修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安太守，尙復自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奔平原。尙軍館陶，譚復出擊尙，尙敗走險。譚追擊之，尙設伏出奇，復大破譚，僵尸十餘里。譚復走保平原。尙復攻之，戰于門外。譚軍復敗。郭圖說譚曰：「今將軍國小，兵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外則不敵，愚以爲可呼曹操使擊顯甫，操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西，自鄴以北，盡可獲也。若顯甫破敗，其兵散亡，又可斂取以拒操。操遠來糧餉不繼，必自逃去，則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操爲對矣。譚始不納，後遂從之，問誰可使。」圖曰：「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操請救。時操南擊劉表，次於西平，毗見操致譚意，且陳取尙平河朔策，以自結于操。操大悅，乃許譚平。劉表遺譚書曰：「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遷，山河遐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

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不顯之祚摧嚴敵于鄴都揚休烈于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痛青蠅飛于竿旌無忌游于二壘原注無忌楚讓人費無忌使股肱分成二體胥膺絕為異身初

聞此問尙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原注左氏傳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相征討棄親

即仇之計已決旃旆交于中原暴尸累于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于

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于長世者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句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于齊未若太公之忿于曹也宣子之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原注公羊傳紀

侯大夫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卒乎周紀侯置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讐乎雖百世可也左氏傳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伐齊濟河病目出及卒而視不可含士句讎之曰主荀繆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視受含荀偃字伯游宣子即士句也且君子遠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

惡聲況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于當時全宗祀于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遜順之節

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今仁君見憎于夫人未若鄭

莊之于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于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捐弃百病追攝

舊義復為母子昆弟如初原注左氏傳鄭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段請京使居之段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莊公伐段段出奔共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願考叔

也。漢漢。遂爲母子如初。史記。舜母死。曾更娶妻生象。象常欲殺舜。舜踐帝位。封象有庠。爲諸侯。今整頓

士馬。瞻望鵠立。又與尙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闕伯實沈之蹤。忘常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偃尸

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師。原注。史記蚩尤作亂。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禽殺蚩尤。周公東伐淮

其君蒲姑。皆所以剪除穢害而定王業。非強弱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今二君初承

宏業。纂繼前轍。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惟義是務。惟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剛柔相

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爲人用。今青州天性峭急。迷于曲直。仁君度數宏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優容

劣。先除曹操。以平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評。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己復禮。當振旅長驅。共

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遵而不改。則胡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仁君之役哉。此韓盧東郭。自

困于前。而遣田父之獲者也。原注。戰國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

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

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憤躍鶴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

袁族其與漢升。降乎如其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譚尙並不從。曹操遂還救譚。十月至黎陽。尙聞操渡河。

乃釋平原還鄴。尙將呂曠。高翔。叛歸曹操。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操知譚詐。乃爲子整聘譚女。以安

之。而引軍還。九年三月。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于平原。配獻書于譚曰。配聞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

逆耳。便于行。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

親疏一也是以周公垂涕以蔽管蔡之獄季友獻款而行叔牙之誅原注。左氏傳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

向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倍叔待于誠。屈氏使誠。季款之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寢。是而卒。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衛靈公廢

蒯聵而立輒蒯聵為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為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

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原注。公羊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者何。衛之邑也。曼姑不言入于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于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何。蒯之邑也。曼姑為不謂入于者何。蒯之子也。然則曼姑為不立蒯聵而立輒。公孫孫而輒。輒之義為固可以立也。父子猶然況兄弟乎昔先

公廢細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為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為兄子將軍謂先公為叔

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之廬而將軍齋于聖室出入之分于斯益明時凶

臣逢紀安素蛇足原注。戰國策。楚有詞者。屬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盡一人之蛇足。奪其卮曰。蛇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然亡其酒。曲辭諂媚。交亂懿親。我將軍奮赫然之怒。誅不旋踵。將軍亦奉命

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強胡簡命名將

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

雁行賦為營主雖傾倉覆庫翦剝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唇

齒輔車不相為傷原注。左氏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處輔之謂乎。謂為將軍心合意同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軍

家何圖凶險譏罵之人造始無端騁專姦利至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襲關沈之迹

既先公廢立之言遠近者在喪之位。悼紀綱之理不順。逆順之節。橫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禮。遂放兵鈔突屠城殺吏。交屍盈原。裸民滿野。至于髡髮削膚。割截支體。冤魂痛于幽冥。創痍被于草棘。又乃圖獲鄆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我州君臣士友假寐悲歎。念欲靜師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詎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萬世之業。且三軍憤慨。人懷私怒。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爲禦侮。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加屠辱。各二三其心。隕陳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兵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惠。原注。親親之道也。親親之道也。而乃尋蹤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重怒。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烟相望。涉血千里。邊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敵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伏惟將軍至孝烝烝。發于岐嶷。友于之性。生于自然。卒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徽符。輕策財于蠶土。貴名高于丘嶽。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仇敵。委慈親于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聽斧鑕。

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反旆。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原注。荀子。絕人。譚得書。登

城而泣。既劫于郭圖。又以兵鋒累交。遂不納。曹操進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蘇由為內應。謀泄。與配戰。

城中敗出。奔操。操遂為土山地道攻之。配亦于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札。謹案。馮札與後漢書。為內應。開突

門內操兵三百餘人。原注。墨子備突。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置突門內。度門

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門。門閉。入者皆死。操乃鑿塹圍城。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

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餓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軍萬餘人未

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研問事。杖繫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

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復責怒守

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

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穀。夜簡

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尚乃依西山來。東至

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應之。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操逆擊之。敗

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操復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求降。不聽。尚還走藍口。謹案。藍口與後漢書。操

復進急圍之。尚將馬延等臨陳降。衆大潰。尚奔山中。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

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初譚之去辛毗郭圖家得出而辛評家獨被收及操兵入配在城東南角樓見之知城必陷忿辛郭破壞冀州遣人馳詣鄴獄指殺評家配乃拒戰城中操兵生縛配詣帳下毗聞配屠評家逆以馬鞭擊配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且汝今日能生殺我邪有頃操見引謂配曰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操曰自卿子榮爾謹案志注作自備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操復謂曰曩者孤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爾操曰卿忠于袁氏父子亦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意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原注樂安山陽公載紀及袁暉獻戰于門中既敗逃于井中於井獲之裴松之曰配一代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于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降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棄輪墨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觀聽誠誠後生矣實史籍之罪人達學之所不取者也

初冀州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合笑謂配曰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羨汝生邪臨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見者莫不歎息操以尙在乃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操子丕見熙妻甄氏美即納之高幹以并州降復為刺史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略取甘陵安平渤海河間攻尙于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還屯龍溪十二月操討譚軍其門譚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明年正月急攻之譚欲出戰軍未合而敗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恆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能富貴汝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李孚自稱冀主簿求見操曰今城中強弱

下叛亂。少帝幼弱，爲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欲立爲主。紹與冀州牧韓馥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登死于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原注：夷貊。伍子胥名員。父曰伍奢。楚平王。殺之。奢爲太傅。并殺奢。及尚。員逃奔吳。事吳。遠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王閔廬。導之伐楚。入郢。掘楚平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

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僚。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尙未厭，復欲興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爲先。太傅公仁慈測隱，雖知賊卓必爲禍害，以信徇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爲此，非所敢聞。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爲。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仇。況非君命乎？懼懼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會虞拒不從，議遂寢。術表孫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使率荆豫之卒擊破董卓于陽人。袁紹因堅討卓未反，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所走之，豐隙遂成。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乃各外交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于紹。術怒曰：羣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表于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紹烈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爲劉表所逼，引

連破之乃將其餘衆奔九江初揚州刺史陳溫卒紹遣袁遺領州術攻遺敗走沛國爲亂兵所殺術用下
邳陳瑀爲之術敗欲赴壽春瑀拒不納術退保陰陵收兵攻瑀瑀敗走歸下邳原注案陳志術以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陳溫領其州英雄
記謂溫卒遺敗而瑀爲之記瑀爲詳故取之術自領州兼稱徐州伯以張勳橋蕤爲將軍李傕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乃授術左

將軍假節封陽翟侯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日磾憂恚嘔血死術見識書言

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原注當塗高者魏也術自以術及路皆塗也故自言應其職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

原注袁濬塗陳公族大夫袁氏其後也火生土故云以黃代赤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壁妻奪之原注吳書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

城南甄官井上且有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璽者以投井中江表傳案漢獻帝起居

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于關上又大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璽明其僞也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不在六璽之數安得處其說乎應氏漢官皇甫世紀其論六

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爲錯未知兩家何者爲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祕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蹟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強謂之僞不亦誣乎陳壽爲破唐傳亦除此說

以神器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爲七者也吳時無能辨玉故天子以金爲璽璽雖以金子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璽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爲僞不遇其義者爾裴松之曰孫堅于與

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消匿不言此爲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爲國華而不知損聖之令處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尙在孫門

匹夫體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于曹陽術大會羣下因謂曰今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于諸君何如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

文王積德累功三分天下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孰若有周之盛漢室衰微未至殷紂之弊術默然使召張範範辭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徵福于齊桓擬迹于高祖可乎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聞術欲僭號與書諫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原注天官書有司非四星主司過失聖王建敢諫之鼓原注鄧析子幾置敢諫之鼓舜立辨勝之木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

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練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說其必爾民何望乎曩者董卓無道輒擅廢立陵虐王室敢行弑逆禍加太后暴及宏農略烝宮人發掘陵寢焚毀宗廟廢賊忠良劫遷乘輿天子播越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神武外振元惡內斃幼主東顧乃俾保傅奉宣明命使各罷兵修文偃武與之更始而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傑依朔北正禮阻兵江游元德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棄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乃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豈海內所望之意哉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使時無失道亦無由逼取之也今幼主非有惡于天下徒以春秋尙少脅于強臣而欲奪之懼非湯武之舉也卓雖狂放猶不敢廢主自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動悍之虜是以斯須遊魂尋已

勢滅今四方之人皆便戰鬪各據方州地廣兵強乃欲爲卓所不爲以逆隨之是取禍也且天下神器不可虛干般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原注漢書元年冬十月五鳳集于東井沛公至霸

上後漢書南頓君生光武皆因民之困瘁于桀紂之政毒苦于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

下非憑乎幼主尊明無受命之德一旦登即尊位祇聚天下之兵爾天子之貴四海之富夫誰不欲義不

可也是以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可以爲監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

德天下咸歸心焉若除其偏補而相之必成中興之業致周之盛則且棄之美率土所望縱使幼主有他

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漢統而固劉宗比跡周靈誓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罔極

使君五世相承原注安生京京生馮馮為漢臺輔榮寵之盛莫與爲比宜效忠守節扶國家之顛頓念

社稷之危阨以奉祖考之志報漢室之愿夫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曲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

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謂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

誰能違我蓋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爲難圖之事抗難保之勢以徵羣敵之氣生衆人之心反忠爲逆

累世之公族一舉而喪之後雖有悔恐無及矣忠言逆耳幸留神聽術不納策遂絕之

袁術下

建安二年因河內張炯符命遂僭號自稱仲家謹案仲家與後漢書合魏志作仲氏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百官郊

視天地沛相陳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遊。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並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興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于耳，骨肉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術欲以故兗州刺史金尙爲太尉，不許而逃。術追殺之，乃遣使者韓允以稱帝事告呂布，并爲其子聘布女。布執允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賂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于蘄，以拒操。操擊破之，斬蕤，勳退走。術兵弱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爾。寧以一人之命救百姓于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邪？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己陵物，及竊僞號，淫侈滋甚，腰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梁肉。原注：九州春秋：司隸馮方女，國色也。遭亂揚州，術登城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害其以有心志，益哀之。諸婦人因共絞殺，懸之。術以爲不壽，而乃厚加殮葬。自下飢困，莫之簡卹，于是資實空盡，不能自立。四年夏，乃燒宮室。

奔其部曲陳簡讀案。陳簡與後漢書合。陳志作陳簡。雷薄于灤山復爲簡等所拒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慙不知所爲遂歸

帝號于紹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角逐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惟強者兼之

爾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人戶百萬以強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

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昭烈

微之不得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糧儲祇有麥屑三十斛盛暑求蜜漿不獲坐簣

牀良久乃大咤曰袁術乃至是乎頓伏牀下嘔血斗餘死術從弟允畏曹操不敢入壽春奉術柩及妻子

依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孫權宮子耀仕吳爲郎中原注。陳志董卓袁紹袁術劉表共一傳。評曰。董卓狼戾賊

忍。暴虐不仁。自書契以來。殆未之有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

。喪陸陷漢南。紹驚揚河朔。然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

嗣顯顯。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范增之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于羽遠矣。裴松之曰。策討無道。素

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殺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隕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

忍之性。實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爲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于辭爲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繼并

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神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

其大惡。其大惡。議曰袁氏奕世公鼎高風義軌冠冕海內紹資望夙著一旦提劍而起汎除闔豎肅清宮闈心不義卓殺

袂而起則有英雄之志矣于是山東討賊推爲盟主河朔服義讓以方州卒連幽并青冀制天下之半

材勇效命智謀貢策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則桓文之舉也乃猜忌自用潛懷不軌稽突事機爲其所先

忿兵犯順折紐以死。幼長倒置。禍起骨肉。家聲委地。咸其自取也。術特冢中枯骨。敢好大分。罪浮于紹矣。

沮授田豐計。畫不用而不能去。卒蹈其難。其猶在亞父之後乎。原注。史記。項羽疑范增。請奪其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行

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審配慷慨壯烈。死于袁氏。豈君子之澤猶未斬也。劉表譬解譚尙。深明嫡庶長幼之分。而身感

于瑒琦。可謂九江之龜。靈于人而不靈于己者也。原注。書。九江納錫大龜。莊子。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元

之龜。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贊曰。二昆挺挺志清王路。豐勇奮禍。關凱僭據。得雉失盧。夫豈操敵。隕身赤宗。諸子狼藉。豐授智計。豈劣

攸翻事非其人。詒誦千古。

續後漢書卷第十

列傳第七

漢臣

陶謙 字季恭 公孫瓚 子康 公孫度 子康 糜子見 糜 涓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為諸生年十四猶綴帛為幡乘竹馬而戲邑中羣童皆隨之故蒼梧太守同縣甘公遇之遂見其容貌異之因許妻以女其妻聞之怒曰陶家兒放戲蕪度何乃以女許之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妻之謙性剛直有大節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郡守張磐同郡先輩與謙父友意殊親之謙恥為之屈非公事不見也磐故留謙宴飲起舞屬謙謙不為之起強之乃舞 陳志作及舞太平御覽作乃舞與此合而不轉磐曰不當轉邪謙曰不可轉轉則勝人由是不樂而罷竟委官去累遷幽州刺史徵拜議郎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拜謙揚武都尉從嵩征羌大破之邊章韓遂為亂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溫遇謙甚厚而謙內輕溫及軍還百寮高會溫屬讓行酒謙衆辱溫溫怒徙謙于邊或謂溫曰陶恭祖本以材略見重一朝以杯酒過失不蒙容貸遠徙不毛厚德不終四方人士何所歸仰溫乃追還謙或勸謙謝溫遇溫于宮門謙仰曰謙自謝朝廷豈謝公耶溫曰恭祖癡病尙爾未除待之如初徐州黃巾

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儁為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儁為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儁會徵儁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深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

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原注

漢書列傳注。謝承書曰。謙姿量茂才。遷為太守。謙奏作國宜。劉放曰。按紀作國宜。漢書作國宜。劉放曰。按紀作國宜。注云。國黨童子之後。此作國黨。自稱天子。謙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之。而并其衆。曹操父嵩避亂琅邪。謙

別將守陰平。原注。後漢列傳注。縣名。屬東海國。故城在沂州承縣西南。士卒利嵩財寶。遂共劫殺嵩。操與謙有故怨。遂歸咎于謙。欲

伐之。而畏其強。乃遣使說儁。令東山罷兵。詔曰。今海內擾攘。州郡起兵。征夫勞瘁。寇難未弭。或將吏不

良。因緣討捕。侵侮黎民。離害者衆。風聲流聞。震蕩城邑。丘園懼于橫暴。貞良化為羣惡。此何異乎抱薪救

焚。扇火止沸哉。今四民流移。託身他方。攜白首于山野。棄稚子于溝壑。顧故鄉而哀歎。向阡陌而流涕。飢

厄困苦亦已甚矣。雖悔往者之迷謬。思奉教于今日。然兵連衆結。鋒鏑布野。恐一朝解散。并見係虜。是以

阻兵屯據。欲止而不敢散也。詔書到。其各罷遣甲士。還親農桑。惟留常員吏。以供官署。慰示遠近。咸使聞

知。謙被詔。乃上書曰。臣聞懷遠柔服。非德不集。克難平亂。非兵不濟。是以涿鹿版泉。三苗之野。有五帝之

師。有鬼方。商奄。四國有王者之伐。自古在昔。未有不揚威以弭亂。震武以止暴者也。臣前初以黃巾亂

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大破之。境內晏然。董卓以天子都長安。謙乃上河南尹朱儁為車騎將軍。會兵討卓。卓誅而李傕郭汜作亂。四方斷絕。謙復率諸豪傑推儁為太師。移檄牧伯同討。儁會徵儁入朝。不果。乃遣使間行奉貢。詔遷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深陽侯。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米豐贍。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琅邪趙昱。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疎。出為廣陵太守。原注

治受策長驅。匪追啓處。雖憲章敕戒。奉宣威靈。敬行天誅。每伐輒克。然妖寇類衆。殊不畏死。父兄殲瘞。子弟羣起。治屯連兵。至今爲患。若承命解甲。弱國自虛。釋武備以資亂。損官威以益寇。今日兵罷。明日難至上。忝朝廷寵授之本。下令羣凶。日月滋蔓。非所以強幹弱枝。遏惡止亂之務也。臣雖愚蔽。忠恕不昭。抱恩念報。所不忍行。輒勒部曲。申令警備。出芟強寇。惟力是視。入宣德澤。躬奉職事。冀效微勞。以贖罪負。又曰：華夏沸擾。于今未弭。包茅不入。職貢多闕。寤寐憂歎。無日敢寧。誠思貢獻必至。薦羞獲通。然後銷鋒解甲。臣前調穀百萬斛。已在水次。輒敕兵衛送。原注：裴松之曰：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不從。操時雖未秉政。奏請州郡一時罷兵。故詔操以謙不奉詔。征之初平四年。操擊謙破彭城。傅陽列傳注。後漢從之。則出于朝廷。非出于操也。故今取之。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偃師也。趙宣王滅宋。改曰傅陽。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南。謙敗走。死者數萬。泗水爲之不流。謙退保劔。操攻之不能克。乃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原注：後漢列傳注。取慮音秋園。縣名。屬下邳郡。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西南。睢陵縣在下邳縣東南。夏丘縣屬沛郡。故城今泗州虹縣是。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焉。興平元年。曹操復擊謙。略定琅邪。東海諸縣。謙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遼迎呂布。據兗州。操遠擊布。是歲謙病篤。命別駕糜竺迎昭烈領州。未至。謙卒。時年六十三。二子商。應。皆不仕。原注：吳書。謙死時年六十三。張昭等爲之哀辭曰。直。守以溫仁。令舒及虛。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慷慨夷貊。賴侯以清。蓋蓋妖寇。匪侯不寧。唯帝念續。爵命以章。既牧且侯。啓土深陽。遂升上將。受號安東。將平世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殞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日。五郡潰崩。哀我人斯。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皇穹。嗚呼哀哉。謹案。目錄傳未附答融。趙昱。二人。今闕。

謹案陶謙傳議闕又目錄此下有公孫瓚傳今亦闕

公孫度字升濟本遼東襄平人父延避吏居元菟度為郡吏時元菟太守公孫域音城子豹年十八早

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而愛之遣就師學為娶妻靈帝時與東郡謝弼東海陳敦舉有道對

策除尚書郎稍遷冀州刺史以謠言免同郡除榮為董卓中郎將薦度為遼東太守度起元菟小吏為遼

東郡所經先時屬國公孫昭守襄平令召度子康為伍長度到官收昭笞殺于襄平市郡中名豪大姓田

詔等相遇無恩皆以法誅所夷滅百餘家郡中震慄東伐高句麗西擊烏桓威行海外初平元年度見中

國擾攘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爾原注魏書度語毅儀議書云孫登嘗

襄平延里社生大石長丈餘下有三小石為之足或謂度曰此漢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與先君同社主

土地明當有土地而三公為輔也度益喜故河內太守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恐為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

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原注晉陽秋曰敏子道求敏出塞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翽之曰

不勝憂數年而卒先生不識父母及有讎讎食其威亦如三年之喪以親父不知存亡設分遼東郡為遼西

郡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為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

設壇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籍田治兵乘鸞路九旒旄頭羽騎曹操表度為武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曰

我王遼東何永寧也藏印綬武庫度死子康立以永寧鄉侯封弟恭是歲建安九年也十二年曹操征三

郡烏桓屠柳城袁尙等奔遼東康斬送尙首封襄平侯拜左將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衆立恭爲遼東太守曹丕篡代遣使卽拜恭爲車騎將軍假節封平郭侯追贈康大司馬初恭病陰消爲閩人劣弱不能治國曹叡太和二年淵脅奪恭位叡因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六年淵遣使南通孫權權遣將軍周賀校尉董潛乘海之遼東賂遣淵淵遂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稱藩于權隨賀還并獻貂馬表權曰臣遭天地反易遇無妄之運王路未夷傾側獲壞自先人以來歷事漢魏階緣際會爲國效節繼世享任得守藩表猶知符命未有攸歸每感厚恩頻辱顯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執拒違前使雖義無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鎮撫長存小國前後裴校尉葛郡尉到奉被教誠重密重執累素幽明備著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晝則謳吟宵則發夢終身誦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蕩析仰此天命將有眷顧私從一隅永瞻雲日今魏家不能采錄忠善褒功臣之後乃令讒僞得行其志聽幽州刺史東萊太守誑悞之言狼興州兵圍害臣郡臣不負魏而魏絕之蓋聞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饒適齊樂毅走趙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原注。史記燕昭王使樂毅伐齊。下齊七十餘城。昭王死。子燕惠王立。陳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因降趙。趙封樂毅于觀津。號曰望諸君。陳平耿況亦賭時變卒歸于漢。原注。漢書。項羽以陳平爲信武君。使擊殷王。漢攻下殷。平懼誅。伏劍亡渡河降漢。漢王拜平爲都尉。後漢書。耿況爲朔調連率。子奔說況擊斬王郎大將。及光武子廣阿。光武加況大勳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樓樓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將軍封興義侯。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時不世遇是以樓樓懷慕自納望遠視險有如近易誠願神謨早定洪業奮六師之威收河洛之地爲聖代宗天下幸甚賀等至成山魏將田豫要擊斬之舒綜脫

身至吳。曹叡恐遼東吏民爲淵所悞，公文下遼東，因赦之曰：「告遼東元菟將校吏民，逆賊孫權遭遇亂階，因其先人劫略州郡，遂成羣凶，自擅江表，含垢藏疾，冀其可化，故割地王權，使南面稱孤。位以上將，禮以九命，權親叉手北向稽顙，假人臣之寵，受封爵之榮，未有如權者也。狼子野心，告令難移，卒歸反覆，背恩叛主，滔天逆神，乃敢僭號，恃江湖險阻，王誅未加，比年以來，復遠遣兵船，越渡大海，多持貨物，誑誘邊民，民愚無知，與之交關，長吏以下，莫肯禁止，至使周賀浮舟百艘，沈滯津岸，貿易有無，旣不疑拒，齋以名馬，又使宿舒隨賀通好，十室之邑，猶有忠信，陷君子惡，春秋所書，今遼東元菟奉事國朝，紆青拖紫，以千百數，戴纒垂纓，咸佩印綬，曾無匡正納善之言，龜玉毀楨，虎兕出柙，是誰之過？昔狐突有言，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乃阿順邪謀，脅從姦惑，豈獨父兄之教不詳，子弟之舉習非而已哉？若苗穢害田，隨風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別？且又此事較然易見，不及鑒古成敗，書傳所載也。江南海北，有萬里之限，遼東君臣無怵傷之患，利則義所不利，貴則義所不貴，此爲厭安樂之居，求危亡之禍，踐忠貞之節，重背叛之名，蠻貊之長，猶知愛禮，以此事人，亦難爲顏。且又宿舒無罪，擠使入吳，奉不義之使，始與家訣，涕泣而行，及至賀死，覆衆成山，舒雖脫死，魂魄離身，何所逼迫，乃至于此？故遣郎中衛慎、邵瑁等，且先奉詔示意，若股肱忠良，能效節立信，以輔時君，反邪就正，建立大功，福莫大焉。尙恐自嫌已爲惡逆，染汚不敢倡言，永懷伊戚，其諸與賊使交通，皆赦除之，與之更始。孫權復遣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淵爲燕。」

王加九錫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壘滅。雖周餘黎。靡有子遺。方今之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杖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于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于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原注。詩維師俞。父。時維鷹揚。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望。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元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冢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元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讓。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錯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

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鉄鉞各一。君文和于內。武信于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一。旅矢千。君忠勤有效。溫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鉅鬯一。卣珪瓊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淵復恐權遠不可恃。且貪貨物。誘致其使。悉斬送彌。晏等首。表叡曰。臣前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甘言厚禮。以誘吳賊。幸賴天道。福助大魏。使賊虜迷惑。違戾羣下。不從衆。練承信。臣言遠遣船使。多將士卒。來致封拜。臣之所執。得如本志。雖憂罪釁。私懷幸甚。賊衆本號萬人。舒綜伺察。可七八千人。到沓津。僞使者張彌。許晏。與中郎將萬泰。校尉裴潛。將吏兵四百餘人。齎文書。命服。什物。下到臣郡。泰潛別齎致遺貨物。欲因市馬。軍將賀達。虞咨。領餘衆。在船所。臣本欲須涼節。乃取彌等。而彌等人兵衆多。見臣不便。承受僞命。意有猜疑。懼其亂作。卽進兵圍取。斬彌。晏。泰潛等首級。其吏從兵衆皆面縛乞降。不忍誅殺。輒聽納受。徙充邊城。別遣將韓起等。將三軍馳行至沓。使領長史柳遠。設賓主。禮誘請達咨。三軍潛伏以待。又驅羣馬貨物。欲與交市。達咨懷疑不下。使諸市買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起等金鼓始震。鋒矢亂發。斬首三百餘級。其餘赴水沒溺者二百餘人。散走山谷者。悉皆禽滅。得銀印。銅印。兵器。資貨。不可勝數。謹遣西曹掾公孫珩。奉送賊權所假臣節。印綬。符策。九錫什物。及彌等僞節。印綬。首級。臣雖無昔人洗耳之風。慙爲賊權污損所加。旣行天誅。猶有餘忿。然亦足以權掃虜之鋒。破矜夸之功。以昭示天下。

原注。魏略載彌表曰。宿舒孫綜前到吳賊。權問臣家內小大。舒綜對臣有。三意。修別問亡弟。權數巧。便擅神命。謹封送印綬符策。臣雖無昔人洗。

遺國竭誠。遂命上稍。龍樓位。置勳南土。備盡禮數。又備待舒。與關委曲。君臣上下。舉國咸。而令四使見。其消息。乞速告臣。使得備謀。又曰。臣門戶受恩。實深重。自臣承節即事以來。連被榮寵。殊特無量。分當領越。竭力致死。而臣狂愚。意計迷闇。不即禽賊。以至見辱。前奉表所陳情。實但欲罷歸此賊。使困自絕。誠不敢背。累世之恩。附管盜之嫌也。而後愛憎之人。緣事加。為生節目。本令明。疑于市虎。移恩改愛。與賊感。盡至沈沒。長為資。幸賴慈風。垂三宥。使得補過。解除。如天威遠加。不見假借。早宜。尊先。何。自。建。勳功。巨。得自申展。恐于。至此。餘。未敢。唯陛下。春日生念之仁。除。節。推介。推今。察臣本心。長令抱。銜分三。又曰。臣被服光。恩情未報。而以罪。自招。故敢自。當。所以。備于。誠自念。報效未。而為天。今。具。故敢自。所。上。大。財。傾。到。見。取。流。死。于。人。不。及。此。不。此。一。果。如。奪之巧。昭示天下。破。其。是。以。之。念。于。國。有。非。之。功。願。下。其。論。之。慰。采其毒毛之。使。叙即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原注。魏有臣。中。軍。侯。表。曰。公。孫。得。國。恩。保。全。終。始。矣。使。叙。即。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持。節。領。郡。如。故。淵。曾。年。致。送。王。命。廢。絕。計。買。者。實。挾。兩。端。既。特。險。阻。又。怙。孫。權。之。志。離。外。舒。舒。親。見。賊。軍。表。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驪。濊。貊。與。淵。為。仇。並。為。寇。抄。今。外。夫。美。援。內。有。劉。璋。心。知。國。家。能。從。隨。道。勢。不。得。不。懷。懼。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讓。宏。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道。路。交。皇。帝。即。位。欲。遣。使。命。遣。宏。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馬。絹。百。匹。宏。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宏。子。真。奉。使。命。為。孫。康。孫。稱。臣。妾。以。宏。奉。使。解。意。賜。爵。關。內。侯。宏。性。果。烈。乃。心。于。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救。冠。履。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流。捷。辨。而。不。俗。附。侯。典。語。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以。為。可。使。宏。行。宏。乃。自。奮。土。習。其。國。俗。為。戮。利。害。辨。足。以。勵。兵。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其。情。若。其。計。從。雖。生。之。降。齊。王。使。者。至。淵。設。甲。兵。隨。賈。之。說。尉。他。亦。無。以。遠。過。也。欲。遣。遠。路。不。宜。釋。職。將。已。羸。疾。不。宜。廢。屬。屬。願。察。愚。言。也。使。者。至。淵。設。甲。兵。為。陣。出。見。使。者。又。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原注。吳。書。魏。遣。使。者。傳。容。委。變。拜。淵。為。樂。浪。公。淵。計。吏。從。洛。陽。還。謂。淵。曰。中。淵。先。以。步。騎。圍。之。乃。入。受。拜。使。者。左。駿。伯。使。皆。擲。勇。力。者。非。凡。人。也。淵。由。是。統。飾。容。變。還。任。學。館。容。變。大。怖。由。是。還。洛。陽。狀。叙乃遣幽州刺史王儉等齎書徵淵。淵遂發兵逆于遼隧。與儉等戰。儉等

不利而還淵自立為燕王稱紹漢元年遣使者持節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侵擾北方復稱

臣于吳上表謝罪求兵北伐權復許之又令官屬尚書自直于叡指斥怨望原注。魏書淵知此變非獨出儉

求為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所參軍臣柳蒲等七百八十九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己卯詔書。伏

請懇切。繕誠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

德。惠澤沾澤。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駕蹇。附龍託驥。好育播榮。飛騰雲

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訴讓。竇犯愆冤。郡在藩表。

密邇不羈。平昔三州轉輸資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啟扈度劇。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達。城門晝閉。

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交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統鳥合之民。掃地為

樂。咸震懼于殊俗。德澤被于羣生。速土之不壞。度既荒。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鄒魯為丘墟

。庸民係于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荒。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鄒魯為丘墟

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助藏王府。度康當值武皇帝休明之會。合策

名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早已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裏託高風。懷仰盛德也。武皇帝亦虛心接納。待

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

。預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懷悌之關。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勿懷愛。淵

。冀我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視。羅結遠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

。冀我祖考。君臨萬民。為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視。羅結遠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

怨而不怒。比遣數車。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切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身馳驚。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所死。況淵果華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與爰暨陸下。榮淵果業。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辨著廊廟。勝衣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哀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詩美文王作孚萬邦。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伏和陸之民。國殷兵強。可以橫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閭闔。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遺也。臣等雖鄙。誠竊恥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聞仕于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生于荒裔之土。出于圭質之中。無天授于魏。世誅于公孫氏。報生與賜。在于死力。昔劉遜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愚頑。不達大節。苟執一介。披露肝膽。晉逆龍鱗。與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捐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敢大怒。景初二年春。遣太尉司馬懿征淵。六月軍至遼東。原注。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自立。稱紹。兵北伐以自救。吳人欲觀其使。羊奮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損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蓋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處其傍邪。曠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助。報雪羣車矣。淵曰。善。乃勒兵大出。淵使曰。請俟後問。嘗從爾會。必與弟淵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同休戚。共存亡。雖隕于中原。吾所甘心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勇愛也。

東北即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走。諸軍至首山。淵復遣衍等迎兵。殊死戰。復擊大破之。遂進軍造城下。爲圍。暫會霖雨三十餘日。遼水暴長。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雨霽。起土山。修櫓爲發石。連弩射城中。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將軍楊祚等降。八月丙寅。夜大流星長數十丈。從首山東北墜。襄平郡東南。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氏。

墜處斬淵父子城破斬相國以下首級以千數傳淵首洛陽遼東帶方樂浪元菟悉平淵兄晃爲恭任子在洛聞淵奪恭位謂淵必叛數表請討淵劄以淵已立因而指之及淵叛繫晃淵首到晃與其子相對而哭劄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諫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殮殯於宅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頸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始度以中平六年據遼東至淵三世凡五十歲而滅

璜曰瓚始從與義烈亦燕趙之豪及志盈意侈賊殺州牧大亂幽陵一踏單斃宜哉方中原多故而度屈強海外子孫得以跳踉翻覆是以後亡也

贊曰恭祖有識拒操推劉爰引皇緒紹開東周瓚挾勁氣輒嘗宗子百樓雖多云胡不死度割遼海奕世翻覆抗魏挑吳終于寡族

續後漢書卷第十一

列傳第八

漢臣

張燕 張繡 張魯 國圖 士燮

張燕常山真定人也。本姓褚。黃巾起。燕合聚少年為羣盜。在山澤間。轉攻還真定。乘萬餘人。博陵張牛角亦起。來自號將兵從事。與燕合。燕推牛角為帥。俱攻瓌陶。牛角為飛矢所中。被創且死。令衆奉燕曰。必以燕為帥。牛角死。衆奉燕。故改姓張。燕剽悍捷速。故軍中號曰飛燕。時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羗根、白騎、張雷公、青牛角、劉石、左髡丈八、平漢大計、謹案。後漢書注引九州春秋大計作大洪。司隸掾城、謹案。後漢書作綠城。九州春秋作綠城。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蠡之徒。並起山谷間。其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而燕善得士卒心。中山常山、趙郡、上黨、河內諸山谷賊多附之。部衆浸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奉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原注。九州春秋。擊帝遣使拜楊鳳為黑山校尉。領諸山賊。得舉孝廉計吏。後漢書陳志皆謂拜燕為平難中郎將。今從之。燕復漸寇河內。逼近京師。詔以太僕朱雋為河內太守。擊卻之。及董卓遷天子于長安。天下兵起。燕遂以其衆與豪傑相結。袁紹與公孫瓚爭冀州。燕遣將杜長等助

瓚與紹戰為紹所敗。又令于毒與魏郡兵共覆鄴城。殺太守栗成。衆數萬人。會鄴中聞紹至。皆遁去。紹遂討于毒。斬之。入太行。尋山北行。并斬左髡丈八、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羆根等。皆屠其屯壁。遂與燕戰于常山十餘日。燕兵傷敗。紹軍亦困弊。遂俱退。燕收合山谷餘賊。衆復盛。紹圍公孫瓚于易京。瓚窘逼。遣其子續求救于燕。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已堅守自保。不復出。曹操遣曹仁擊斬眭固于射犬。燕黨遂衰矣。及操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十餘萬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燕卒子方嗣。方卒子融嗣。燕曾孫林與晉趙王倫為亂。不周歲為尙書令。衛將軍封郡公。尋為倫所殺。

張繡武威祖厲人。繡案。祖厲音置賴。縣名。見前漢地理志。驃騎將軍濟族子也。邊章韓遂亂涼州。金城麴勝襲殺祖厲長劉

雋。繡為縣吏。伺殺勝。郡內義之。遂招合少年為邑中豪傑。董卓敗。濟與李傕等擊呂布。為卓報仇。繡隨濟

以軍功稍遷至建忠將軍。封宜威侯。濟屯宏農。士卒飢餓。南攻穰。為流矢所中。死。繡領其衆屯宛。與劉表

合。曹操軍清水。繡舉衆降。操納濟妻。繡恨之。操聞其不悅。密欲殺繡。有所親胡車兒勇冠其軍。操壯之。手

以金賜之。繡疑其圖己。掩襲操。操軍敗。殺操二子。原注。吳書。繡降凌統。用賈詡計。乞徙軍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繡又曰。車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太祖信繡。皆聽

之。繡乃殿兵入屯掩太祖。太祖不備。故敗。繡還保穰。劉表資給之。操比年攻之不克。操拒袁紹于官渡。繡從賈詡計。復以衆降

繡。至操執其手與歡宴。為子均取繡女。拜揚武將軍。官渡之役。繡力戰有功。遷破羌將軍。從破袁譚于南

皮復增邑凡二千戶。是時天下戶口減耗十裁一。在諸將封未有滿千戶者。而繡特多。從征烏桓于柳城。未至。曹丕因會發怒曰。君殺吾兄。何忍持面視人耶。繡乃自殺。諡曰定侯。子泉嗣。坐與魏諷謀反。誅國除。

謹案目錄此下有張魯傳。又附閭圃劉雄鳴二人。今止存劉雄鳴一篇。

劉雄鳴者。藍田人。少以采藥射獵爲業。居覆車山下。每晨夜出行雲霧中。識道不迷。時人因謂能雲霧。惟汜之亂。人多就之。建安中。附屬州郡。表爲小將。馬超等反。不從。超破。詣曹操。操執其手謂之曰。孤方入關。夢得一神人。卽卿也。乃厚禮之。拜爲將軍。遣迎其部黨。部黨不欲降。遂劫以反。諸亡命皆往依之。有衆數千人。據武關道口。操遣夏侯淵討破之。雄鳴南奔漢中。漢中破。窮無所之。乃復歸命。操捉其鬚曰。老賊真得汝矣。復其官。徙勃海。時又有程銀。侯選。南入漢中。漢中破。詣操降。皆復官爵。原注。陳志。公孫瓚。陶謙。張魯共一傳。評曰。公孫瓚保京。坐待夷滅。度殘暴而不節。淵仍樂以戰凶。載足覆其族也。陶謙昏亂而憂死。張楊授首于臣下。皆擁據州郡。曾匹夫之不若。固無可論者也。燕。韓。魯。舍羣盜。列功臣。去危亡。保宗社。則于彼爲愈焉矣。承詐乃以匹夫憂死譏之。非知之也。

議曰。燕繡以劇盜。魯以妖賊。力屈而降。不慶遺民有足嘉者。操得漢中。不從。司馬懿策而遂取蜀。操豈昧事幾者哉。越重險而遇昭烈。未必得志。慮之熟矣。其後出斜谷。軍遮要。果以敗還。嗚呼。操能取天下而不能取漢中。殆天所以存漢。非人謀所及也。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魯國汝陽人。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爲日南太守。

變少遊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以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丞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特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惡之。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變乃表壹。即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輔原注。子領九真太守。黼弟武領南海太守。議案。南海與通志合。陳志作海南誤。變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

避難依之者以數百。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于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兼通尚書。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變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鐘。鑼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數十百人。妻妾乘輜。耕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佗不足踰也。原注。萬洪神仙傳。聖書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丸藥與服。以水舍之。神其顯。指指之。食頃即開目動手。顏色漸復。牛日龍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朝廷遣張津為交州刺史。原注。志津字子雲。南陽人。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

恭俱至。朝廷聞張津死。賜愛麗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宜。下義差隔。知遠城劉表。又遣賴恭。關

看南士今以變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如故。後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變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變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獨懷異志。騭斬之。權加變爲左將軍。建安末年。變遣子厥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變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使遙東附。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變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琉璃。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加寵賜以答慰之。變在郡四十餘年。年九十卒。權以交趾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交趾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陳時代變爲交趾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變子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趾桓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子發合族兵擊徽。徽閉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下。乃約和親。各罷兵。而權詔呂岱誅徽。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趾。告喻禍福。又遣匡見徽。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至。徽兄祇。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罪。岱前至。郡明旦。施帳幔。請徽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縛徽等出。皆伏誅。傳首詣武昌。壹。貲。匡後出。權原其罪。及變質子厥皆免爲庶人。數歲。壹。貲。坐法誅。厥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給俸米。賜錢四十萬。原注。孫盛曰。夫柔遠

能。其善于信。保大定功。其善于義。故齊桓創基。德彰于柯會。晉文始霸。義顯于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殷。令嗣長世。昭範百王。呂岱歸友士匡。使通信晉徵。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勢不延者也。陳志。劉繇。太史慈。士燮共一傳。評曰。劉繇漢厲名行。好尚臧否。至于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于不愾。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特阻險使之然也。士燮子弟。皆漢室牧守。權遣呂岱誘而滅之。則士氏忠於漢室而罪在權矣。承祚譏之非也。

議曰。士燮昆季。保完南服。當戰國折并。民不知兵。統內寧謐。不廢職貢。藹然以著述自娛。有寶融之義。無尉佗之僭。賢矣哉。弈者先據邊角而逐利于腹心。大亂之際。九州之內。闕為戰場。而遐外暇逸者。得以觀時變而待天下之定。理勢然也。燮宜有後者也。而呂岱傲功喜殺。使兄弟同穴而死。嗚呼。岱何殘忍之甚哉。

贊曰。亦符藥鬪。黃妖左道。氣竭力窮。屈膝于操。己方法篋。謂人竊斧。非取漢室。孰為此語。嶺海沈雄。蜿蜒清淑。威彥賢伯。載德南服。厥後宜昌。而并翦祝。吳祚能長。繼亦傾覆。

續後漢書卷第十二

列傳第九

漢臣

荀爽 黃琬 楊彪

謹案荀爽傳闕

黃琬字子刻。江夏安陸人也。少失父。早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詔問所食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卽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瓊為司徒。轉太尉。原注。後漢書。瓊字世英。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公車徵拜議郎。尚書令。元嘉元年。拜司空。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桓帝時。累上疏言得失。蹇蹇有大臣風。遷帝以瓊有師傅之恩。不阿梁氏。乃封鄆鄉侯。延熹七年薨。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原注。後漢書注。副本諸公府也。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原注。後漢書注。久居官次也。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謠曰。欲得不能。原注。來反。乃光祿茂才。于是琬蕃同

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中

丞王暢侍御史刁建隄暢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免蕃官琬隄俱禁

銅原注。蕭宗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升之司馬。辨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得其人。進士勸其行。經邦宏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鑄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煩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稱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效。故雖在尙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敦實之徵乎。順帝始以重弱反政。而觀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

賜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尙書李弘。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于是處士鄙生。忘其拘擿。拂名狂禍。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又成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安深。左雄黃瓊之政事貞固。相為楊厚以儒學進。崔

瑗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薛嵩。謝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襲。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杜

喬。直道以紉讎。馮翊陸陽詳章。張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于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其智力。惟懼容其

賢辭。事惟冀其成式。則武官之執。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及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

楊秉。處稱賢宰。皇帝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褒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友道下

邑。其餘宏儒達智。其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其振。文武陸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 隄字子榮

事者以黨類致災。往車離折。而來軫方道。所以傾而未頌。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嗚呼。 隄字子榮

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隄復拜議郎遷尙書在朝有鯁直節出為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

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廢棄幾二十年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

之材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

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專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

耀光武卜東都以隆漢議案發漢書作下東都。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

卓暴怒，疏必及害，固諫之。疏對曰：昔白公作亂于楚，屈廬冒刃而前。原注：新序。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

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將殺子。屈廬曰：詩有之曰：懷怵君子。求屬不回。今子殺子叔父而求屬于廬也。可乎。且吾聞之。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入其側。

崔杼弑君于齊，晏嬰不懼其盟。原注：左氏傳。崔杼弑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廬者。晏子仰天歎曰：盟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

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疏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徒西

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疏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疏曰：爽以一龍獨出儒學，行義昭焉，與郭泰陳寔相高。若知不可爲，終于不屈，則軼太丘之右矣。不能道

卓逆命而自浼焉，翬翬黃髮，訛類睨目，遽登三事，公袞之麗，不若柴車之澤也。就能圖卓以振國命，則亦

樛尋直尺矣。議者謂荀公急急自勵，濡跡以匡時，跡既濡矣，時其可匡乎。委身其門而欲圖之，仁者不爲

不知其時，僥倖而出，智者不爲力不能拒，強勉從之，勇者不爲違德皆遠，爽失正矣。此反經合道爲權之

說，所以誤天下後世也。黃疏以識量登朝，巍然鼎輔，克壯其猷，誅除元惡，以死報國，不負漢矣。

楊彪，宏農華陰人，高祖功臣赤泉侯喜之後也。太尉震生乘，乘生賜，皆以儒學爲三公。德望重天下，彪司

空賜之子也。曹丕篡代，欲以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復爲魏臣，于

國之選，亦不爲榮也。丕乃止。及公卿朝朔旦，引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憑几使著布單衣皮弁，以見拜光

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公。又令門施行馬置吏卒以優崇之。年八十四而薨。謹案楊彪傳見後漢書其謫遷都爲曹

操所囚皆傳中大事此皆不載疑爲修大典者所節錄

議曰楊氏世濟忠貞累葉公輔大臣鉅室朝廷倚賴不幸主幼時屯顛沛流離間關險阻跋涉勤勞可謂共矣天子已入操手大事已去不能閒居衛國猶以元老自處一旦幾爲操所殺而竟殺其子折辱之餘覩面偷生褫漢三公而受丕僞爵賢大夫也欠漢家一死耳

贊曰鉅臣宗儒四楊八荀黃髮兩翁終以失身琬克徇義不愧于天珪璋無玷生死兩全

續後漢書卷第十三

列傳第十

漢臣

盧植 趙岐孫實

謹案此卷傳文全闕。惟存議贊。

議曰。東漢儒宗之盛。幾于三代。而王室賴之安順而下。漢政始紊。時則有袁安、楊震、沖質而下。漢遂衰矣。時則有李固、杜喬。至乎桓靈。王室若綴旒。然時則有盧植、趙岐。二子歿而漢室債矣。植挾幽朔之氣。高壯質烈。力與寇角。以衛君存國爲己任。有直勇矣。昭烈以門生奮起。豈非義概所激。問學之淵有所自邪。范蔚宗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忠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蠶蠶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荆諸。未有不尤豫奪常者。當植抽刃嚴關之下。追帝河津之間。排戈刃。赴戕折。豈先計哉。君子之于忠義。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也。岐間關險阻。憤抑愈厲。及仗節奉使。而豪傑弭耳聽命。會兵奉迎。疾故之以稽脫事幾。豈非天哉。區區南邁。依國荆楚。齋志以歿。亦云忠矣。嗚呼。植岐皆以大儒之資。挺身不撓。扶藉王室。鯁拉虎口。嬰其兇鋒。使盼瞪而不敢害。且知畏敬焉。嚮令一時風節之士。不軼于黨禍。宏毅抗矯。維持

皇綱。皆如二子。漢室豈遽亡哉。范書以爲岐著。孟子章句。孟軻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孝文時雖置博士。而大義不明。至岐于復壁中爲注。章別爲旨。甚得樞要。學者至今宗之。嗚呼。可不謂尙志之士哉。贊曰。中郎儒將。仗鉞討賊。躬蹈白刃。扞難扈蹕。允矣邪卿。屯聯禍嬰。播宣王靈。扶危柱傾。集義養氣。皆爲大勇。髣髴孟軻。不啻買董。

續後漢書卷第十四

列傳第十一

漢臣

徐瑋 馬日磾 陳登 太史慈 許劭 徐庶 石韜

謹案徐瑋傳闕

馬日磾字翁叔扶風茂陵人南郡太守融之族子也少傳融業以才學徵累遷諫議大夫與楊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拜太尉獻帝即位拜太傅錄尚書事初平三年詔遣日磾與太僕趙岐持節奉使拊慰關東俱至袁術許岐守志不撓術憚之岐往河北日磾獨留數有求于術術輕侮之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條軍中十餘人促使辭之謹案陳志袁術傳注作備軍中十餘人使促辭之誤也日磾謂術曰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而望促之謹案志注作而督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不遣又欲逼為軍師日磾深自愧恨嘔血而斃術始遣其喪還朝廷議欲加禮少府孔融獨議曰日磾以上公之尊乘施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而曲媚姦臣為所牽率章表署用輒使首名附下罔上姦以事君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原注公羊傳曰衞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歡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其畝以膏同叔子為質則吾舍子國佐曰與我紀侯之歡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其畝則是土齊也不可謂戰一戰而不勝請再戰

再戰而不勝。請三戰。三戰而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蕭叔子為實。揖而去之。原注。左氏傳。白公勝謂石乞曰。王與二虜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傷。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王室大臣豈得以見脅為辭。又

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殫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原注。公羊傳。叔孫得臣卒。何休注曰。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弑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試君。為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也。公子遂。即襄仲也。鄭人討幽公之亂。

斬子家之棺。原注。左氏傳。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斬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杜預注曰。斬其棺。不使從廟禮。為其弑君故也。聖上哀矜舊臣。未忍追案。不宜加禮。朝廷從之。

議曰。二帝三王。以道為統。以心為傳。而不以物。自秦得楚卞氏玉。原注。韓非子。楚人卞和得玉璞楚山中。獻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為

詳。則其左足。及武王卽位。和又獻之。玉人又曰。石也。則其右足。文王卽位。和抱璞哭于楚山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則者多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則也。悲夫寶玉而顯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使玉人璞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琢為皇帝璽。丞相斯篆其文。秦亡而傳之漢。謂之傳國璽。以璽之所歸為天命之所在。莫不睡眈奪攘。而道統心傳。嘗不復知。嗚呼。甚哉後世之惑也。董卓之亂。孫堅得之。墜死而入

于袁術。術遂自以為有天命。且應當塗高之職。侈然稱帝而不疑。璽誤之也。徐璆脫術之厄。復獻之朝。當時皆謂漢家神靈在天。護持國璽。而復得之。祚命未可量也。未幾而操丕父子遂盜鼎命。而璽入于魏。魏

自以為得天統矣。而昭烈嗣漢于蜀。則帝王統紀仍在。于道與心。果不在夫璽也。璆嶽嶽有守。志不可奪。完節歸漢。卒不污賊。要其義概。雖寄以天下可也。日殫漢室大臣。為術所留。失節以死。視璆為有愧矣。

完節歸漢。卒不污賊。要其義概。雖寄以天下可也。日殫漢室大臣。為術所留。失節以死。視璆為有愧矣。

陳登字元龍下邳淮浦人也伯祖父球歷位九卿甚著風節父珪

原注。後漢書。球字伯真。靈帝時吳郡永樂少府。爲曹節所譖。下獄死。子珪。

吳郡太守。球兒子珪。字漢瑜。濟北相。

登忠亮高爽沈深有方略慨然以康濟爲己任雅有文學舊典羣籍莫不貫綜年二

十五舉孝廉爲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時歲荒民飢州牧陶謙表登爲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
鑿溉之利秬稻豐積謙卒登與別駕糜竺率州人迎昭烈領徐州及呂布攻昭烈據州因從布初登父珪
欲遣登詣曹操自結不許及朝廷使至加布封爵布乃令登奉章詣許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義輕
于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僞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
臨別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登還布怒拔戟斫
机曰卿父勸吾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爲卿所賣爾卿爲吾言其說云何
登不爲動容徐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
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其言如此布意乃解登赴廣陵治射陽明審賞罰宣布威信海賊薛州以萬戶歸
命未及期年政化大行百姓畏而愛之登曰此可用矣操到下邳登率郡兵爲先驅時登諸弟在城中布
質執以求和登意不回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宏夜將登三弟出就登布誅登以功拜伏波將軍甚得江淮
間心于是有吞滅江南之志辟東陽陳矯爲功曹使矯詣許謂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
以見誨矯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

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初孫策領會稽太守。詔與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呂布協規討袁術時。稱屯海西。行到錢塘。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持印綬授丹陽宣城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內應。覺之。攻瑀于海西。大破之。獲其吏士妻子。瑀單騎走冀州。歸袁紹。登瑀之從兄子也。策西擊黃祖。登復遣間使齎印綬誘嚴白虎等餘黨圖策。以報瑀仇。策還。乘曹袁相拒于官渡。欲襲許迎天子。恐登復擾于內。故先擊登。至丹徒。爲許貢客所殺。孫權統業。諸案。孫權。魏志呂布傳註。作孫策。說。遣兵圍登於匡琦。旌甲覆水。羣下咸以權衆十倍于郡兵。懼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既無所獲。復不能陸處。必自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羣狄。吾既不能遇除凶。又可逃寇耶。吾當竭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示弱。將士銜聲。寂若無人。權兵疑畏。不敢進。登望之曰。可擊矣。遂開門突出。直指其營。縱兵攻之。權兵大敗。誠虜萬數。權不勝憤。復大興師來攻。登使陳矯求救于曹操。密去城十里。夜虜張火。若大軍到。因多鼓鉦聲。謀以攻之。權兵驚潰。既而矯以救兵至。登復設覆攻權。權敗走。追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權遂退。徙東城太守。廣陵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登諭令還曰。太守在郡。頻致吳寇。而况將軍何德。無令君乎。未幾卒。年三十九。登屢言于操。當函圖孫氏。爲陳計策。操不能用。其後權

遠跨有江外操每臨江而歎恨不早用登計曹丕篡代以登子肅爲郎中後許汜與昭烈並在荊州牧劉表坐表與昭烈共論天下士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昭烈謂表曰許君論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爲善士不宜虛言欲言是元龍名重天下昭烈問汜君言豪事有辜邪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意又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昭烈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于地何但上下牀之間邪表大笑昭烈因言曰若元龍文武膽志當求之于古爾造次難得比也

謹案陳登傳議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妻曹氏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還行晨夜取道至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使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殊不知其東萊人也爲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籍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爲吉凶禍福等爾吾不獨受此罪豈若嚙然俱出亡何爲俱就刑辟吏言君爲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爲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爾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有司以格章故不復見理州受其

短。由是知名。而爲州家所疾。恐受禍。乃遁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于故舊。今爲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竟至都昌。時圍尙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而圍日偏。時昭烈爲平原相。融欲告急。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于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于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畢。徑入門。明晨復出。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日復出。無復起者。于是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昭烈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待仰。使慈冒刃突重圍。萬死中自託于君。惟君所以存之。昭烈斂容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卽遣精兵三千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

度江到曲阿見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蘇可以慈爲大將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譚案陳志作二騎卒遇策于神亭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

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于是解散慈乃與蘇俱奔豫章而遁于蕪湖亡入山中稱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

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孔文學詣劉元德皆有烈

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爾射鉤斬袂古人不嫌原注史記齊人殺無知讎立君高國先陸召小白于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

如意也即署門下督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原注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吾聞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

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太史子義原注慈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太史子義

出宜思安集慈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選原注慈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于廣武今策決疑于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太史子義

參論諸軍事幾松之曰吳歷云慈于神亭戰敗爲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爲譌誤會劉繇卒于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以爲因時擅命非人臣所宜兼守之連月卒謝遣之其衆未有所附策

命慈往撫安之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其意頗狠理怨不足何者吾先君兵數千人盡在袁氏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以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耳其後不遵臣節譚案陳志作不遵臣節

氏公路許吾志在立事安得不屈意于公路以求之乎再往纔得千餘人耳其後不遵臣節譚案陳志作不遵臣節

志作不違。作惡情事。陳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吾交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牧喪亡。與此合。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辨也。其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依隨之否。卿往視之。并宣孤意。于其部曲樂來者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華子魚所以牧御方規何如。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須幾兵多少隨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當盡死以報德。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往還也。左右皆曰。慈未可信。慈與華子魚州里。必留爲籌策。或西託黃祖。假路北還。策曰。孤斷之詳矣。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己。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子義舍我。當復誰從。饒送閫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果如期而反。謂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舟陽值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爲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已別立郡。須朝廷遣真太守來。當迎之。爾子魚不但不能語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于郡。爾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得親視之而已。策拊掌大笑。乃有兼并之志。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爲寇于艾。西安諸縣。策于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爲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爲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猿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于屯裏緣樓上行。晉以手持樓。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穿圍外。萬人莫不稱善。曹操聞其名。遣慈書以餞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慈不答。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

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臨終歎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升天子之階。今志不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字元復，仕吳，歷尚書、越騎校尉、吳郡太守。

議曰：慈篤于信義，以氣相許，穿徹勁挺，克復其言，亦田疇輩流也。終委身孫氏，受其驅策，以不能為王爪士，咄咄自恨，銜憤以死，其志可哀已。謹案：太史慈輔孫策，雖其事權日淺，實為吳臣。陳志列于吳書是矣。此因其臨沒之言，引為漢臣，未免偏執。

謹案目錄此下有許劭傳，今闕，止存議。

議曰：處士盡矣，漢已亡矣，劭猶經經，以吻頰為能，揭揭焉為月旦評，奔走奪命，幸而獲免，豈尚德之士哉。漢之盛也，公卿恥言人過，漢之衰也，士以口舌競為人目，觀治體者可以為戒矣。

謹案目錄此下有徐庶傳，今闕，議亦闕，又通卷闕贊。



續後漢書卷第十五

列傳第十二

漢臣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司隸校尉豐之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袁術署亮從父

元為豫章太守元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朝廷更選朱階代元元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原注：獻帝

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請葛元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開周術死遺棄職代元時從揚州刺史劉繇求春秋曰：初

兵襲元元退屯西城暗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元送首詣劉繇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元卒亮居

襄陽隆中躬耕圃畝好為梁甫吟原注：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野縣在襄城西二十里。說曰：隆中。梁甫吟曰

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躬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黃髮子或曰：此吟專譏晏子以二桃殺三士

或謂譏曹操之殺孔融輩雖未必然要亦有所為也按建安十二年紹烈始見孔明十三年曹操殺孔融則其諷長

吟之意固不在融也蓋傷漢季名士往往失身于人為鬪豎賊身長八尺姿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臣禁錮魚肉卒之風節委地而漢遂亡所以高臥而不起也身長八尺姿貌甚偉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

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原注：案崔氏諱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

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于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

郡守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丈夫遨遊何必故鄉邪裴松之曰：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亮為己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辭志氣所存既以定于其始矣若使游

步中舉。聽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鬱哉。委實魏氏。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于餘哉。苟不忠
 功業不區。道之不行。雖志欲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豈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與徽繼絕克復為己任故
 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鷓鴣已翔于遠廓。而羅者猶視于嚴澤者矣。公威名遠。在魏亦設遠。張栻
 忠武侯傳。兩南實承漢嗣亮。聞君擇婦。身有醜女。才堪相配。亮許。即載送之。時人為之謔曰。其學孔明擇婦。正得
 阿承醜女。魏案。傳內引張栻別實二書為注。與他卷體例稍異。疑修水樂大典者所增。然考此二書在紀書之前。或係原本所有。亦未可定。姑仿之。時天下大亂。豪傑割據方州。辟用知

名士亮深自晦匿不求聞達。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
 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徽清雅有知人鑒。同縣龐德公隱德不仕。
 有重名。微兄事之。亮每至德公家。獨拜林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從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惟德公與
 徽重之。德公嘗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徽為冰鑑。故徽與昭烈語稱之。徐庶見昭烈于新野。昭烈器之。庶
 曰。請為孔明臥龍也。將軍嘗聞見之乎。庶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
 之。由是昭烈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問曰。漢室傾頽。君臣廢命。生上豪傑。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
 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據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實能為之用。
 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
 殆天所以資將軍也。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胃信義著于四海繼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雒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單食盡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昭烈曰善于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昭烈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原注：魏略：劉備屯于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謀。備亦不用其計。故言。備性好結託。時有人以備牛尾與備者。備即殺之。亮乃進曰。劉表性緩。而亮能而已邪。備知亮非庸人。乃欲託而答曰。是則信矣。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處荊州。與曹公相鄰。備曰。不及。及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知也。亮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志。不若于我。以此結託。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恐之。當若之何。亮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志。不若于我。以此結託。得無非計乎。備曰。使自實。因緣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表遂聽。備由此知亮有英雄。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知之。表松之曰。亮表云。先帝不以卑鄙。親自枉駕。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臣以當世之無則非亮先請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誠實至是。亦良爲可怪。蜀志云。劉表與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漢之命。要少子琦。不悅于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亮善。琦乃與亮共謀。共上高樓。飲宴之間。琦人未歸。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于口。入于耳。可以言否。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乎。琦遂感憤。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不見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乎。琦遂感憤。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不見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乎。琦遂感憤。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不見申生在內而重耳在外乎。

續後漢書 卷十五

一三九

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爾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纔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將水軍三萬隨亮詣。昭烈并力拒操。原注。袁子曰。張子布高亮子孫權。亮不肯留。人間其故。以不留。張松之曰。其李尼著文立論。甚重權高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遠矣。觀亮有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道斷金。用國擇主。設使權無其量。便當爾然去就乎。亮生行已。豈其然。關羽爲魯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識其用矣。編義。不背本。曹爾孔明之不若。袁長乎。大敗操于赤壁。操引軍遁歸。昭烈遂收江南諸郡。以亮爲軍師中郎將。

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原注。零陵先賢傳。亮時住臨沅。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昭烈。使擊張魯。昭烈留亮與關羽鎮荊州。由江州赴成都。北討張魯。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

江分定郡縣與昭烈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原注。張純忠武侯傳云。于是並用
與所排摺息恨。悉別其善能。慮以顯任。有志之士。無不就勳。胡寅斐然集。建安十六年。先主攻益州。亮開羽留鎮
荆州。居無何。亮率張飛趙雲等沿江而上。分定州郡。會圍成都。劉璋遂降。宜城馬良致書于亮曰。聞雒城已拔。此天
難也。明公應期贊世。配樂光國。魄光見矣。夫豈用雅慮。當貴垂明。予以圖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遷延天壤
。使時閉于禍。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謂也。雖非適期。敢
不舉。昭烈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亮刑法峻急上下震恐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
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民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璋關弱自焉以
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稱廢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
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此之由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
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于斯而著二十四年曹操來爭漢中昭烈拒卻之亮以高祖以漢王
王漢中出定三秦遂有天下乃率羣下上昭烈爲漢中王二十五年獻帝廢降曹丕篡代羣下勸昭烈正
位號昭烈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弇等初勸世祖卽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進言曰天下英雄喁
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
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世而起今卽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
爾昭烈于是卽皇帝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天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

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昭明天下君其勵哉

原注：張武侯傳。於是置百官。立宗廟。給樂高皇帝以下。曹亮

實左右之。是歲秋。帝欲關羽之敗。帥諸軍伐吳以報怨。亮留守成都。

明年春。亮聞帝欲伐吳。使法孝直在。必能諫上不東行也。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

司隸校尉。有法。蜀肥。晉初扶風王。隸關中。司馬高平劉實。長史張飛相繼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子時諫者。

論者。亮。魏亮。託身非所。勢屈蜀民。方小謀大。不能度量。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略。有論管晏。功業未濟。

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刺刑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毒。法正諫云云。與前

本或前。雖曰。接法正在劉生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主在也。諸葛亮為股肱。事歸元首。劉主之世。亮未領益州。慶

實利政。不出于己。尋沖所述。亮自有其體。有遠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慶

未聞曹氏以刑罰為稱。其二事曰。曹公道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則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向未得

便。會飯而突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與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

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杵數。蓋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

牆而走。備曰。凡為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于此等。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謂

亮云。是以勸君補益。則亦指亮之流亞也。亮如請亮之德。鮮有為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

且此人不死。要應歸備為輔。竟是非乎。何期辨沖二事。其刺客一節則得之。法正比劉烈即位。已卒。且諸葛亮未領益州。為不終。時劉烈取益州。以為亮為軍師將軍。領守成都。以為璋父子威令不

行。特職卒情。致備感感以興發激憤。故解之政也。其答正之語。得為治之要矣。豈必即位領益州然後為之哉。章

武三年。昭烈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託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

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當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原注：蜀志曰。先主

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孫盛曰。夫仗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諸葛曰。亮者。事侯不定。猶不勝

其佩。況量君之才。而二三其節。何以推服。雖括四溟者乎。備之命亮。亮執其焉。世或有謂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

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實。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寄重。是以古之顧命。必誥輔弼。

亮之詞。亮託孤之辭。幸值劉劉兩弱。無猜險之情。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自由起耳。不然。殆

生疑。原不遇之。則之為輔。不亦惑哉。昭烈與亮君臣之間。洒落誠密。雖成滿之子。昭烈崩。亮以喪禮成。都未帝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細咸決于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

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敵蹕而獲珠玉然人

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幼宰之十

反元直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崔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于

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于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于直言也原注漢成武侯傳功幸名和曹與亮同署左將軍府事偉度亮主讓胡濟也自昭烈駐永安吳人

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始得之芝問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廷往探權運好如初亮引一時名

士如蔣琬張飛等皆入丞相府及後劉璋歸亮佐益州于是以亮為別駕五等為功曹杜微為主簿譙周為勳

學從事皆行義表著擢里散議之亮遂請亮為先主定蜀微嘗解病歸關戶不語及亮辟置與而致之既至

力求去亮于成與書曰曹丕篡自立亮遂請亮為先主定蜀微嘗解病歸關戶不語及亮辟置與而致之既至

向吳楚今因不多務且開境勸農曹亮民勸進治甲兵以待其挫無後伐之可使兵不戢民夏牂牁太守朱褒

不勇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爲輔時不實者曹亮民勸進治甲兵以待其挫無後伐之可使兵不戢民夏牂牁太守朱褒

據郡反原注魏氏春秋初益州從事張飛行都督關公有美善亮其主權權之親之翼焉或殺房以謀反諸葛

體察安有妄殺不幸先是益州大姓雍闓反殺太守正昂又執太守張裔與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

孟獲誘扇諸夷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搆拔應闓亮以新遭大喪故未即加兵原注胡寅妻蔡氏

初在位宜道人重申吳好亮答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今日始得之耳芝問其人誰誰亮曰即使君也因遣芝

官備題至。故務農植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魏華歆王朗陳羣許芝諸葛璋各以書與亮陳天

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乘帝者之勢卒就梟夷為後

永戒魏不審鑿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指而進書有若崇棟稱莽

之功亦將偪于元禍苟免者邪原注漢書陳勝為大司馬直與張敖孫陳相替魏為崇棟稱莽之功昔世祖創迹奮基奮羸卒數千摧

莽強旅四十餘萬于昆陽原注後漢書莽遣大司徒王邑將軍王邑將兵百萬其甲士四十二萬人到潁川與光武相逐去莽兵大潰夫據道討淫不在乘寡及至孟博以其請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于陽

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解其鋒銳遂喪漢中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反未至威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

無繼使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遣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譴解禹稷徒喪文藻煩勞翰墨

大人君子所不為也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況以數十萬之衆

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于是遣使聘吳因結和親相與損魏三年春亮率衆南征原注志注曰

一具曲盡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參軍馬謖送之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

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爾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

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又且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

其心而已亮納其言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克捷由越巂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康原注力降督益州李恢

才反

降督益州李恢

贈授節度。大軍北出。頓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鏑之役。軍不虛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旌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黷武。有能棄邪從正。雖禽蠻曠。以迎王師。國有常典。封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順運之數。來詣降者。皆厚除之。昔輔果。總親于智氏。而舉全宗之禍。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沈迷不反。一經劫亂人。不式王命。賊及妻孥。罔有恤。廣宣風。誅其元惡。弔其殘民。他如詔律令。丞相其。布天下。使務脫意焉。亮命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軍。許伊。來敏。為軍祭酒。費。魏。等皆入幕府。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于達人。達人者各務其所。今統攝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將各希此事。長本校尉。立。見亮。對蔣。等以為不然。且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寔美以為亂政。為庶民。徒汝山。亮以帝當于春秋。忠邪難辨。深惟根本至計。

四年春亮將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統屬于嚴五年春三月亮遂討魏北駐漢中留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原注。文選。無殊字。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原注。文選注。宮中。府中。大將軍幕府也。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原注。董。國。先。賢。傳。郭。攸。之。南。陽。人。也。以。禮。樂。知。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原注。文選。有也字。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恐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原注。文選。劉。賈。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觀。小。人。遠。賈。臣。原注。文。此。後。漢。所。以。傾。

也。文選有。顧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

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咨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

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原注：裴松之曰：劉備以建安十三

年敗。還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

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

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

允之任也願陛下詎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禱允等之慢以彰其

咎原注：文選無之慢以彰其咎。注云：周志載亮表云。若無與之咎則魏允等以彰其慢。今此無上六字。陛下亦宜自謀原注：文選謀作謀。法引王

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原注：文選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河北

陽平石馬原注：郭冲三事曰：亮屯于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懼魏延人守城。曾言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

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述返道。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教軍中皆臥旗息鼓。不得弄出聲。欲

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洒洒。宣帝實開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趨山。前日食時。亮謂參佐。指

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糧山走矣。朕還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為懼。裴松之難曰。陽平在

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尙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曹真死後。始與亮于關中相抗禦。魏晉遺言帝自宛由西城伐蜀。

值霖雨。不果。此之前後。無復有陽平交兵事。就如冲言。宣帝既率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

設防持重。何至傾如是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飲饋精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瀘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

怯。歎已才用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為萬人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軍兵在前。而以羸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駿。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張斌忠武侯傳。亮以轉漕回還。使子喬親帥諸將子。將運于谷中。孟達既北赴魏。有李鴻者。為亮言。人王冲見達。謂明公切齒于達。欲收其妻子。達曰。諸葛公見顯有本木。必不爾。亮復以書達。令自拔。達欲舉新城郡歸魏。亮至漢中。達每遇其情。會司馬懿覺。引兵緣遠。六年正月。亮在漢中。欲出攻魏。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懿延曰。魏夏候懿少主權也。怯而無謀。願假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褒斜道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至長安。此東有相食案。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關以西可定也。亮以為不知從進道平取為正。不煩延計。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為疑兵。據箕谷。魏趙雲聞都督關有軍。亮身率大衆攻祁山。飛陣整齊。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應亮。魏將恐懼關中。軍臣其知計所出。魏主數如長安。命將軍張郃督馬步軍五萬拒亮。初。趙雲守馬。才器過人。亮以爲不然。以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護督諸軍在鹿。與張郃戰于街亭。亮亮前度。率諸將。舍水上山。不下城。將王平連規諫不用。遂大為郃所敗。士卒離散。獨平持千餘人自持。收合諸將。還。亮屯去數百里。徐行引退。拔西縣千餘家歸漢中。收護下獄。魏以關。為之流涕。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將宛後。始。若復。何用討賊。亮又將軍張休。季。其將軍黃。等兵。是時趙雲等亦敗。六年春。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軍。據箕谷。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戒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人。以昭烈既崩。數歲寂然無聞。略無備預。卒聞亮出。上下震恐。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應亮。關中響震。曹叅。西鎮長安。遣張郃督步騎五萬。拒亮。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敗。而趙雲鄧芝兵亦敗于箕谷。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蜀人或以此賀。亮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人。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墜于塗炭。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愧乎。原注。郭冲四。人皆賀亮。亮面色慘然。有感容。謝曰。

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

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彷彿孫吳然困于南陽阨于烏巢危于祁連偏于

黎陽幾敗伯山諸案通志及監本陳志俱作伯山與此合今作此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爾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

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放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

每稱操爲能猶有此矣況臣庸才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爾然喪趙雲諸案趙雲

突將無前雲傳本于建興七年敗關之戰在六年季而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

年則損三分之二諸案今志注作不及今圖之毛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諸案今志注作不及今圖之毛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

若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之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

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關羽毀敗孫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料

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原注裴松之曰此表見漢書亮乃引兵復

出散關圍陳倉魏曹真拒之糧盡而還魏將王雙追之亮擊斬雙七年亮遣陳戒諸案陳戒與通志攻武

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走遂平二郡

原注。胡寅然集云。八年使魏廷西入羌中。大破郭淮及張瑄于陽關。

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敵斬王雙今歲爰征

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

自搥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夏孫權稱帝遣使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謂交之

無益而名體弗顯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愛情者求掎角之援

今若加顯絕仇我必深更營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猶多將相輯睦未可一朝

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源注。事見北先帝優與吳盟皆

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議案。今本陳志作非匹夫之為分。此。毛本比作也。實與此合。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

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生肆之情議案。今本陳志作上道。毛本比作也。實與此合。推此譬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

根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

爲後規下當賂民廣境示武于內非端坐者也若熾其不動而睦于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

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于吳賀稱尊號權與震約中分天

下冬十二月亮徙府營于南山下原上築漢城于沔陽樂城于成固八年秋魏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

午谷曹真由斜谷寇漢中亮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會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

絕魏延破郭淮于陽谿曹叡詔眞等遣九年春二月亮復伐魏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率
 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招鮮卑柯比能比能等來歸故北地石城皆應曹叡遣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張郃
 費曜戴陵郭淮等拒亮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等於上邽懿令郭淮費曜遠亮亮擊破之因大
 芟其麥夏五月辛巳懿自逆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擊之魏兵大敗獲甲首三千人元鎧五千角弩三千
 懿還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懿遣張郃追之進至木門亮逆與郃戰乘高布伏弓弩亂發射死郃初亮
 在祁山更下者十二在者八萬魏兵始至番兵適交將佐咸以賊衆強盛宜權停下兵張助聲勢亮曰吾
 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原注左氏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得
 原失信何以處之原亡東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督遣令去
 于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及戰皆拔刃爭先莫不
 一營百故破司馬懿殺張郃威聲大振出師以來未之有也原注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
 王督張郃諸軍糧涼州三主餘萬曹軍密進規向
 劍閣亮時在祁山應成利守險要十二云云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魏延之難曰亮前出祁山
 魏明帝身至長安爾此卒不復自來且亮木車在關關人何由得越亮徑向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
 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鑿求異同胸有所遺而並不多戰神言知其利刺多矣世期曠亮之攻祁山
 無徑向劍閣之理是也更兵番下而亮不失信御衆之道也故衆爲盡其死力而亦以爲不然非也亮之攻祁山
 也李平留後主督運反覆精誤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爲中郎將參軍事
原注張試忠武侯傳八月廢中都護李平徙梓潼郡方亮在祁山平掌運事值天霖雨糧道不繼平遣參軍報亮
 來運亮承以退平聞軍退乃更謂亮曰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帝謂軍爲退以誑賊亮出其前後手集書疏本末

平頓首謝罪。於是亮委平罪。平曰。今軍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遂廢律焉。平子豐時爲亮府參軍。亮與書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兩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若都護思負一意。君推心從事。吾可復還。逝可復還也。初平嘗與亮書。勸受賜進爵。亮報之曰。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錢賜百億。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賚。坐自貴大。豈其義乎。若誠欲勸。帝還故局。與諸子並升可也。

十年亮休兵于黃沙。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擢周息民三年而後用之。十二年春

二月亮復伐魏。悉衆十萬出斜谷。遣使約吳同時大舉至鄆軍于渭南。據武功五丈原。魏司馬懿拒之。

亮每患糧餉不繼。使己志不信。乃分

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夏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

城。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入江夏沔口。向襄陽。孫詔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曹叡親率諸軍拒權。亮

數挑戰。懿不敢出。相守百餘日。亮乃遺懿巾幘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曹叡使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

之。諫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固無戰志。閉壘以老我爾。其表請戰。示武于

其衆也。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支吾。豈千里而請戰耶。亮使至懿軍。懿第問其寢食及

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夜匪懈。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語其人曰。

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秋八月亮疾病。未嘗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國家大計。亮皆奏答。遂密授

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身沒之後。退軍節度。其夕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流西南。投亮營。三投

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薨。時年五十四。

原注。魏書。亮每夜夢。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亮卒于郭氏塢。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馬勝。勝負之形。

未可測量。而云嘔血。蓋因亭身亡而自存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琰喪師。與曹元帝。亦云亮軍敗。嘔血。蓋則引違犯以為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張拭忠武侯傳。會秋亮有疾。日侵。物表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將。時帝亦遣尚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語以國家大計。別去數日。復還。亮曰。知君還意。近言罷難。日有所不。更來求決耳。所問者。公刺其宜也。福復請。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聞其次。亮不答。文偉即費禕也。初禕為廣都長。昭烈嘗奄至廣都。禕事不治。且復沈醉。昭烈大怒。將加戮。亮曰。禕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事修飾。所加察。乃解。禕為黃門侍郎。亮南征還。雲僚迎謁于數十里外。年位多在禕右者。而亮特命禕同職。衆皆易觀。至是又並稱之。後相繼繼政事。皆稱賢相云。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

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于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

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

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魏書。水經注曰。諸葛亮死。遺令葬于其山。因即地勢。不絕墳墓。惟深松茂柏。覆蔭川阜。莫知墓壙所在。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

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于

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專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喪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諡。所以光

昭將來。刊載不朽。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設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第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

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

薨。如其所言。初長水校尉廖立有罪。亮廢為民。徙汶山。及亮薨。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

病死。其用法公恕。服人如此。

原注。張拭忠武侯傳。亮駕取諸將。曲盡其情。昭烈嘗命黃忠為後將軍。亮曰。忠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今違令同列。馬超張飛。親見其功。尚可喻旨。羽逢關之。將不悅。

昭烈不離。頃之。策羽爲前將軍。羽果大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豈許說之。始拜命。魏延備皆小人之譏者。且不相同。然延雖勇善撫士。縱有幹用。亮使備當勞劇。延冒險阻。皆受命損。不敢辭。及亮沒。乃率兵相圖以死。亮長史張裔嘗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企忘其身也。子瞻嗣爵。弟均官至長水校尉。瞻有傳。亮初亡。蜀人

所在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

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

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勛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悉蠲止于私門。廟象闕而莫立。使百

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崇德念功。追述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饋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

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返其墓。立廟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祭享。凡其故吏欲奉祠者。皆令趨

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帝從之。原注。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于太廟。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享。亮等實不是式。後主又從之。豈非禮也。景曜六年。詔爲亮立

廟沔陽。謹案。水經注曰。定軍山。亮名。高平。是亮宿營處。有亮廟。其秋。鍾會至漢川。祭于廟。令軍士不得于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

襟度奇雅。推誠任公。不爲譎計。以規近利。深明治體。克勤小物。節用務本。治實而不治名。甄拔才幹。核異

課效。盡其器使。科教嚴明。賞罰必信。是以吏不容姦。人懷自厲。朝會不譁。路無醉人。風化肅然。其治兵統

武。一用節制。出入如賓。行不爲寇。芻蕘不獵。如在國中。戎律整治。號令精明。是以士卒用命。赴死如歸。其

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故易動。堅重故不可犯。是以其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

憂。衆雖數萬。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所至營壘。井竈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受六

尺之孤獨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人不疑法嚴而民悅服用民盡其死力而不怨沒之日西土之人甚于周人之思召伯至于敵國外夷無不歎惜者原注。胡寅斐然集。亮才實文武。明睿

正。而應變無窮。自為幼童。已欲與微繼絕。撥亂世反之正。其規模大策。夙定于胸中。見諸行事。皆平時所蘊積者。

非庶幾演思。嘗試其說而行也。故翼戴先主于傾覆顛沛之間。從容談笑。分割山河。興復漢宗。與瞻昔詔先主于南陽。

其始無不著者。及夫受六尺之孤。履危急之地。奉凡庸之主。誠由已出而不失臣禮。身握強兵而中外無間。行法峻嚴而

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勞。死之日。百姓追思。如喪考妣。庶幾哉帝王之輔。伊呂之節。度越管蕭遠矣。亮雖

地委委出。而從諫如流。改過不吝。都督李平。同受遺詔。平懷狹狹自營。無憂國之事。侍中廖立。從長水校尉。因快

快憤憤。此股亂軍。亮表願平立為民。平徒梓潼郡。立徙汶山郡。後聞亮卒。平歸蜀本。立垂成歎曰。吾終為左班矣。

亮而亮之政靡立垂泣。李平歎死。豈徒伯氏車邑沒遺無怨。亮佐二主自克成都及薨凡二十年無親有言亮惜

救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原注。漢書匡衡上疏曰。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

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繼不歇。此殆導人未得其務也。後漢書。吳漢。亮為。車駕臨前所歎言。劉曰。巨無無所知。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

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會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乎治哉其戒子瞻書曰君子

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

靜無以成學惜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其自頌曰吾心如稱不能為人作輕重是皆三代儒者

正心修身之學秦漢而下未之有也原注。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起。爪牙

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

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疑。劉備者不疑。如在國中。其用兵也

節止如山。遠近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

曰。堯也可貴南面。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流連。則三郡非中國

之

之

之

計難而不純。漢四百餘年而有諸葛亮。有伊尹之志。呂望之略。周公之才。出處不待。恢廓正大。篤于道義。慨然委質昭烈。興復漢室。及受遺託。益加之共。出師討賊。忠順勤勞。繼之以死。亦聖之任也。天假之年。養除兇孽。配天制禮。作樂黜二京之雜。純于王道。可與殷周比隆。勢已定勝。而奪去之遽。惜哉。陳壽謂亮之為相國也。指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于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書見而知之。故得其實。其謂管蕭之亞。匹。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孔明伊呂之儔。而自比管樂。謙抑之辭也。彼壽何人。敢為管蕭若是哉。宋朱熹有言。亮才高而時不與。志大而資不足。功烈未就。而道德有餘。土地褊小。而規模宏遠。三代而下。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可謂知亮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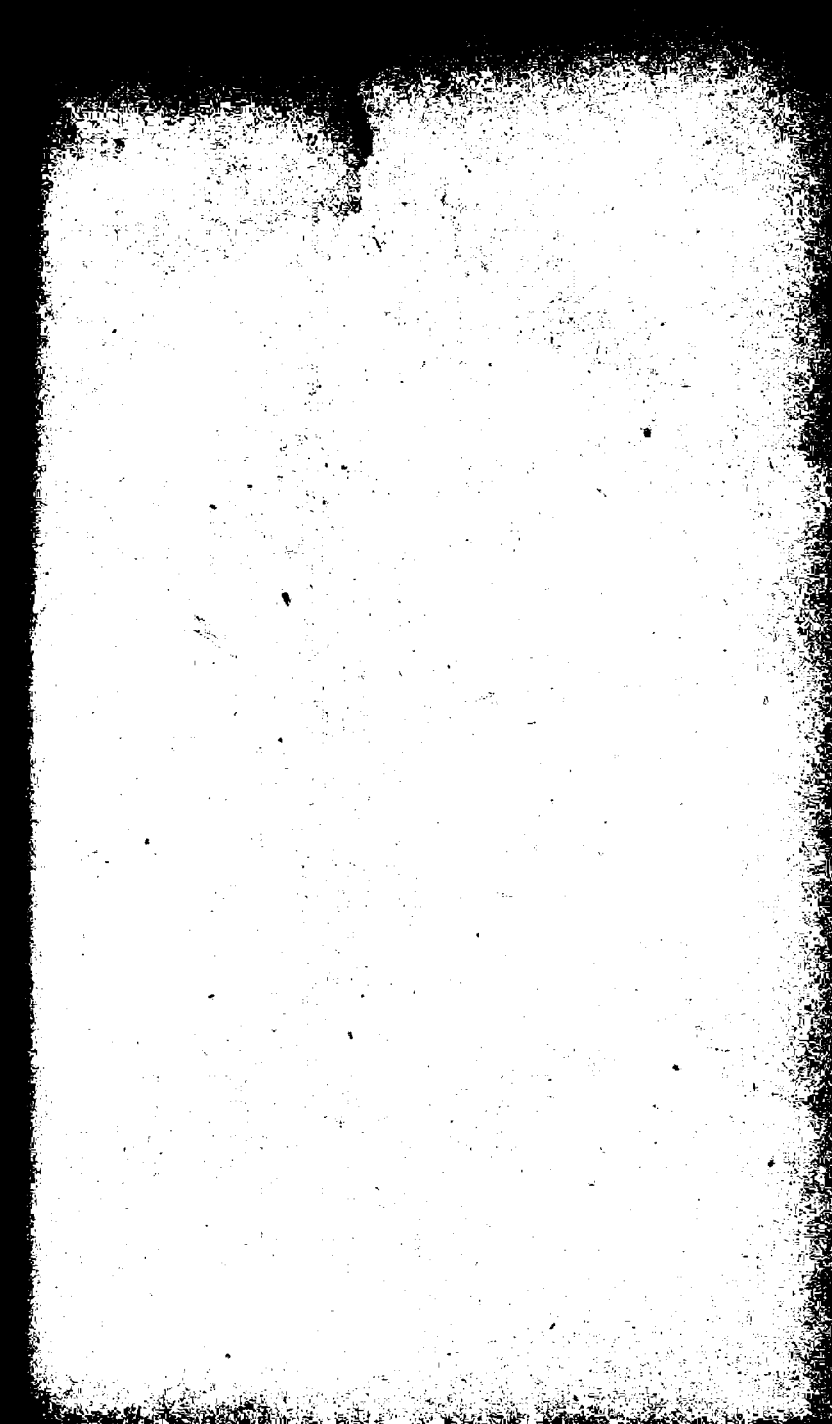
贊曰。命世異人。架天高棟。龍盤初九。泰山不動。曾孫有道。日角英采。載瞻中林。幡然而改。握乾轉坤。與王開國。雷厲風蜚。謀仇討賊。法立民信。政嚴人愛。推誠示公。復見三代。出師靈關。雜耕渭濱。定勝罔敵。大義

益信。隕星告終。天不祚漢。嗚呼奇才。千古與歎。

原注。蜀記曰。看水輿中。鎮南將軍劉宏至隆中。觀亮故宅。立

碑而承。庶先哲之遺光。登隆山以遠望。賦詩萬之故鄉。蓋神物應機。大器無方。過人處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
騶虞鳴。雲雷升而潛龍顯。擊解稱于三聘。尼得招而德愛。管約變于受命。賈感激以回莊。吳徐生之補實。釋臥龍于深
藏。傳劉氏之傾蓋。嘉君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
聘我魏庭者也。英雄君子。獨含天運。登神之祇。豈人之精。何思之深。異世通夢。恨不同生。推子八陣。

不在其矣。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醫之功。一何微妙。干井齊裝。又何諱要。昔在顧天。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壽
妙盡。咸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吾行並微。夷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于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
負辰激事。民言不流。刑中于鄙。教美于魯。蜀民知曉。河渭安堵。匪阜則伊。寧比管晏。豈徒靈宜。慷慨屬歎。昔
爾之陳。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靡。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歎。冀有遺結。惟子之勛。移風來世。餘歌餘
興。懼夫將厲。選哉選矣。厥規享矣。凡若吾子。誰可究已。嗚昔之華。萬思萬慮。今我來思。觀爾故墟。漢高歸魂于
豐沛。太公五世而反周。想翩翩以彷彿。莫影響之有餘。魂而有靈。豈其顯請。王隱晉書云。李興。愨之子。一名安。



續後漢書卷第十六

列傳第十三

漢臣

關羽 張飛 趙雲 黃忠 馬超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昭烈于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昭烈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昭烈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朝人廣坐，皆立終日。隨昭烈周旋，不避艱險。

原注：羽肥，書云與關羽同品，布于下邪。關羽將公，如使與之同行，亦欲乞安其室，公許之。臨破，又屬啓于公，公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必不自安，是與關氏春秋所既異也。 昭烈薨，殺徐州刺史車胄，使羽守下邳，行太守事。

原注：魏書云，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操攻昭烈，昭烈奔袁紹，操擒羽以歸，拜爲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操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于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譖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操卽表封羽爲漢壽亭侯。初，操壯羽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旣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

原注：傅子曰：遼欲白太祖，恐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欺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察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遂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昭烈于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原注：裴松之曰：曹公知羽不歸而心慕其志去不道追以成其義自非有霸王之度量孰能至于此乎所賞曹氏之休矣從昭烈依劉表表卒操定荆州

昭烈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船會共至夏口原注：蜀記曰：初昭烈在許與操共獵獵中來散羽勸昭烈殺操無今日昭烈曰：遣次失之耳若天遣備正安知此不為福也耶裴松之曰：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洩不克諧爾若為國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動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密務非遣次所行曹操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指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破操于赤璧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

遣重將軍駐江北昭烈遣使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聞馬超來降善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原注：孫權遣兵佐昭烈拒操破操于赤璧昭烈收江南諸郡以羽為襄陽太守亮故推重羽答之曰馬超起於賈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鯨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髻之

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髯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創雖愈每至陰雨骨節內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可除爾羽便伸臂令醫劈之適

請諸將飲酒相對臂血流離盈于盤器而羽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昭烈既得益州孫權遣使求荆州諸郡

昭烈不許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羽盡逐之權大怒遣呂蒙督兵取三郡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羽督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而已二十四年昭烈為漢中王拜羽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使南郡太守糜

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安自率眾攻曹仁于樊曹操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將軍龐德力戰羽禽斬之羽又遣別將圍將軍呂常于襄陽荆州刺史胡脩南鄉太守傅方

皆降羽陸渾民孫狼等殺縣主簿南附于羽羽授狼印給兵還其支黨布于梁郊之間皆受印號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言于操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衆國家大計未足爲損劉備播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臨其後許都江南以封權則關羽自解操從之先是權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已蓄怨欲圖羽及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復救使勿進又遣主簿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延又自己得于禁等乃罵曰貉子敢爾吾拔樊不能滅汝邪權聞之遂派圖羽僞以手書謝且許自往原注：與略云：關上本文：裴松之曰：荆吳雖外睦而及羽得于樊兵于關之中使白衣搖幡詐開關以此言之羽不求助于權權必不許羽當也若許相援助何及羽得于扶匡其形迹乎權之手書謝羽許以親往及隨其形迹皆取備之術也典略所載皆情故取之

韓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糧米湘關權大怒爲賤與曹操請討羽自救遂發兵遣呂蒙等襲羽糜芳傅士仁皆嫌羽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成懼不安于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操遣徐晃救曹仁原注：蜀記曰：羽與晃相愛遂共謀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與晃下馬宜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語邪晃曰此

國之事羽不能克引軍南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自知孤窮乃西保麥城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遣將潘瑒邀擊羽及子平于臨沮皆遇害原注：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裴松之曰：按吳書孫權遣將潘瑒邀擊羽走路羽謂：斬之且臨沮去江權遂全據荆

州表送羽首于曹操操并求其屍以諸侯禮葬之羽初出軍圍樊麥豬留其足語子平曰吾今衰矣果不

得還。景曜元年，追諡曰忠義，羽儀狀雄偉，嶽嶽尙義，儼若神人。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然剛而自矜，終以取禍。云子興嗣，興字安國，少有令聞，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尙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子彝續封。景曜末，龐德子會從鍾鄩入寇，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學，昭烈羽年長數歲，飛兄事之。昭烈從曹操破呂布，還許，操拜飛爲中郎將，昭烈依劉表，表卒，曹操入荊州，昭烈奔江南，操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坂，昭烈聞操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無敢近者。」故遂得免。昭烈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守南郡，昭烈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派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羅將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取頭，顏色不變。曰：「取頭便取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飛所過戰克，與昭烈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鑄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操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盩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迤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走，引軍還。巴土獲安，昭烈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

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靖殘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但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詰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佯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誦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徒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猛。亞于關羽。威稱萬人敵。並有國士之風。羽善待卒伍。而驕于士大夫。飛敬愛君子。而不恤小人。昭烈嘗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曰。曠過健兒。而今常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昭烈伐吳。飛嘗率兵萬人自圍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昭烈。昭烈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諡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喪。次子禪。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爲尚書。隨諸葛瞻于旌竹。與鄧艾戰。死。

議曰。羽飛從昭烈。嗟。鳥起義。厥定君臣之分。期復漢室。百折與王。雖如虎嘯。風從龍。夾之以飛。雄猛震一世。號稱萬人敵。羽報效于操。發書而去。飛瞑目橫矛。而與操決。矯矯義烈。上通于天。漢子是乎不亡。及羽擒于禁。飛敗張郃。掎角荆梁。續留萬里。示天下形勢。賊不足平也。羽威震許維。權操隳膽。篡潛鼠伏。陰謀揜。壯哉乎。爲漢家一死。無憾也。羽以死事昭烈。昭烈與飛以死報羽。君臣三人。始終不渝。共死一義。古所未有也。

謹案趙雲傳闕

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操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元。昭烈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于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勳率士卒。金鼓振天。默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昭烈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昭烈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遙知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昭烈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

關曰。雲忠雖權傾一時。始終不為漢死。士功烈志膽。曹樊之儔。雲尤國慮經遠。壯而不疏。每進忠益。輒中機。會其諫昭烈之討權。較其輕重。因宜先襲。後與。謂國賊曹操。非孫權。則有未盡者。夫惡莫大于黨賊。故春秋深治賊黨。賊而無黨。則為惡者孤。亂臣賊子懼焉。是以釋州吁而誅宋公。之伐鄭。置華督而貶諸侯。之滅亂也。原注。春秋隱公四年春。王二月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相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三月公會齊侯。陳侯。衛侯。蔡人。衛人伐鄭。權知昭烈漢室之胄。有英雄之略。帝王之器。覺操之後。終不以荊州相奉。乃襲殺關羽。勸

操伐漢。稱說天命。既又稱臣于丕。志乎偷竊名號。據江東南。面自帝。則其險詐無恥。又甚于操。樊。翼與賊。罪浮于丕。漢賊不在魏。而在權矣。矧于昭烈與羽。義同生死。苟雪仇恥。雖以國斃。無所于憾。先吳後魏。未

爲失也。王者之所爲，衆人願豈識哉。議案，伐吳之役，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及魏亭之敗，諸葛亮曰：而期先吳後魏，夫爲失也。則于情實爲不合矣。

馬超字孟起，衛尉騰之長子也。原注：三國志：超有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等俱起事于西州。初平三年，董卓率兵來西州，超與騰率兵討之，董卓敗，超與騰還涼州。

騰爲李傕所敗而還涼州也。袁尚遣所置河東太守孫資與并州刺史高幹、匈奴南單于

兵高餘人與超會，超署超爲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援幹于平陽。超爲流矢所中，囊足以戰，大破之。超將

應德斬援，納頭轎中以獻。超乃表超爲徐州刺史，拜諫議大夫。後騰與超遂不和，求還京畿。于是徵爲

衛尉，以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原注：三國志：又拜超弟伏波將軍。伏波，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

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據潼關，操自擊之。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欲自蒲阪渡，超謂韓遂曰：宜于

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操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遂于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操聞之曰：

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操與遂軍馬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操，左右將許褚睨目盼之，超乃不敢動。

操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因縱擊，大敗之。斬宜、堪等，遂超奔涼州，操退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

東還，誅騰、夷三族。原注：典略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韓遂將兵，程銀、李堪、張橫、樂進、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據關中。超立僭號，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于河渭之交，超等

敗走。超至安定，遂奔涼州。詔收滅超家屬。楊阜說曹操曰：超有佩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爲備，隴上諸郡非國家

所安也。

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盡有隴右之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于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

衛閼襄城門盡殺超妻子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原注。通鑑謂自。獻帝建安十八年八月。馬超入涼州。魏將與。九月。參軍事楊阜起兵攻

之。超奔漢中。注。操還。超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超八月。敘兵不至。則康韋康及太守欲降

不。超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城。阜見敘及其母。歐執超妻。敘曰。何為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若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于天下。馬超背父

杖刀立直。超雖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止。不復呼備字。明日歎曰。我今乃知其所以敗。嗚呼人主字。機爲開羽飛所殺。自後乃事備。裴松之曰。超以窮歸備矣。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羽得與飛立直乎。凡人行事。皆謂其可也。知其不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關于禮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備爲關羽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爲笑。昭烈爲漢中王。拜超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也。直與實請所記載。雖難盡信。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驃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疾如疾首。海內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氏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嚴賊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祚。以對于天下。二年。薨。時年四十七。諡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爲曹操所誅。略盡。惟有從弟岱當爲微宗。血食之繼。深託陛下。餘無復言。

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侯。超女配安平王璿。超之入蜀也。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操得之。以董賜關。關以秋付魯。魯手殺之。原注。關羽殺魯皆魯人之敵。爲魯敵。魯因窮而救魯。不獨愈乎。黃忠趙雲。諸擊壯。也。其庶妻之徒歟。

議曰。馬超父子勇冠西州。與韓遂頗寔。爲寇殘滅三輔。藥傷漢室。董卓因之。肆其蛇豕。漢遂以亡。天下分裂。不能歸命。有德。卒墮操手。關門誅夷。債踏不悔。有勇無義。君子悼諸。然潼關之役。操幾不免。孤劍來歸。卽廟關張之列。超亦人豪也哉。

贊曰。扼腕建義。夾輔復漢。死生不渝。扞主于難。羽以義強。飛以勇聞。揮斥風雲。撼搖乾坤。視操如狐。視權

如鼠莫我敢當。夫孰子侮。佗佗雲忠。載纂武功。超巖獲操。一時之雄。

續後漢書卷第十七

列傳第十四

漢臣

龐統、法正、龐參、龐演

謹案龐統傳闕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明五經，兼通讖緯。嘗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肯，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因時觀講。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守遂不敢復言。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且使觀會。吏會者數百人，父問其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為三公也。」原注：後漢書·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第一。每月拜尚書郎。五通尚書僕射。歷事六帝。在公台三十餘年。凡二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等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父衍，司徒掾，廷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用，又為其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付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于荊州見曹操，還勸璋絕操而自結，昭烈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違，爲松稱說昭烈有雄略，密謀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董開曾操欲遣將征張魯，之有權心也。松遂說璋宜迎昭烈，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正既宣言，陰獻策于昭烈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

璋字，與此合。劉璋亦有弱字。

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于內。然後資益州之殷富。

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昭烈然之，泝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左將軍驟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矣。昭烈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率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勤兵以避敵也。于是顯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屢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權左右不期，本未必歸咎，曩躬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于外，不敢反命，恐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殘敬，願念宿遇，瞻望悵悵，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于終，實不藏情有所不盡，但恐聞策薄，精誠不感，以至于此。爾今國事已危，禍患在速，雖捐放于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爲區區，不欲失卒將軍之意，而卒至于此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選，

陳志作相選。

趨求順耳悅目，隨阿遂指，不圖遠慮，爲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強弱之勢。

相選，謂作相選，與此合。

雖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遲期計糧者今此
將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遂多所供遠賦慮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
持久也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犍爲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進將何以
禦之本爲明將軍計者必謂此軍驕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驍車騎遠弟
弟至其甘寧等爲其後繼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在巴東廣漢犍爲過半已定巴西一郡
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庶幾處者十戶而八若敵遠則百
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主矣廣漢廣漢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明實爲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
賊賊下諸軍放散兵將俱盡而敵衆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維存亡之勢昭然可見斯乃大略其
外賊爾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豈當不見
此數賊日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莫肯盡心獻良計爾若事勢窮迫將各衆生求濟門戶展轉反覆
與今計異不爲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願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猶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
太守許靖將險城降事竟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既禱服昭烈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
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

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昭王之待郭瑰昭烈于是乃厚待靖原注

郭。燕昭王于破燕之魯。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瑰曰。齊因孤之國亂而圖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

然。誠得賢生以共圖。以復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瑰曰。王必欲致士。先從瑰始。況賢子

賢。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拜瑰改館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野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孫臏曰。夫禮

賢。為邦之要道。封豕式圖。先王之令軌。故必以禮行其禮。高後世。然後可以延頤四遠。振服羣黎。苟非其人

道不處行。增虛室則友于不種。出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具心。論讓則始為豐首。安在其可以寵先而有以感致者

乎。若乃浮虛是崇。偷薄斯榮。則乘直後。將何以禮之。正務感之術。還貴命之風。神之郭瑰。非其倫矣。要

於之曰。郭瑰非賢。以權計策。況文休聲名夙著。天下稱之。雖未年有報。而不事不彰。若不加禮。河以禮道

遠之感乎。法正之以靖方魏。未為不當。而盛以封豕式圖為類。何其狂哉。然則燕昭亦非。豈惟郭若。至于友于不種。

夫由于將。每稱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讚其受任非所。精則在于曹車。卓初乘政。顯則受其徒者。以

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餐之德睡帳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

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縱橫將軍官啓至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

孫權之逼近則權孫夫人生幾于肘腋之下當此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翻翔不可復

制如何禁也使不得行其意耶初孫權以妹妻昭烈妹才捷剛狂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立

昭烈每入心常凜凜亮又知昭烈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原注。孫權曰。夫賊自下。此其害國之道。利維于龍

圖。若乎。故願重動。不免違命之利。揚于雖親。猶加亂行。設政舉進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國。榮幸而藉其

之。夫豈不愛。王豈故也。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利矣。二十二年正說昭烈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

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遠北還此非其智不速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逼故

爾今策獨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素往討可必克之既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

曹奐王室中可以置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昭烈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于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昭烈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曹操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爲人所教也。原注。裴松之曰。蜀與漢中其地險峻。蜀主之智。豈不及此。據許略未展。正先勇之策。夫聽用高謀。以成功。則主之智。雖不皆然。魏武以爲人所教。亦非。非謂實之常言也。昭烈嘗與操兵戰。勢不利。宜退。昭烈怒不肯退。矢下如雨。正乃往當。昭烈前。昭烈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昭烈乃曰。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昭烈立爲漢中王。以正爲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昭烈爲之流涕者累日。諡曰。彥侯。關子建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昭烈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仇。羣臣多諫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魏曰。初孔明語昭烈以恢復大計。謂荆州用武之國。益州天府。若跨有荆益。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則漢室可興。乃抱膝長吟之日。素定之論。討操復漢之規模也。統發其幾。而法正張松成其謀。爾統勸昭烈襲取益州。于坐上劫執劉璋。昭烈以爲當與操如水火。而一之以誠。厚矣哉。議者猶謂孔明用仁義詐力。雜以取天下爲失。原注。宋。蘇軾論。夫仁義則無詐力。詐力則無仁義。政猶水火之不相入。惡能雜之哉。焉表叨據荆

益厭然忘漢。僭擬乘輿。則亦一操。璋琮奉操。則亦漢賊也。皆王法所必誅。孔明相昭烈討而有之。仁義之師也。豈詐力之有哉。又謂齊桓震矜于葵丘。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三分。原注：曹氏論。顧松豈以不禮爲嫌哉。知操必不可奉帝王之真。在昭烈。故舉州事之。見幾之士也。嗚呼。統正雖道義不足。而智謀亞于亮。統卒于圍雒之際。正沒于取漢中。翌明年。使二子不死。與亮左右。功烈豈止于是。天不祚漢。惜哉。贊曰。士元宏雅。三略基霸。乘機挈會。義不爲詐。法正張松。獻籌效忠。延我帝統。二賢之功。

續後漢書卷第十八

列傳第十五

漢臣

許靖 糜竺 弟芳 孫乾 簡雍 伊籍 秦宓 費詩 杜微 五渠

謹案此卷止存孫乾傳一篇餘傳全闕其議亦止費詩杜微二人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昭烈領徐州鄭玄薦乾辟為從事後隨從周旋昭烈為曹操所敗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糜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尙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見重如此昭烈定益州乾自從事申郎為秉忠將軍雍容風議見禮次坐與簡雍同列頃之卒

議曰詩守經事而不知權左遷宜矣晉習鑿齒謂創始之君須大定而後踐天位篡統之主必速建以係

衆心惠公朝廣而子圍夕立原注左氏傳秦獲晉侯以歸晉侯始會秦伯且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子愛其君而不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衆原注晉侯始會秦伯且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

命曰必報讐有死無二以此不和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原注後漢書更始遣使立光武為蕭王合罷兵諸

郡南即皇帝位昭烈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世觀舊物見幾之論也杜微以公孫述視

昭烈自同于譙玄李業。介然以為高。原注。後漢書。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平帝時拜議郎。遷中散大夫。為譙

連聘不詣。述謂使署曰。君玄不起。便賜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述許之。玄終于家。李業

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王莽居攝。去官。杜門不應州郡命。趙公孫僭號。徵之。業固疾。不

起。述遣使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業飲毒而死。亮開誠心辨正僞。以討賊次第求賢自輔。反覆以書而徵。終不悟。嗚呼。不知統

紀而病昭烈尊曹丕者。豈惟徵哉。千載之下。猶謂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

世號名位。原注。猶宋高祖之稱。楚元王後。原注。南史。宋高祖武帝諱裕。字德興。彭城縣

稱吳王恪後。五代史。南唐李正倫。為徐溫養子。冒姓徐氏。名知諱。及受吳嗣。自言唐太宗子吳王恪之後也。是非難辨。非光武之比。故不令紹漢

氏之統。奪而與魏。甚矣偏私之惑也。夫高祖沛豐邑亭長爾。史臣猶推而上之。以為帝堯之後。而得天統。

自劉累士會至于豐公。歷數千載。系而不絕。原注。漢書高帝贊。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魯文

公世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

至昭烈之出于中山靖王。又二百餘年。孤寄為

說。豈若孔明之親見孔明。方高臥不起。抱膝長吟。觀時擇主。以奔敗流。離異姓之人。亟往而遵從之哉。其

使族屬疏遠而莫能辨，果非劉氏之裔。孔明其安與乎？又謂霸業可成，漢室可興，不當紹漢室之統。孔明其如是而言乎？于是幡然而改委質，臣事非漢室之胄，帝王之真。孔明其從之乎？卒使昭烈繼漢稱帝，纂承大統，昭烈既終，以討賊自效，謂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又謂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即出關輔繼之，以死，世展不暇，統體不正。孔明其若是哉！昭烈之同符先武，不復疑矣。非宋高祖南唐烈祖之比也。近歲余屢入幽都，過深那，那南十里，而近曰樓桑廟，昭烈故居也。廟後大家十餘，郡人以爲昭烈之先中山靖王之後，諸王孫之坐，故唐昭烈于前以祀之，兒童故老，婆娑其下，指是葆桑竹馬之處，稱其義概。至于流涕，英靈鬱然搖動，草木昭烈族屬，仍爲數十家，莫不以垂青皇孫自處。豈東漢之季，猶夫天王敢妄自以爲帝室之人乎？敬之北三十里而遠，唐盧龍節度使劉濟之墳，林曰梨園頭，丘塚聯瓦十餘里，其碑各皆大書深刻，以爲漢中山靖王之後。其子孫爲遼金大姓，曰韓、劉、馬、趙、車、騎、將軍，飛有裔孫爲僧，住幽都聖安寺。歲時相與上冢，落落焉道刑牲，歃血之義，親同骨肉。自唐迄今，去漢殆千六七百年矣，而猶不忘其系，豈漢之世遂忘之乎？且昭烈以義操以姦權，以猜道之所在，命之所歸也。昭烈固自爲正矣，又不在于世歷之明否也。識真者鮮，醜正實繁于微乎？何誅。

贊曰：文休偉器，孔明致敬。子仲之興，昭烈是肇。乾雍籍宓，材咸適用。丹楹刻楸，繡扶皇棟。命乃在天，統不

以地於赫昭烈。帝室之系。有仁有信。有禮有義。配天丕乃。僭偽詩。徽弗與。烏足語智。

續後漢書卷第十九

列傳第十六

漢臣

董和胡濟

楊容類本

李福

劉巴

馬良弟譔

向朗兄子

張裔

楊洪

何祗

謹案董和傳闕

楊容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亮主簿。亮嘗自校簿。容直入牀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警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無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原注。漢書。丙吉嘗出邊。道軍闕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矣。按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謂相勤。其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幾竟。丞相課其殿最。矣。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也。三公典和陰陽。職當憂。是 陳平不肯知饒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原注。漢書。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以問之。據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陳平不肯知饒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原注。漢書。上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入。問饒穀。實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為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可通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備大夫各得任其職也。彼賊達于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

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容卒亮垂泣三日而後已。賴玄零陵人。昭烈為漢中王。用荆楚

宿士以玄父非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漢嘉王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卒玄嗣。為丞相。西曹

令史。隨丞相亮于漢中。早卒。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玄。掾屬喪楊容。為朝

中損益多矣。諫字元泰。有容止。行刺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治中從事。昭烈領益州牧。以為別駕。後代

賴玄為太常。大將軍蔣琬開陳休曰。漢嘉前畫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于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

乎。其見重如此。姚掾字子緒。關中人。昭烈定益州。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

群為掾。拉進文武。于亮稱曰。益者莫大于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向。今姚掾拉存剛柔。以廣文武之

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廣其望。轉為參軍。亮薨。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貞誠。篤粹。延熙

五年。奉同郡馬助字盛衡。馬齊字承伯。助為劉璋書佐。昭烈定蜀。群為左將軍。馬助為從事。卒。齊為

張飛功曹。飛貢之。昭烈為尚書郎。建興中。為丞相掾。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建興本于昭烈。武元年。

建興本于昭烈。武元年。昭烈為飛參軍。建興本于昭烈。武元年。昭烈為飛參軍。建興本于昭烈。武元年。

亮薨。為尚書。賈齊曾以才幹自顯。其信于州黨。為亮識拔。不如掾云。賴玄。姚掾。三人皆曾為昭烈書佐。故合傳云。

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都督。揚

州。李福字孫德。梓潼涪人也。昭烈定益州。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都督。揚

威將軍入爲尙書僕射封平陽亭侯丞相亮于武功病篤末帝遣福省侍因辭國家大計福既與亮語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吾知君還意近日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公所問者公親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請請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將死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福爲人精識果銳敏于從政延熙初大將軍蔣懿討南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率子驥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尙書郎廣漢太守

議曰董和之亮直清動濟容太伯之績密詳審參署幕府贊襄事業皆以忠盡實才爲亮所稱公平之政所由立也李福之請後事亮語以蔣費不復語其次政如高帝之于蕭曹平勃後身規模井井不易何其明也原注漢書上漢高皇后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蕭王也則其文曰王陵可然少明也容之進規固知大體然周公望道未見其有不得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原注漢書上漢高皇后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蕭王也則其文曰王陵可然少明也且當文武成康之際而憂勤若舜况孔明受命于敗亡之餘以蓋爾蜀欲資之以討吳魏不躬親審核夙夜勤勞其得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哉所以自罰二十日上親決之不以爲疲雖敵人亦以食少事煩爲虞此孔明之所以忠也遠以陳平丙吉太平宰相讓之汪象哉

劉巴字子初零陵涪陽人祖父暉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蓋寇將軍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其謀南陽士民怨祥起兵攻之祥與戰敗死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

群故所親信人審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界戶曹史主簿謹案陳志作主記注劉先謹案陳志作劉先主考劉先見劉表傳主字衍欲遣其甥周不疑就巴學巴曰昔游

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

書乃欲令甥摧鸞鳳之覽游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于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由是知名荆楚

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操征荊州昭烈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操操辟為

豫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原注零陵先賢傳曹公敗于烏林遷北時欲遣相陪會昭烈略有三

郡巴不得反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則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

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于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答曰劉公雄才

蓋世懷有烈士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更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反此其義也遂適

交趾昭烈深以為恨巴至交趾更姓張見太守士燮議不合由牂牁道適益州為郡守拘留欲殺之主簿

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請自送至州劉璋見之甚喜咨訪政事原注零陵先賢傳劉璋父焉昔為巴父祥所事

孫堅作其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奉焉為學厚明也璋遣法正迎昭烈巴諫曰備雄人也入蜀為賓若使討張魯

是放虎于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昭烈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誅三族昭烈定益州巴辭謝罪

負昭烈不費而諸葛亮數稱薦之昭烈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

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愛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豈愛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昭烈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違北假道于此豈欲成孤事邪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誰獨任也亮亦曰子初雖有權之冲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奮義人讓之耳初攻劉璋昭烈與士大夫議者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收寶物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巴曰易爾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各吏爲官市昭烈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足建安二十四年昭烈爲漢中王巴爲尙書後代法正爲尙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疑遂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法正字陵先賢傳。是時中夏人情未一。國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欲欲即興。巴以法正爲天下不廢。且欲觀之。與主權者。備以他事殺之。由是連人不復言矣。

昭烈即位昭告皇天上帝
稱爲高士乎
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謠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昭烈領荊州辟爲從事及昭烈入蜀諸葛亮亦從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顯魄兆見矣原注。嚴於之曰。良妻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夫變用雅盧審貴垂明于以

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于德，世服于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竝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昭烈時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街亭命協，糧二家，幸為良介于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為章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見吾愛章之助。」原注：夏伯昆。奇人吉士。志作奇人。與此合。荆楚之令，鮮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其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昭烈即位，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帥皆受印號，咸如舊制。昭烈敗績于夷陵，良亦遇害。時年三十六。昭烈拜良子秉為騎都尉。良弟顯字幼勳，以荆州從事。昭烈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昭烈臨崩，謂亮曰：「馬良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諸案：今志作亮猶不然。宋本多謂為參軍，傳引見說論。自晉遂夜。原注：魏國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糧悉之數千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公方其時，非也。以事預制。彼知官野內通。北顧亦通。公時多疑，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食言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公深明此理，而曰：亮知其策，執五國以服南方。故其高之世，南方不攻。建興六年，亮出攻祁山，時有魏將魏延、吳懿等論者皆言以為宜令為先鋒，而亮遂來拔護統大車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護遠走，節制舉動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疑其欲還，因擊之。護敗走。士卒雖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收護下獄，流涕斬之。以謝衆。時年三十九。護臨終與亮書曰：「明公寵護猶子，護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護雖死無恨于黃壤也。」于時

楊洪字季休，隴西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昭烈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合江，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為蜀郡從事，昭烈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效死，女子當效節。兵圍是時，蜀郡太守法正從昭烈北行，亮于是表洪領蜀郡太守。亮事皆辦，遂使即其頃之職。益州治中從事昭烈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昭烈疾病，懼有後患，舉兵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軍慮是以元益無所懼，洪即啓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曷討元。曷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嶲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慮，惟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尋安而縛歸死，如其有變，奔吳求活耳。」敕曷綽但于南安峽口遮便得，曷歸報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二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益州刺史，裔聞之，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于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明慎備少，使裔隨從，目下效其器能，于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徵過受罰，不持厚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所，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于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吏，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憤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謹案：今志作柏下營。通志作桓下。宋本作桓下。與此合。壞吾之用心，食不

知味後流遊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賢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于元儉而有不能忍也耶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款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去韃為而洪已為巴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續漢書目錄此下有傳祗傳今闕

魏曰：自明幹任內外事，散廢易而無怨，精于問學，老而益篤。君子哉！龍尹環列，稱為均淑。若張裔之機，辨揚洪之款謀，何難之精敏！亮能任使，各盡其才，虛偽不容，懷懷自攝。是以本根強固，紀律嚴明，拜表出師，一用節制，內修外攘，共行天討，以王法行王道，三代之政，復見于是矣。

續漢書此卷贊闕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

列傳第十七

漢臣

劉封 劉劭 彭萊 李進 廖立 李嚴 魏延 楊儀

魏列曰：凡親不以罪者。如魏吳諸人。類為死處。封等八人皆明劉未害世以罪誅放者。故自為列傳云。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昭烈至荊州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昭烈入蜀自葭南還攻
 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武力過人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
 將宜都太守孟達北攻房陵殺其太守蒯祺進攻上庸昭烈遣封統達軍上庸太守申耽降遷封為副軍
 將軍關羽圍樊召封發兵封不應又與達不和恃貴陵達達叛降魏與魏將夏侯尚等襲封與關羽古
 人有言陳不問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賈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羅
 綱孝子撫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原注：史記：范蠡自齊遣大夫種會曰：種高也。良弓讓。投種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會稱病不朝。人或說種且作亂。種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代吳七術。寡人中其三而敗吳。其四
 在子。子為我從楚王試之。種遂自殺。種變法治秦。秦人富強。天子致胙于孝公。種侯孫實。秦封之閼於十五邑。號
 為商君。孝公卒。種孫王立。公子處之徒皆商君反。惠王車裂商君以徇。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
 家語：晉參道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穆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也。

彭萊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于太守許靖曰昔高宗

夢傅說周文王已爾爰及漢祖納食其于布衣原注·漢書·酈食其為里監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入，卽與揖不拜，言六國從衡，時因下陳留，號食其為廣野

此乃帝王之所以創業垂統繼熙厥功也今明公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

之作于是乎如雲龍之義于是乎興然而六國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綿竹秦必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

林石漱流吟詠陳志作守真仁義之途恬淡澹然之域高概節行守直陳志作守真不虧陳志作守真

清遊陳志作守真加以加旂陳志作守真此人必有忠陳志作守真豐功厚利建跡之助陳志作守真然後陳志作守真

王府飛擊于來世不陳志作守真仕州不陳志作守真又陳志作守真州牧劉璋璋免鉗萊為徒隸會昭

烈入蜀亦流北行陳志作守真往見陳志作守真與萊非故人也陳志作守真上統牀臥謂統曰須客

能當與卿善陳志作守真能往就萊坐陳志作守真又先責就食然後共語陳志作守真信陳志作守真大義之面陳志作守真

自知萊遂以殺之昭烈昭烈亦以為奇陳志作守真令萊宣傳軍事陳志作守真指授諸將陳志作守真

領益州牧陳志作守真治中從事陳志作守真乘起徒步一朝陳志作守真州人之上陳志作守真形色陳志作守真自矜得遇陳志作守真

而內不能善陳志作守真言昭烈陳志作守真乘心大志廣陳志作守真難可保安陳志作守真昭烈既敬陳志作守真加察陳志作守真萊行事陳志作守真

太守萊聞陳志作守真當遠出私情不悅陳志作守真往詣馬超陳志作守真超問萊曰陳志作守真卿才具秀拔陳志作守真主簿相待陳志作守真

太守萊聞陳志作守真當遠出私情不悅陳志作守真往詣馬超陳志作守真超問萊曰陳志作守真卿才具秀拔陳志作守真主簿相待陳志作守真

其本志曰：夫以古為兵，故稱稱兵車。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為也。超為旅，
 危懼聞策言，大驚，嗚然不容，策退。其表策辭，于是收策付有司，策于獄中與諸將，曰：僕昔有
 侯以為曹操，處孫權無道，振威開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公乘而後，因廷參，真曰：街，爾士元，斟酌其間，遂得詣公子，段萌，抵掌，論治世之
 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于故州，不免，凡應，及于罪，向得
 君得君志，行名，願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辱，誰復過此。
其書後語云：僕我
其父：謂有百死也。
一則狂言，自求種醜，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主，天下之圖，右手，則
 愚夫不為也。況僕願別，我愛者，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有投江陽之論，不
 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佞原注：他，依語，此僕之下，愚薄，虛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
 老少，西伯九十，事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于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其
 前事，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爾。昔每與士元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
 于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助竹帛，士元不幸而死，僕敢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
 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爾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
 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二年。昭烈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昭烈疾病。嚴丞相亮。嚴遣諸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拜前將軍。以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與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先帝深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妨佳也。其見推如此。初。亮南征。詔賜金鈇一具。而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虎賁六十人。亮固辭。不得。臣之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乃嚴遂稱王亮以書讓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注。案。亮。固。辭。不。得。臣。之。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乃。嚴。遂。稱。王。亮。以。書。讓。之。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何。不。復。相。解。注。案。亮。固。辭。不。得。臣。之。下。臨。以。匡。國。勉。以。大。義。而。遂。行。是。邪。原。注。蜀。志。曰。謝。以。光。國。戒。之。以。勿。荷。之。道。是。以。未。得。歎。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職賜百億。守財無末。功已未答。而方原。注。蜀。志。曰。謝。已。未。答。而。方。若。誠。謂。新。散。遣。于。歸。邪。百。億。謂。位。極。命。先。帝。于。地。下。爾。非分。坐自貴大乎。原。注。蜀。志。曰。謝。已。未。答。而。方。若。誠。謂。新。散。遣。于。歸。邪。百。億。謂。位。極。命。先。帝。于。地。下。爾。八年。遷鎮南將軍。以曹真欲三道寇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于曹曰。亮與曹共事。亮以明年當出軍合淝。以中都護亮將曹改名為平。九年春。亮尋移屯平。備有軍。秋。夏之際。亮與曹連營。不嚴平。曹軍孤忠。督軍成。曹略指。時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曹更作。說軍糧。曹使以便歸。欲以解己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又表。未帝說軍。備退。欲以騙賊。與曹亮具出其前後。曹使曹未平。曹將曹灼。平時將曹。曹謝罪。負于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吏。

水名無憂國之憂臣嘗出彼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繼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已則臣
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誠情欲因行之際臣利也是以
于豐晉主江州隆崇其選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
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喪之然謂平不任于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順倒乃爾臣事雖微而
是臣不敢言多增拜表又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備危取不辨迷罔
論無業有違人爲志快情悲哉若無天地自便豈軍雄心遂空開軍臨壘而何託然還沮漢軍臨空沮
邊江陽平參軍孤忠勸說乃止平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強不可包含以危大業
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劭使持節前軍師領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
左將軍領荆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懿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玄
侯臣吳班領長史校軍將軍臣楊儀督左軍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
護軍臣劉放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
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闕晏行參軍偏將軍臣麴習行參軍裨將軍臣杜叡行參軍武略中郎將臣
杜祺行參軍設戎都尉臣盛軌領從事中郎武略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驍將策

削其爵土。詔廢平為民。徙梓潼郡。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開。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子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黜。亦乃克復。思道則順。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節。兼軍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刻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所戒。明吾用心。隨書長款。檄而曰。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鱗甲不可近。鱗甲。江表傳曰。鱗甲。用情深刺。利其鱗。鱗是鱗也。曰。鱗可狎。李麟甲。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爾。不圖復有書章之罪。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十二年。平聞亮薨。發病卒。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

不能。故以遺信。也。官。原注。參林侯書。音義。朱。音錄。提。音如北方人名。上白也。

議曰。封刺。策自取。夷滅。刑不為。強立。廢放。廣禁。錮罰。奪其罪。政立令行。國人提服。東漢刑綱。擗地。朝臣卑。終于顯犯。故。置實。廢論。以為治。當荷嚴。孔明治蜀。猛以濟寬。知救弊之道。並。得。聖。曰。管仲。魯伯。也。邑三百。沒齒。無怨言。聖人以為難。亮之。視。廖立。垂涕。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亮。平。而。刑。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腐。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諱。況。大。人。君。樂。生。之。心。流。於。德。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

為亮子。是。可。謂。能。用。刑。矣。

謹案曰：此下有魏延楊儀傳今關

議曰：延以勇略為昭烈所拔，故每以韓信自許。原注：漢書·張良曰：漢王之將，獨稱韓信。

擊黃。南絕楚道。漢王與之。後漢書：耿弇請北收上谷，吳未發者，定彭寵于遼陽。取張豐于東郡。遂收冀州。

延雖不自制，而謂亮為怯。嗚呼！亮豈怯者耶？夫小勇似勇而非勇，大勇似怯而實勇也。武王

時晦會盟津者八百諸侯，不攻而退，使紂百克而自斃。原注：史記：武王親兵至子，紂自斃。

惟魯不與，羽角遂巡，選德，使羽咆哮自憤。原注：史記：項王謂漢王曰：天下皆叛我，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天下所以共叛將軍也。

良雖折敗，慨然而復。漢亮切于內治，緩于出師，屢出屢反，盤桓不進，及成算定勝，然後雜耕渭濱。

之甚，示必討之勢，辱懿巾幗，懿不敢出，皆屈于一時，信于萬世。王者之大勇，延豈知之哉！且高帝既

秦關外響，應遂將五諸侯。原注：常山，河南，韓，韓，韓也。故韓信得北舉燕趙，光武都于雒陽，割平諸僭，故耿

弁得會車駕，當亮之時，昭烈崩殂，孫權掣肘，雍闓內訌，百關以西，未克一郡，界延萬人，其能濟乎？況于亮

方為湯武之事，仗正道明大義，一用節制正兵，其止如山，進退如風，靜動嚴固，開國宏遠，自足滅賊，堯關

之掩擊鴻溝之反攻昭帛聞金詐謀說計皆所不為原注。漢書沛公與張良俱南攻下城。西入武關。沛公欲擊秦

。易請以利。乃令留侯具持重寶贈秦將。其欲速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誅之。良曰。此獨其將欲時。士卒恐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懈而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云云。項羽與漢約

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沛公為后。羽解而東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自強也。天下皆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以自弱也。且天下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以自危也。且天下已叛。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所以自危也。

楚者志于功利行險僥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剛愎自用至于殺身烏足與語是哉儀有

而不知義不能自附康爾先國家之急原注。史記趙拜相如為上卿。位廉頗右。頗羞為之下。宣言曰。君

曰。秦之所以不勝而兵于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

私。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門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謀。為解脫之

新與元帥以私憾殺大將使孔明不隕于麾下罪浮于延矣

諸葛孔明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一

列傳第十八

漢臣

王連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霍峻 羅憲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昭烈是事臨蒞進軍來偷還蜀則不降昭烈美之而不
也成都既存以連為杜預令轉任廣都所居有積滯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于
故良才以為官屬若呂乂杜祺劉幹等皆擢大官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假節府如故建興元年拜
後封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丞相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
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已若意欲必往而連言輒至停留者久之會連卒于山
重江

李恢字德昂南郡人也仕郡督郵護軍今連作任郡督郵姑婿靈習為建伶令有違法之事恢坐習免
官太守董和以恢功士大姓寢而不許風注一謂防備也後貢恢于州涉道未至聞昭烈自葭萌還攻劉
璋恢知璋必敗乃託名郡使北詣昭烈遇于蘇竹昭烈嘉之從至雒城遣恢之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

成都既定。昭烈領益州牧。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執送。昭烈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庾降都督鄧方卒。昭烈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君子不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

察之。昭烈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為庾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原注。平夷縣在

云。庾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昭烈崩高定。離于越。蜀。雍闓跋扈于建寧。朱褒反叛于

為限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刺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請韓太相糾合圍恢軍于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

息。始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外斥鄉里。乃今得復。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

相告。南人信之。圍守愈嚴。後由章太破之。追討逐北。南至黎江東。接非洞。與亮聲勢相接。南土平定。恢

居多封漢興亭侯。所安漢。後復擊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頗盡惡類。徙其豪帥于成都。

出。復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費。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年。以交州屬吳。恢更領建寧。大

還居本郡。徙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都督。隨諸葛瞻拒鄧艾死。遺嗣子

護。案目錄。此下有呂凱傳。今闕。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令。

令劉巴曰：雖亡黃權，復得孤，此爲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

忠爲祥河太守。郡承朱褒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將宿衛

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

亮帥劉育反，護軍蔣斌、陳深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育，平南土。原注：亮以忠爲

果翼用法嚴，與劉劉翼相亮以參軍馬忠代翼。召翼合還。其人謂翼宜速卸印。翼曰：吾受命於先主，代人未可。惟恐翼爲誠賊之實，豈可以所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劉乃發。忠因其勇，遂有斬之。亮嘗

大南中地名。音交。武。徵征南中。因以名官。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京，陳太守張裔于吳，

督常駐平夷縣，忠望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營郡亦久失土地，忠繼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

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拜鎮南大將軍。七

年，大將軍費禕先薨，魏寇留忠成都，平尚書事。禕遺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原注：修弟恢。恢子

入資濟有度量，但談喘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

與廷流涕。蓋忠爲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一時名士，清遠瞻忠，闔宇宿有功幹。于事情動，繼踵在忠

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表，張肅子。原注：張松之曰：華陽國志云：表，張松子。未詳。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隨杜叢、朴胡詣雒陽，假校尉。從曹操征漢中，因降

昭烈，拜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護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

平街亭乘晝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敢逼。于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遣逆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營事。進位副將軍。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司馬懿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棄子武功軍退。亮建作亂一職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將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懿住漢中。又遷漢中太守。十五年。趙雲安漢侯。代懿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平疏還治沔。拜平前將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入寇。向漢川。前鋒已至。平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咸曰。今力不足。以拒敵。當固守。二城。遇賊令入。諸案。陳五字。魏志作今人。比。關羽得勝。得魏國平曰。不然。漢中去洛垂千里。賊若得關。則漢中亦危。今宜先遣劉諤軍杜叡。據褒斜。平為後拒。若賊分兩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洛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叡與平同謀。便應行。洛將軍及大將軍。皆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走。如平本意。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平在北。咸著名迹。平生畏戎旅。手不離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遺。使人讀史。漢語記。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風法度。言不虛。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原注。古。無武。漢。傳。性。狹。受。經。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戰。平。名。高。位。重。平。有。左。將軍。封。侯。後。張。翼。復。化。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翼。

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譙案今志作高軌元本作南陽與此合許國江夏費恭瑯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卽皆選

用咸顯于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卒贈

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凌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爲王

所殺

議曰王連諫亮南伐有惜賢之志焉李恢呂凱馬忠敦質忠壯關士服遠霍峻尙義有守以結主知王

朴魯有大將之略處臥北境鍵閉劍門張嶷策斷明果有控馭之才羈絡南土廓清夷徼并絡由致增重

數君之力也若嶷之議鑿遠到力疾致命又非諸賢之所及也弋憲力扞孤城屹然有烈士之風國亡者

虜無所效忠慟哭而降其志可哀已原注典地紀勝云嚴守永安而蜀亡吳人攻之不能克

贊曰言言扞城矯矯大將輸忠致命襄扶賢相我伐用張勢常北向并絡多材劍門益壯弋憲道窮決

義於天傾弗支感憤益深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二

列傳第十九

漢臣

蔣琬字公刻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

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棄事不理時又沈醉昭烈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
非百里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昭烈雅敬亮乃不以加罪倉卒但
言而已琬見推之獲夜夢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傾之為什邡令昭烈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
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殘
棄人既不隱于必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
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習統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言
公刻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末帝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薨以琬為尚書令俄而

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事
 僚之右既無威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
 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散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
 時君其濟庶幾帥師軍屯佳漢中須兵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大司馬東
 揚厥素性簡略不爲言時不應答或欲構戲于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
 心不同各如其面而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顯吾之非是以戲
 是戲之與也又嘗見楊戲琬曰作僕僕僕誠非及前人或以白頭王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
 無可推也遂著重服不推則問其體體之狀琬曰吾誠不如前事不管理事不管理則體體矣後
 謂事後雖生事亦不推則入其體其必死之心無適其得免重罪其體其存道皆此類也原注：此類也。二事可謂其體。
 乘山道險遠難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稽疾理動未時得
 乘險危謂如不克還道路甚難非長策也于是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琬承命上疏曰
 明雖臣職是奉白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闕弱加嬰疾夜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

...又昔...人...准...走...其...以...以...涼州...者...河...
...急...是...東...有...之...不...是...往...疾...至...
...子...國...將...城...大...會...漢...與...曰...智...武...之...至...
...諸...類...桑...之...古...所...西...欲...尊...大...於...當...酒...
...願...所...在...知...惟...臭...味...意...春...之...陸...雅...託...通...流...未...
...遂...安...唐...之...知...若...西...漢...乃...欲...屈...獨...修...敬...墳...墓...
...意...及...至...活...如...其...書...之...帝...悅...降...鄂...艾...款...詣...會...于...活...
...大...子...與...會...亦...愛...其...才...與...城...同...時...死...劉...敏...累...遷...左...
...寇...漢...中.........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
...所...領............百...餘...戰...會...大...將...軍......
...寶...碑...字...文.........
...入...蜀...會...昭...烈...定...蜀......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
...父...和...請...車...和...遣...開...後...廐...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
...及...至...喪...所...請...為...高...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

鮮允猶神色未素而禕燕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昭烈立太子禕與允俱爲舍人遷庶子末帝即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子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罵無方諸葛恪等道等才博果辨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人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權每別酌名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讓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及辭還權以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愚終不負東顧運運爲侍中亮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議軍後又尋馬使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猜嫌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諱諱分別終亮之世卒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薨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軍國事公務煩雜禕謂過人每省讀書記學自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怠常以朝脯餽其間接納賓客飲食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間多遊滯允乃歎曰人才相懸若此甚遠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琬自漢中還治臨邛

晉武篡代建爲給事中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朝惡必改而不吝過黃霸之信足感神明帝曰使朕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非之所謂得時而不能用乎帝笑曰朕欲明之卿言起我意發詔治艾事焉

議曰允方嚴介性純掌內列職司厥古豈可替否曲爲之防終遠小人翻裁君侈易曰閑有家悔亡人初九 尤取有焉呂艾清簡守法履履尤童厥與瞻建斌事不假借德微共表廢姜維有大臣之節不與瞻死國而屈于仇墮損晚節惜哉丞相亮舉宰相之職以爲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與同每眷眷于本根而重待中尙書之任必賢能端良而後用之故能治內討外以弱爲強終已及將世三十餘年小人不得聞而儒主不敢肆及童尤呂父相繼而卒祗爲侍中而非其人卒與黃皓國如桓靈之季都亡志于親賢人遠人之言嗚呼一小人一宦者猶能壞賢相之基圖而亡人多乎哉此聖人所以謹于微而戒乎履霜也

贊曰虎歷龍顛天翻地覆不有君子其何以國公刻文偉靖共淵塞在國有賢雅量傾德周公既歿乃命君陳緝熙廟謨式張吾軍近臣植君董呂克正陳黃稱傷墜我漢命



續後漢書卷第二十三

列傳第二十

漢臣

姜維 張翼 廖化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喜立功名。陰結死士。不修儒素之業。仕郡上計掾。州為從事。漢書。州。三國志。州郡。與此合。以父問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于戰場。賜維官中郎。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亮軍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太守聞漢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于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納。維等乃俱詣亮降。會馬謖敗于街亭。亮拔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與母相失。原注。魏略。天水太守馬謖將維及諸官屬。雍州刺史郭淮。俱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維等冀。道謂維等。麻諸人同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知。運何。而家在冀。遂與郭亮上。官子修。遂冀。冀中維等大。喜。便推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修。遂。遂將維等。維不得還。遂入蜀。請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意。故不沒其家。但。官以廷之。此語與本傳不同。孫盛雜記。初。姜維詣亮。與妻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無當歸也。案維。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賞維志烈。寔見親用。與留

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敏于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

子人畢教軍事當道詣宮覲見主上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薨維續成將軍右監軍輔漢諸軍繼封平襄侯延熹元年隨太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劉玄德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夷反維率眾討定之

漢曰維州梓潼縣漢已併入外先丹之又出關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將軍郭淮夏侯淵等

于洮西胡王治無難等郡縣降維維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鎮西方威格兼負其才武欲請封以食

兵不過萬人維請維曰吾等不如此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若保國治民敬守疆

數萬人出石營營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魏延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關

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延戰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

國漢三縣民還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淵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于洮西經秦死者

書未破會被徵還軍下城以爲使驍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爾然代人
吾方臨戰場豈遠趨積敗公戰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
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肖悉相是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薨拜前領軍
討劉肖功賜爵侯延熹元年入爲尙書稱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
軍姜維俱還成都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黜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
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衆死于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
怒曰爲蛇虺足維竟圖殺于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常牽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
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劍閣共詣鍾會降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爲
兵所殺翼子微策志好學仕晉爲廣漢太守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襄陽中城人爲前將軍關侯主簿侯敗屬吳思歸昭烈乃詐死時大
爲信然獲持老母晝夜西行會昭烈東征遇于秭歸昭烈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昭烈崩爲丞相
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
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維之謂也智不出敵而力少于寤用之無厭將何以立詩
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漢必亡咸熙元年徙維陽道病卒

